

初 中 略 讀 文 庫

# 創 作 小 說 選

荃 麟 選 註

文 化 應 社 印 行

創  
作  
小  
說  
選

創 作 小 說 選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出版

實 價 國 幣 八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 註 人 荃 麟

發 行 人 陳 劭 先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

桂林寶塔山

發 行 所 文 化 供 應 社

總公司 桂林麗君路  
營業處 桂林桂西路

## 序

二三十年前，做學生的是不准閱讀小說的，偶然有誰在書房裏偷偷翻閱水滸傳紅樓夢一類書籍，給父兄和老師發見了，便免不了「一頓手心或申斥」；罪名是：不治正業，專看閒書。這種所謂「閒書」據說大抵是海淫誨盜，看了要壞人心術——雖然做父兄的或老師自己則又不妨在茶餘酒後公然翻閱，這也許是因爲大人們功夫已深，心術已正，看閒書消遣是不緊要的罷？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這種情形漸漸減少了。文學的重要性和極極性逐漸被人們所理解，學生們不僅被允許可以閱讀小說，而且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也被深入到學校教材中去了。老師有時也在鼓勵學生從事文藝創作了。直到今天，雖然仍有許多人對小說抱着舊的成見，但是小說在文學上和文化創造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學對於民族社會的巨大作用，已經是不容否認的了。

五四時代，人們對小說，還不過認爲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這是屬於自然主義

的文學見解，而一部份浪漫主義者則認為小說及其他文學都是一種超現實的對人生底幻想的憧憬。到了近來，現實主義已經奠定了它的基礎，我們纔更認識清楚，文學不僅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並且是創造人生的；不僅是供人欣賞的，並且是社會革命實踐的一種有力武器。文學創作實踐和我們的政治實踐是互相一致的，文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客觀現實發展中間，去追求人類的真理，去創造人類生活底善美的最高一致；不過文學是從社會的具體生活現象底認識上去着手，通過藝術的形象方法來表現的。當我們從這樣觀點去理解文學時，小說和其他文學創作的評價便益發提高了。

但是，我們感到，今天一般青年朋友，對於小說的理解和欣賞，還往往不夠和不能深入。許多讀者還只是陶醉在小說的曲折情節里，或僅僅被激動於故事的表面緊張和纏綿，而缺乏更深入的從作品里面去探求它本質的社會意義，甚至有些人喜歡讀小說，只因為它是一種輕鬆有趣的讀物。這種現象不可否認是普遍地存在着，因此，一些富於情節和趣味的庸俗作品，便到處受人歡迎。從這種現象上看來，所謂「小說是閒書」這種淺薄的觀念，仍然或多或少地殘存在人們頭腦中間，這需要我們繼續的去克服它。

我們知道，一篇真正有價值的小說創造出來，是要經過怎樣嚴肅與艱苦的過程。作

者在作品里所訴說的，就是他自己對於社會人生的思想，這種思想傳達給讀者引起了共鳴，就轉化爲一種生活鬥爭和創造的力量。作者所選取的題材與故事結構，有時往往是極其平凡渺小，然而從平凡與渺小中間却容許我們去看到時代的極重要東西。作品的事不過是個軀壳，軀壳里面的靈魂，纔是更值得我們去欣賞的東西，所以對於一篇好的小說的欣賞是應該具有和作者在創作時同樣的嚴肅態度，把它作爲消遣品去隨意瀏覽，實在是一種罪過。

一篇作品的完整與否，是決定於它藝術創造上真善美所達到的程度。真善美的一致是藝術的美底最高評價。一篇作品在真善美的要求上達到更高的境界，它的藝術價值也就越高。所謂「真」，就是指作品的現實性；所謂「善」，就是指作品思想與主題的正確性與真實性；所謂「美」，就是指藝術創造上的形象性。現實性，真實性，形象性，這三者是文學創作也是文學欣賞的最基本條件。因此我們着手欣賞或研究一篇作品時，首先應該去認識這篇作品的主題是什麼，就是說，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所訴說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這種主題有時並不是看過一遍就能明白，需要再三細讀始能領悟的。譬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初讀時候，也許會覺得是一個滑稽的喜劇；但是再看幾遍，便漸漸體會

出作者深刻的悲痛與憤怒，只有到這個時候，你纔開始欣賞到作品的內容，而只有從內容的認識上，纔能看到作品的現實性。

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是通過人物的形象創造來表現的。因此作品中間所描寫的生活與性格，便是傳達作品主題的最主要東西，也是我們在欣賞和研究時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說中間的生活描寫與人物性格的形成是經過現實概括的過程的，因此多少是含有典型的成份，我們必須研究這些性格的特徵，作者是怎樣在把握和發展這些性格，以及這些人物性格的現實程度，從處處細小的描寫中間去理解作者的創作方法與過程，這樣纔會幫助我們對於形象化典型創造以及寫作技巧諸問題的理解。

研究文學不僅要從作品上去理解，尤其需要從現實的日常生活上去理解。一個對於現實生活不能認識的人，也就很難去理解一篇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所以我們一覽閱讀小說，一覽尤須時時去觀察社會事物，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眼簾的社會生活，同時眼前的事物也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作品。研究作品必須不是概念的，而須從現實理解上去着手，這一點尤其是初學者所應注意。

在我們閱讀小說的時候，自然須具有批判的眼光，去認識作品的優點和缺點，但是

我們切須竭力避免機械的毛病。有些讀者甚至批評家往往喜歡拿一把固定的主觀的標尺。機械的去衡量一切作品，這是非常謬誤的。對於一篇小說的欣賞，不僅應從生活認識上去着手，並且應該注意作品所反映的歷史時代與環境，注意作品的人物與故事的發展過程及發展方向。不問青紅皂白，只憑一個簡單的概念去判斷，那結果會使你變成一個可憐的書獃子。

最後，尤須提到一點，就是我們對於成功的作品應該怎樣去學習的問題。一個初學者閱讀小說，自然是含有學習的意義，但是所謂學習，絕不是叫我們照樣去模倣人家。一篇作品的創造，是作者個人的主觀與客觀現實的結合，每個作者有他一定的主觀，這不能強求一樣的。所以我們只能夠接受某些作家風格的影響，却不能和他做到完全一致；我們只可以從作家對題材處理，主題表現各方面去研究他們的手法，參攷各人的表現方法，去培養自己的創造力。寫小說是創作的工作，絕不是模倣的工作，如果想依樣畫葫蘆，結果一定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以上所述，只是對初學者在文學欣賞及研究上，約略地貢獻一點意見，本書的編選，也只是供給初學者理解作品的一種參攷，和一般作品選集意義略有不同。這里所選



的大都是近年來較為完整的小說，但因為材料和篇幅的限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有許多已經為大家所熟悉的作品，如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以及已經為別人再三選過的其他作品，就不重選了。

選註者

一九四二、一、十三

目次

第一輯

職業(蕭軍)	一
縣長家庭(丁玲)	三五
新生(張天翼)	五六
藝術幹事(沙汀)	九六
回家後(艾蕪)	一一八

第二輯

槍(劉白羽)	一三九
姐姐(蕭紺琴)	一六七

某日(吳組緝)	一九六
麻雀(立波)	二二三
至母(谷斯範)	二三六

## 職業

軍

噲嗽着，使下巴儘可能埋向外套的頂子裏；同時把帽子拉了又拉，企圖要兩個耳上沿一齊插向裏面去。這却沒能夠，頭髮太長了，所有帽子的餘閒全被佔了去，也只好這樣，讓他們同鼻子一樣吧，先露在外邊。

在我每次出去，還是全要照樣準備的。看守宿舍的老頭子，他也是每天照樣站在我附近——大約總是一般地遠近——倚着門邊的一張牀，樣子像在監視着我，但可不是。一直等到我準備好了一切，他總是照例說這樣的話：

「李先生，翻早去早回來，天太冷了，開門閉戶不容易啊！」

他用手揩拭鬚鬚上的鼻涕，有時候也用衣角拭擦自己不斷流淚的眼睛。我呢，我也知道這是不容易，不容易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每天總是抱歉的向他說：

「老頭，真對不起你，等着我有了職業就好了。我一定……」  
一定怎樣呢？始終也沒作過結語。接着總是「一定」幾聲不能遏止的嗚嗽。好在，老頭子也從沒問過這「一定」後面應該埋些什麼。看樣子連想似乎他也沒想過。

「好啦，等他們全回來你就安心睡吧！今天晚上我也許不回來；要回來就早回來——  
「咚——咚——咚……」

好容易使嗚嗽停止下，而後向老頭子作了一個通常的手勢，要他關好了門。老頭子今天卻沒有照着作。還是呆板的立在原地方。那張沒有表情，充滿摺皺的臉却照着燈光轉了向。

我回頭看他，他在用手抹着鬍子說：

「聽見嗎？沒有事就早點回來呀！屋裏怎也比街上暖和多了。啊！年青的人，身板就是這樣不濟……」

老頭子的說話，我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回答也沒有什麼必要。這話，和從前門縫裏射出來的燈光一樣，很快在我的背後消滅了——也是在我的記憶裏。

大門位置臨着「炮隊大街」的盡頭，方向向東。這裏所說的門，是沒有門扇的。祇

是三根本方架成，樣子像日本神社的牌坊。不過這是常有被風吹倒的危險呢！

一走出院子的範圍，從松花江上——江與這條街組成了字形的關係——掃過來的西北風，很快就能把你的每顆毛孔吹透！手在兩隻衣袋裏，緊緊攏攏着。衣袋裏本來就空着的，這時候好像更曠大一點，拳頭孤另的懸在裏面，實在不調協——一種惡心像要嘔吐，免強遏止着，可是嗓子又開始騷動——眼睛爲了剛才噴噴激出的淚水還沒有乾，新的淚水又開始出現了。鬧得看路也有點朦朧。睫毛怕是要黏凍在一起。眼睛也不敢闔一闔，新的噲噲迫脅着我，不得不暫時蹲下身子。這樣可減了些江風吹打的面積。待到把應該嘔吐的東西嘔吐出來以後，用衣袖拭一拭企圖要黏結的淚水……這樣站起來，還沒等身子恢復到直立的程度，新的惡心，新的噲噲又重新開始！一直立起蹲下鬧了這樣五次，到額上沁出一些汗的時候，纔算安甯一點。於是才踏着新落過雪的大街，再向日君住處進發。

3

不同的，今天走路的腿也有點兩樣了：輕快，有力……吱噓吱噓……雪被鞋底碾軋的聲音，也響亮了許多。這是一年來心裏從來沒有過的充實和安甯。我想着，見了日君先不要向他說我已經找到了職業。最好先使他猜，猜我有了什麼幸運的事情，並且應酬

和他打個小賭，他輸了，然後再給他。這樣他一定要更高興吧？是的，進門我一定要變作意外的樣子，和平日完全不同，使他吃驚，吃驚得放下他的筆桿來詢問我。他的眼睛一定要閃光……他可以拿這故事做題材，寫一篇很好的小說，賣了錢那一定要請我吃頓好的東西啦……他也很關心過我的職業……

路途的距離並不算近，至少也有三里左右的光景。如果在每天走起來還怕不止這數目。這裏的路燈不如「中央大街」那樣繁多，也沒有大商店，雖然在街角也有些賣紙煙的店舖，或是小酒館等類……實在他們並不肯浪費了電力，同大商店那樣來照耀整街。客棧得連門燈全沒一盞。有的從窗子透出的一點光亮，那還要經過滾滾蒸汽和沒有解冰的玻璃。在我還有錢的時候，不，那是說在我還有職業的時候，也常常到這些小店舖裏買些什麼，如胰子，牙粉一類的東西。還有時也到那個小酒館裏喝半盃酒，吃一片灌腸。那裏面的酒客，多半是「露西亞」的漁人，老年的乞丐，「吉卜賽」女人，沒有到成年就吸食「海羅英」變得蒼白細瘦的孩子們……他們幾乎全數要藉了買一盃或半盃燒酒向顧客的資格，在那裏取煖到半夜。如果沒闊氣的酒客多些呢，他們就要被店主人暫時請出去，到街上或是什麼地方走一走，不必執心，這時細網不會隔很久的，他們會

一個也不缺少的重新返回來。喝了酒他們也有精神唱歌，腳打着地板響出咚咚……的響音。這樣一直要挨到酒館宣布閉店的時候。在門外他們還互相打着招呼，才分頭跑去。至於他們全跑到那裏去呢？這我却從來沒想詢問過。不過那時我是有溫煖的寄宿舍，與現在住的完全兩樣——也沒有那樣一個老頭子——但也常常在那裏一直留到半夜纔回來。

這是去年冬天的事了。現在那個酒館還是照樣，窗上閃出近乎焦黃的燈光，人影也還來來問的走動。就是那個大個子，生着絡腮鬍子的酒館櫃檯，並且也還清楚記得。每次去他總是和我握手——那時我有職業，知道嗎？我的樣子在那酒館裏，已經夠得上闊氣了。雖然僅是每月三十元錢的書記，並且每次祇喝半盃酒，吃一兩片灌腸，有時也吃個肉包子，喝一盃茶……不過從來沒吃過二次午飯。可是無論那酒館客人上得怎樣多，我却一回也沒被請出過。那時我真是幸福的呢！不知道現在是否還能夠享到這樣優待權利？自從沒了職業後，連一次也沒去。那酒盃，灌腸……生疏了啊！這是一年前的事了，大約總能有一年？

喝酒並不是我所愛好的，在有職業的時候，每月還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一次，照例



他要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檢查完了，照例也就給他三元錢。這樣我在三十元薪水，每月總要抽出十分之一去看醫生。有時候他也給我開些滋補藥品的名字，什麼「魚肝油」一類的東西也吃過兩瓶。後來我覺得還是太麻煩，從他那裏出來便順手將那洋文寫得蠻漂亮的處方撕成細碎，不負責任地拋開他。最終簡直就不再去檢查了，把省下來的檢查費，便零碎在這一個酒館裏來消費了，那時我想：醫生爲什麼會說這些浪費的話呢？我祇問問他最近能不能死，或是怎樣就完了。休息和我有什麼相干？他許是不知我這類人，休息就會快好的嗎？後來我知道是自己錯怪了醫生。醫生爲了他的職業，只要遇到生着我這一類病人，他便應該這樣說：「多休息，不要喝酒，也不要吃煙，少思慮不相干的事情，你的病慢慢就會好起來……」

這也是一年多，沒經過他的檢查。不知道程度發展得怎樣了，等着吧！我不是有職業了嗎？——今天二十五——明天上班，就打算到一號這五天白幹，從一號總該有新水的吧？那麼到月底要有三元錢多餘，還是應該到醫生那里檢查一下。常是這樣下去一定不行的哩！一定應該振作一下，至少該把病弄好了，再不要違背醫生的話才對。

不是還很年青的嗎？爲什麼讓老賴子笑話我呢？……見了H君一定也把這個計劃說給他……

江風，不再那樣苦苦的從我背後吹打了。已經快接近「中央大街」的中端。只要轉過街角不到幾十步，至多也不能超過百步，就是H君的住所。那個青年管門人是熟識我的，他不拒絕給我開門吧？夜還不能算深。

「噫！請你把門開開，我要到H君家裏去。」

「這時候還串門嗎？」管門人全部臉和嘴巴被帽子和大氅的皮領快侵占完了。祇留着兩隻眼睛，一隻鼻子和一張說話的嘴。皮領上深深凝結着白色的霜，他好半天才把門弄開。我的嗆嗽又重新開始。同時爲了管門人的皮領和帽子的引誘，自己的耳朵和鼻子也似乎恢復了感覺。因爲疼痛得難堪，便頻頻踏動我的腳。

「要走就早些走啊！太晚了是沒人給開門的。我們主人有命令，年頭太亂，好人壞人不容易分辨……」

「曖曖」我答應着，同時想這傢伙爲什麼今天這樣不和氣呢？H君得罪了他嗎？H君住在這種房主人的院子裏實在不相宜。他的朋友多半是窮的。我想着，反正臨天我就

算有職業的人，少來兩次吧！不要使H君爲難。

H君的住所我怕比自己住的地方還熟悉，只要將那扇門把手一拉，門木屑就會擦着磚地響出喀哪哪的聲音來。我每次總要把腳底的泥土或殘雪擦留在外面，省得使H君的女人擦地板時費力。今天呢，却顧不到這些了，耳朵和鼻子實在凍得有點兩樣，就連鞋底黏的「雪釘」也顧不得弄下。

## 二

屋裏畢竟不同外面哪！過去好像是生活在兩個季節的世界裏。

他們還是同平常一樣，住在這個盒子式的小房裏。H君的女人給我一盞茶。H君不在家。起始我的臉以及鼻子，耳朵……燃燒得傷心一般疼痛，加上無停止的哈嗽，把什麼全忘。路上所想的有趣的事情……甚至H君的女人問我什麼話也全忽略了。

我剛安下心喝了一口茶，接連身上起了幾個寒慄，H君回來了，領口也結滿着白霜。

「冷！」一進門他叫着。「啊！還是你呀？」他抓過我的手，我很快的抽回來，他

發見自己的手套沒除下，明白了我把手抽回來的理由了。於是他拍打着自己兩隻反面手套說：「冷得和鐵一樣哩！」

暫時大家全喝茶，先不說話。同時我在想，該怎樣說給他們我有了職業呢？第一個計劃應該算失敗。

「我有職業了！」

「你嗎？真的？」H君起初真如我所想的，眼睛格外光亮了一刻，可是接着他的眼睛便垂視到兩隻手捧在胸前的茶盃子裏，藉便喝了一口茶，嘴角嚴緊了一下。

「什麼職業？還是書記？」這是H君的女人問的。

「當然啦！除開這個還能有什麼職業給他？還用問？」H君好像不高興我做書記一樣，代作了個回答。

「每月多少薪水？」這還是H君女人問的。

「還沒規定數目——」我說。

「至多是二十元錢！」H君說得很確定，在我心裏却是把握到三十元：十元寄家，十元吃飯，另外十元可以每月檢查去埃病，餘下的隨便用用，偶爾再到那小酒館喝半盞

酒，多吃一片瀉腸也是無妨礙的。大個子有絡腮鬍子的掌櫃一定還是那樣親切；看宿舍的老頭子也應該給他一塊錢了……

「這總比長年失業要強些了！」H君的女人帶着安慰的口氣這樣說。H君這次却把手裏的水盃子沉重的放在桌子上，盃子裏的水幾乎濺到外面，憤慨的說：

「爲了二三十元錢就把一個人活埋葬了？」我問H君的女人全不知道他這話是怎樣的來由。全默着，H君接着說：「他……病着……到這樣程度，還得工作……『抄寫』對於你的病最不適宜的，知道嗎？這還不是活埋，是什麼？」

我的嗆嗽鬧起來了。屋子裏暫時是被我的嗆嗽充塞住。

長時間我們喝茶，不交談。

窗外有人在說話，聽出是管門人的聲音。他用手指敲着窗上的玻璃說：

「H先生，你的朋友還不走嗎？十點多了。」

我伸手取我的帽子說：「我要回去，明天還要去上班。」H君却攔住我。他說外面太冷，同時他回答管門人：

「鎖你的門吧！我的朋友今夜不走了——爲甚麼近來總是這樣麻煩呢？」

我想着那時的江風，雪，老頭子……

「住下嗎？」管門人一半是遊戲一半是認真強調着聲音接了說：「住下？」

「住下的——」

「我們老爺有過命令……年頭不好……人是不保準的。」管門人嘴裏咕囁着走了。

H君還是接近的挺立在窗口，半晌屏止着呼吸。我把他拖到桌子邊坐下說：

「還是我走吧？」

「不——這些仗主子權勢的狗頭們！常是這樣麻煩人。」H君狠狠罵了一句。這罵對於我似乎也感到一點痛快。

「近來的戶口實在太嚴呢！這難怪他們有錢的人。」我想解消H君的狐疑，說着。  
 「嚴！嚴就該凍死活人麼？」H君從氣忿轉到了嘆息。這樣H君的女人也在內交際的發揮了一些不必要的議論。我也就決定當真的住下了。

祇有一張床，還是那樣的狹窄。平常睡他們兩個人看來也不會有富餘。接着我們便開始討論這睡的問題。H君主張他們在地板上睡，讓我在床上。理由是因爲我有病！這理由當然不能成立了。H君的女人一樣也是半病的身子，一遇涼會馬上就復發。至於我

呢，是流浪睡慣了的人，什麼地方總也相宜的。我的主張還是他們照舊睡，只要給我什麼樣身子的就完了。反正有壁爐，就睡在壁爐的下面，再加上我的外套，已是萬分的相宜。我和日君爭執着，日君的女人只是笑，她沒有主張。最終還是仍然從了我，他們把兩條被子抽給我一條，那小鐵床的背脊，馬上就消滅下去。

就這樣每人都蓋了自己的外套睡着。

哈嗽此刻好像被遺忘了樣，已經許久沒出現。我仰臥着身子，用一隻手反覆的，反覆的……撫摸着壁爐的腳；眼睛睜大的釘視着對面滿發着白的窗口；心裏感到一種稀有過的安甯。

聽到了日君和他女人的鼾聲了，想來他們日間太累，這時候正應該休息一下。自己盼望自己的哈嗽不要再鬧起來纔好。

這裏不如我住的地方安靜，這般時候還聽見大街方面的騷音。我想着宿舍裏那些不同的人們該回去了吧？噴着酒臭，咬着低級的香烟……講談着奇妙的故事……今夜他們一定要高興，我的哈嗽不會再擾害他們的談話和安睡。現在應該正是他們爭辯得最利害的時間了。那個掃街的禿頭，又該唱起小曲子來……還有……也是我哈嗽得最起勁的

時候——想到這，喉嚨裏像有什麼活的小東西在開始搔癢。不敢移動，輕輕將撫摸壁爐腳的那隻手掩了嘴巴，這樣即使嗆嗽起來也不會有多大的響聲發出，床上睡着的人也不至於驚醒。那一定夠累了，不然怎能睡得如此香甜？如果職業順手——總不至像H君料測那個數目——必須要到醫生那裏去檢查，病漸漸好起來，夜間睡眠一定我也能這樣香甜的啦——嗆嗽輕輕震盪了幾下，便像遭到碰壁的獸一樣回去了。

剛剛有點朦朧，一切意念也完全隨着朦朧……大門外還有汽車嗚嗚響叫，又像已經停了的樣子。可是並沒聽出喇叭。我疑心這又許是什麼「夜間檢查」吧？在我的宿舍裏日本憲兵協同管區的警察，還有手裏抓着手槍的暗探們……時常去檢查。情形和這很相像，汽車也祇是嗚嗚地響，就是不掛喇叭……不過時間還應該比這晚一點。我想喚醒H君，使他準備準備，可有什麼容易惹惱的東西露在外面，如不穩當的小說和文章底稿之類。

還不等叫醒H君，我的嗆嗽却醒起來。等到把嘔吐的東西吐過了之後，嗆嗽也斷了下去。嗚嗚響的聲響已經聽不到，有的祇是女人的說笑，和很雜沓的腳步響。我有點安心，這許不是什麼日本憲兵夜間檢查了，多半是房東的女兒們從什麼場所才回來。H君



的房東女兒們，我是常見的，衣服穿的全很出色！

那面的房門距H君的窗口並不遠，大約十幾步。我聽清那個管門人正在門口向他的主人們報告我在H君房裏住宿的事，還在附加的說：

「那個人穿得很不整齊，看樣子……」

「你告訴H先生一聲，就說我說的，警察廳有命令，年頭太雜，誰也不敢保誰……他的朋友要是非住在這里不可，講不了我就得掛電話，叫他們分所來個人檢過了再說。當然日本憲兵也得通知一聲……」門響着，隨着女人們的笑聲也被門關了進去。但隱隱地隱隱地笑聲卻沒有斷絕。

這次看門人手指敲打玻璃比前次響了一點。

「什麼事？」H君大約也在汽車哧哧叫着的時候醒轉的。可是依然還在躺着的樣子，說話的聲音很沙澀；我在暗中尋找自己的帽子，外套早已穿停當。

「我們老爺說，警察廳最近的命令，日本憲兵也有，年頭太雜，誰也不敢保誰……您的朋友……還在這里住下嗎？」

他說到這裏時，我已經將電燈的關揆扭開。H君看見我去開門，他跳下來扭住我的

手：一面說：

「我的朋友是住定了，我住房子是花錢的——你做什麼呢？這樣冷為什麼你要走？這樣夜深你到那里去？偏住下，看狗頭們的辦法——」H君的女人也醒了，她擴大着眼睛，沒有理解的望着。爲了H君有力的手扯着我的手，我又開始了嗆嗽。

「……我們老爺說，要是非住不可，那就得通知警察分所和日本憲兵隊，叫他們來檢查，那時就要麻煩呢……」

「這是不方便呢！H！不要……」我向H君遞了個眼色，同時在他手上劃了兩個十字義，他似乎澈悟到了這種危險，但他的手還是固執的扯着說：

「夜太深，太冷，你身子是有病哪！」

「噯，總比叫日本憲兵弄去灌『辣椒水』強，明白嗎？——凍不死的。」終於我是拚着所有的力量掙開H君的手。

出了H君住所的大門，那管門人玩笑樣，把那沉重的鐵門扇故意關得震響；使我的心臟全感到了驚悸！

我不知道用了怎樣的忍耐，忍耐着嗆嗽，忍耐着迎面刺來的江風，跑回了宿舍。直

打了快近半個鐘頭的門——當然我起初覺煩着別人的安眠——老頭子才咕噥着嘴，把門開了，那時無論是老頭子的咕噥，同室中睡眼人的煩言，我全不在意，只有一種意念：「趕快死掉吧！不要再浪費明天的太陽光！或是等待自己來自殺！」

三

一共臥在床上兩天。在第三天的早晨再不能不到那個地方去了。我知道如果把這次已經等到手的職業失掉，恐怕永不會再有什麼事情留給我，一直到我的死，也要作個失業鬼！爬起來，嗆嗽好像減輕一點。可是每次嗆嗽前却有點南樣，又好像有了新的進展。我察看床下自備的痰盂裏面，看見那些糜爛的東西却一點也感不到什麼酸心！老頭子走過來手扶着我的床沿頭頭地說：

「好……點……嗎？你的一個朋友來過了，他……告我……不教你出去……他晚上還要來……」老頭子的眼角不斷有淚水源源的流，兩顆額骨上的皮膚被擦傷了，已經發見條條的紋裂。我知道道來的是且君，除開他別人不會到我這裏來，我感到氣力不足的樣子，向老頭子說：

「你給我弄一條棍子來，什麼樣的都可以，祇要結實點。」

「你又耍出去？」我點點頭沒有回答。

「還是不出去好；噫！年青人身份就這樣不濟……」他揩抹着鬍子上的鼻涕，把他自用的一條粗木棍子給了我，接着說：

「早去早回來……別再像前天那樣昏天黑地的……」

這是日間，天空有太陽，下巴可以不用埋到領子裏面了。可是鞋呢？靠近腳頭處的部分，那開口更見增大。這一定是那夜路走得太急的緣故。不管牠吧，反正有職業就可縫補，再不然就買一雙也是應該的。一年一雙鞋子還算浪費嗎？儘走路。

雖然有太陽，冷還是冷！晨風掃剪人的臉部和耳朵，並不見得退讓一點。不過這不是夜間而已。地上的積雪走起來好像更堅實。

警察管理處（現在改成「廳」）是我熟悉的。在那裏我當過三年書記。我作書記的第二年，在這里你還不會看到日本官。從一九三二年以後，日本官是蒼蠅一般隨處皆是了。因為我一時沒小心，得罪了一頭小蒼蠅。——那是說和我同一官階的，而薪水要比我多四倍的日本僱員——來到這門前真有點羞澀，同時好像還有點怕，怕什麼呢，自己

也不知道，心臟搏動得很利害呢！開始噲嗽……

門崗沒麻煩我，他猛打着腳上笨重的毡靴說：

「是你嗎？一年多不見了啊！」

「噢！」

薦舉人就是我的舊長官，他先說了一篇道理，而後在一張名片上簽了幾個字遞給我說：

「好好的幹，先作候補書記，到那里不要嫌薪水少，偵緝機關幹事是不論薪水的，全指仗每月磅獎呢！」他眼睛在周圍看了一轉說：「不要再得罪到他們（指日本人）」

「噢！」我明白了這新的職業，開始要領到「偵緝局」裏去作書記。那個隊長我認識他，一隻眼睛是瞎了的，一隻手丟了三個指頭……那麼我該馬上就去見他。

「謝謝科長！」我還是叫他科長，雖然他現在已經不是科長，祇是幫着日本科長辦事的事的。

「好好幹吧！大家湊和吃碗飯吧！」

噲嗽着，拖着那條粗木棍子……走着……

路上我有點恍惚；我知道偵緝局是作什麼的，也知道偵緝局裏的人們全有點可怕，多半是不正經的人們出身！和這些人們在一起有點不合式吧？每天應該儘看捉人，拷打人……薪水或許多一些？只要薪水多一些就好，挨兩月看那時不合式再說，有着職業再找職業一定要容易點，反正我是作書記，不會去捉人，拷打人……

傳達在前面領着我，經過幾段曲折室內的甬道，甬道的牆根下滿坐着服色不整齊的穿着靛靛腳的男人和小脚的女人，老太太，老頭子，小孩子……也有。我猜想這些不是犯人的親戚家屬，就是原告或鄉村的隣人被牽連來的。他們全很安靜，看樣子並不想跑，也並沒有發見繩子或鐵腳鍊。兩個高大的警察巡邏着在甬道上走，當我經過的時候他停止住看一看我，而後用他手裏的藤棒指着我手裏的粗木棍說：

「把這留下，不准帶進去——你是幹嗎的？」「嗎」用強調的下平音。

「暖暖！」我的眼睛求救一樣的望着領路那個傳達說：「我是新來到這里上班的時候書記，要見隊長的一！」

「他是『廳』那邊派過來的……」傳達不以為然的向那個探員解釋了一句。

「見隊長你拿這個玩意，……也不成體統啊？沒當過差吧？」他這回却是笑着說

的。笑着也還是個不正經的傢伙！

「嘿！」我答應着把那根粗木杖給了他。甬道兩面坐的人揚起臉來，又無秩序的垂下去。

此地的空氣全好像生了毛刺，變了味道，呼吸感到不安定。虧着時時我還在提醒自己——你是來作書記的，並不是犯了罪，他們不會就打你，每月這裏還有薪水給你……怕什麼？

就這樣傳達將我像個冤魂似的，已經引到了獨眼隊長的面前。

「就是他。」傳達走了，他卸了責任般地走了。小屋子裏就是我和這獨眼隊長。他安靜的喝着茶，缺着指頭那隻手裏捏了我薦主的那張名片，反覆的看了又看。平時我是知道他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今天不曉得他是看什麼？我忘了先前的不自然，要笑出來，哈嗽却代替了笑。

「你叫李……叫李什麼？」他強調着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字。

「李和——那片子上寫着吧？」

「唔……對了，這片子上明明寫着你叫李和。」——前兩天你怎麼沒來？」

「病了！」

「有病嗎？年紀青青就有病，什麼病？」

「冷着些，咳嗽。」我欺瞞了他。

他把茶盃輕輕放在桌子上，一隻獨眼睛在我的臉上，週身……開始迴避了。我有的  
是兩隻很健全的眼睛，却不敢和這個獨眼對抗，祇是低垂了頭，無把握的，顛簸的  
想。

好像我的命運操持在這個「獨眼」的手裏，額頭微微感覺到大約是出了汗——那獨眼  
一張胖紅的臉，如果和我此刻的臉對比起來，一定是很有趣。可惜旁邊沒有第三個人——  
一個人向這房子探了一下頭說：「預備好了。」

「你在這里先等一等，我去看下來。」他扭動着肩膀走了。房子剩下的只是我自  
己。

在壁間，沒有裝飾，只是懸掛着很多的手槍和短刀，「鐵馬甲」也有。這當然全是  
爲擒拿犯罪人們用的。只是想不出這「獨眼」去作什麼？一刻隔壁有威喝和呻吟絞在一  
起的声音了。我強制着喧嘩和呼吸，想聽個清楚。起始就是「獨眼」隊長的聲音吼叫



「說——你的槍全插在誰家了？共有多少枝？子彈有多少？現錢的數目也說出來……你的一夥全有誰？他們全在誰家爬瓜（即隱藏之意）……說——省得我們費事！」

「老爺……我真是好人哪！」這聲音挾着顫動。一半像狗叫。

「渾……蛋……誰問你是好人不是好人？這東西非打不成。來，先打他一百——」  
噹叫裏面交響着沉重，顫抖，……水和肉激動的聲音！——我說……我說……」一刻  
又靜下去了。又是貓鼠的聲音。

「快說，要不，別說不給你留情面——拿槓子來……」  
槓子摔在地上的轟響，使這個屋子全蒙到了震動。

「說吧——」

「老爺——我……真是好人哪……」

「渾蛋——壓……」

「老爺——老爺……老……」聲音瘖啞下去了——我心的搏動也瘖啞下去，一直到  
噹噹復活了我。

閃着獨眼，扭着肩膀，他照常平靜的走進來向我說：

「今天你先回去歇一天，明天八點就來上班。我這里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要出去辦案子，也說不準什麼時候要『口供』……你應該在這裏。——每月十五元錢，不要嫌薪水小，你是候補書記，探員們也全是這個數目！在偵緝機關裏當差，就不能講薪水的。懂了嗎？只要你事情幹得好，隊長從來不在乎『錢』……懂嗎？你的處主王警佐，我們是老交情哪……」

「嗯！」這答應的好像不是我。

#### 四

職業帶來一切了。在寄宿舍裏近來也獲得了同樣的權威。我做夜澈夜的喧嘩，好像也不被人們煩厭和詛咒了。老頭子夜間開門也總是很快的。但我却決心在發薪之後得遷移一個較好的屋子去住。這屋子太寒冷，陰暗。埋到地下的半段牆，全部生着鱗鱗的霜，和精鹽一樣。老鼠整夜整夜的鬧着，並且還要經常嗅到捕街夫帶回來的馬糞氣味……總之……還有……這屋子在我近日的眼睛裏，越來越顯得醜惡了！醜惡得如同一個鄉

下婆的婆子，是非逼得我棄掉牠不可的樣子。雖然每次上街還應該把下巴埋到領子裏，帽子拉了再拉……鞋的裂口同噲嗽一樣也並沒有減少，這在發薪的時候，總會全部調諧起來的罷。

獨眼隊長對我的信任，也好像和日子作正比例的增加。起始我去的時候，我僅是抄寫些不重要的文件，和贖文件給他聽。我忘了他那可怕的獨眼，和那有點兇橫意味的斷了指頭的一隻手，竟覺得這些於他全配得很相宜。也想不到這和一些不正經的強盜們生活在一起。就連掛在壁間那些手槍，短刀，「鐵馬甲」……刑房預備的木槓，涼水壺，鞭子，以至于那每天必若干次用以打犯人手心的厚木板，踏着皮帶套中間有孔的方木板凳……也全感不到什麼生疏和驚悸。如今覺到這些竟好像應該有的傢具一樣，平凡到什麼意味也沒有了！不過每天犯人們的呻叫，還是不熟習。也許久了就習慣吧？這是說我不能常常看着要「口供」。

一次獨眼隊長臉上帶着興奮的神采對我說：

「你幹事很好，從明天起，記得嗎？從明天起，我升你作正額書記。每月多加五元錢，記住嗎？多加五元錢，只要好好幹，隊長是不在乎『錢』的……」

「嗯。」我哈嗽着。但是記得，他把每句話裏面的「讀」字總是提得特別的響亮。當我第一次坐在正額書記的位置時，完全有點不自主。這是什麼的呢？茫然的用眼睛在屋子裏每處找解答。屋子是照常的寬大，陰森，……人也是照常的忙碌……犯人們開始從門口那邊出現了，那是用兩個探員作伴嫁，伴嫁着新娘子一樣。照例的刑具是很固執的有資格的踣踣在一邊。獨眼隊長的位置在屋子盡頭牆壁的前面，我的位置接近他，但是偏斜着桌子。在右面同樣也是這樣一張桌子，那是坐着我的同僚，他樣子有點機械，有點倦怠……沒有我的不安甯……

獨眼隊長喝着茶，臉還是沒有什麼改變的紅，手很自然的打了一下桌子平靜的說：「帶上一個來——」五字的首階聽來沒有差變，祇是後一個字拖重，拖重一點。什麼解答也被我尋到……

開始準備了，筆幾乎被我吮過一百遍，飽滿地擱在筆架上；紙也是安置得滿平整，雪白光滑，默看着那上面印就的格欄，……想着第一格是應該填寫姓名的……其次年歲……其次……這在我準備升作正額書記之前，早就有了練習。不能制止的祇是拿筆的手有點顫……有點顫……不敢抬頭望一下那前面的犯人，安分注視自己桌子上所有的東

四。

字跡在今天全有點惡劣得不自然。耳朵不敢放鬆的聽着，聽着……除開獨眼隊長和犯人的聲音以外，屋子是鈴一般的啞默！

「……說啊！朋友——好漢作好漢担；你掛了幾竿柱了？（卽常胡子）報的是什麼『山頭』？在城裏作了幾次案？你的伙計已經全供出來啦。說……說謊可不行，……」

「喂！老爺！我是好人哪……」

「渾……蛋……」獨眼隊長從背脊後仰在椅背上的姿式，直坐起來。兩隻臂肘橫臥在柵沿上，七隻手指作交叉，使腦袋蠻橫地側轉到一邊。接着說：

「……給你留面子哪……懂嗎？朋友得懂朋友的規矩，不要在我這里玩『肉頭』……快說真格的……在城裏你全在離家臥着來？說真話，我必對得起你……吃烟嗎？——拿一隻烟來！」

「……隊長老爺，我真是好人哪！祖輩傳流儼種地……一隻雞也沒敢偷過別人的……我有老婆，還有八個孩子……大的十五了……我發誓，我要幹過一回那個，教我全家全死絕戶了……天老爺是有眼睛的……」這個犯人的聲音，和我第一次在隔壁聽到的有

點和像。但可絕不是他，我知道那個早就判決了，這個是今天一早才抓進來的——我看  
了他一眼，這是個有了鬍子的，腦後還垂着小小髮辮，已經揉結得不成樣子了！臉色紫  
漲，但有點浮腫。

香煙當真的由一個探員拿了來，但是這個傢伙說不會吃香煙。隊長張着一隻獨眼睛  
說：

「……朋友！蒙點，這不算什麼，好漢作好漢担……吃一支烟吧……我們談一  
談，……餓了一會咱們叫館子吃……說吧……」

「我真是好人哪……」

「渾……蛋，……不懂交情，想反供，套上他的手……」

在木板子還沒親台到手掌之先，人總是在說：

「隊長老爺……我真是好人哪……我起誓……」

## 五

身子像是輕軟。從辦公的地方走出來。甬道兩旁已經沒了那些抱着膝蓋的人們守候

着。太陽的餘輝斜斜地從窗道的窗射到這面牆壁上，寂寞，焦灼，殷紅……

一隻手插在外套的袋子裏，手掌裏捲緊着今天發下的薪水。除開正額審記，和候補審記應得的薪水以外，還有獨眼隊長的五元津貼，和三元五角大家應該有份的「破案」獎金——雖然我不是「破案」的探員們，也是有份的呢。這還不足三十元，但我是有希望的……「只要好好的幹，案子多大家全有油水吃……隊長向來不在乎『錢』的……隊長向來不在乎錢的……」獨眼隊長常常是這樣說。今天他給我五元津貼，也還是再三這樣說着的。

茫然了。出了大門，遇到幾個探員，臉紅着打着招呼：

「拜拜啦！」

哈噠還是照常追隨每一隻走路的腳響亮着，響亮着，……不知道應該到那兒去？寄宿舍是回不得的，寒冷，陰暗，牆上全生着精鹽一樣的霜，……

「還是到H君那兒坐吧！我應該請他吃一盃酒，或是吃一點什麼……許久不見了，……還有他的女人也應該請一請，……每次去她總先給我盃很熱的茶……」

錢票子在手心裏握捲得發了潮濕，行着路，我開始盤算該怎樣支配：吃飯十元，寄

錢十元，檢查醫生，鞋也該縫一縫，離春天還很遠，襯衣和帽子……也是不行的啦……還有獨眼隊長說，我應該剪頭髮，……髮是得剪的……長官的命令，……還有……還有那老頭子……至少也應該給他一元……侍候一年多了，……沒給一個銅板……家裏的錢也是該寄的……鬧災荒的年頭……還有……除開這些，意念什麼全模糊了！爲了疲乏，日間儘幹過一些什麼呢？此刻要想記憶也是記憶不起，輕輕呼吸着冬天黃昏的氣息……

H君住所的門還是喀哪地響，我擦着腳，手指彈了內面門板坐下。

「請進來……」H君的聲音。屋子的燈光還沒有亮。

「是你嗎？」H君站起身子又坐下去。

「嗯——」H君沒扭開燈。

「太太那去了？」遇到溫暖的氣息又開始了哈嗽。

「出去了——你的事情很好，病怎樣？」

「還好，病好像輕一點，說不定也許是重了！非得檢查醫生才能有把握——我發了

熱了。」

「那很好！」



當我說發薪的時候，握捲錢票的手已經從衣袋裏抽出來，要拿給H君看一看，這數目並不像他預測的那樣少，最要緊是裏面還有大家都有份的獎金和獨眼隊長的五元津貼。但不知怎樣我却沒那樣做，並且連數目也沒報告出來，又在黑暗裏鑽入衣袋裏面去。

「我要來請你吃盃酒——去嗎？連你的太太。」我很有把握H君不會拒絕我的。過去我們也常在一起吃酒。

「不，今天不能——」

「爲什麼今天不能？」

「不必說吧——每天案子很多嗎？近來。」H君輕輕抽了一下鼻子。

「不少，最多是胡子案，小偷和殺人犯也有……」

「政治犯呢？——就是反對日本和滿洲國的……犯？」

「這也不少——今天我還代理我們隊長問了一個口供。我的記憶開始復活了一點。」

「今天？你嗎？你常常代理他？」H君站起來，模糊的在地上走了兩轉。

「嗯！他近來很信任我，不重要的案子就歸我問。」

「你今天問的是怎樣一個人？——你也常常用刑嗎？」

「這却不——」我啞啞的接了說：「我問他們多半是不招的……不招的就歸隊長問……今天我問的，大約是個有肺病的……因為他也啞啞……引得我也啞啞好半天……姓馮，名字我記不得……三十歲以內的光景吧！瘦……臉色很不好……前額很廣闊，頭髮不多，下巴尖尖的……大約還是個近視眼……一隻眼睛閉着，臉上還有點血漬……眼鏡的玻璃只剩了一片，是罩着那隻好的眼睛……」

「什麼地方的口音？」

「聽不準確——」

「你怎樣問的呢？」H君好像特別感到了興味，我也忘了自己的晚飯還沒有吃，手裏的票子也漸漸安心讓牠自己藏在衣袋裏。手替換出來揉擦着兩隻耳朵和下巴……

「怎樣問的嗎？這是有點不大好呢！你現在提起來好像我又看見那個使人有點難過的人！……又有點倔強的人。我問他：『爲什麼你要反對「滿洲國」？』他說得很自然：『不知道——大約許是不甘心做奴隸吧！』他用一隻眼睛靜靜的射着我。照例我該這樣問：『招出你的同黨來——』「你們這些走狗們總不會知道什麼是奴隸——同黨嗎？」

「你們自己找好了。」爲了他說話刺人，偵探員們激怒了，竟抽了他幾個嘴巴……「我的聲音到這裏有點帶顫。停了一刻H君抽了一下鼻子說：

「後來還打嗎？還招什麼來？」

「沒，再就沒打他，也沒問，我就叫他們帶下去了。以後什麼也就沒再說。他也沒同那些犯人……聲明自己是好人……」

「現在呢？」

「在日頭還沒有落以前就解到廳裏刑事科。大約日本江口科長正在過堂吧！生死全在這一道關口——這些是政治犯，我們祇大略問一問。月終也一樣有獎金的。」

外面門響着，我順手扭亮了電燈，H君的太太回來了，打過招呼，她把H君叫到小廚房裏去。一刻他們走出來，我說：

「走吧，我們喝一盃去，H太太，我發了薪了。」

「嗯，不必吧！」H君接着向他女人說：「一刻你再去一趟！要她好好照顧着孩子們就是了，別的我們這面會想辦法的——這消息也說給她。」接着他又向我說：

「下月你們獎金一定更要多了吧？」H君沒有表示，祇是嘴角緊了緊。

「聽！」呻吟着，我把手又輕輕探向衣袋裏面去。但是這次的手却感到一種莫明的寒冷和顫抖！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夜

〔作者介紹〕 顧軍，又名田軍，東北人，職業作家，「九一八」後流亡到上海來，抗戰後來往東慶和華北，參加過軍隊生活。曾出版長篇「八月的鄉村」，「第三代」，短篇集「江上」，「羊」等，他的作品具有雄偉的魄力和奔放的感情。

〔本文主題〕 這篇小說是戰前發表的（一九三五），它的主題是從一個窮困的肺病青年的遭遇上，反映出東北生活的悲慘和日人統治下警廳機關的殘酷，同時寫出一個在生活壓迫下的青年去從事違反良心的職業時的內心痛苦，對照着統治者的殘暴，另一方面却顯示中國人民的善良。全篇充滿着一種悲憤的感情。

〔學習要點〕 （一）這篇小說主要寫出下列幾個場面：第一段寫主人公失業後生活的悲慘，第二段寫在敵人統治下那些豪紳的卑劣無恥，第三四段寫偵緝隊裏的黑暗和殘暴。這樣交織成東北人民所遭受的悲慘生活底狀貌。（二）這篇小說不是直接描寫出敵人怎樣殘暴，却通過一個求職者的感覺來表現。譬如寫偵緝隊的黑暗和殘酷拷打情形，主人公甚至不敢抬頭去望前面的犯人，然而，從他感覺上反映出來，却比直接看到怎樣拷打怎樣殘殺，使我們更感覺沉重痛苦

和悲憤。這種寫法是很有力的。但必須作者自己先具有強烈的感覺，用自己的感覺和情感通過人物去感動讀者，纔能收到藝術的效果。（三）這篇小說是九三五年寫的，那時抗戰還未開始，許多話不便直接說的。作者借這樣題材來表現民族的仇恨，可以說非常深刻動人，要比一些概念地去描寫敵人怎樣殘殺淫掠和單純地叫着抗戰口號的庸俗作品不知有力多少。這告訴我們，一個藝術家對於時代的描寫必須從具體的日常生活着手，並且需要具有真實的感覺和認識，纔能談得上形象藝術的創作。

# 縣長家庭

丁玲

一

秋色的柵門簾高高的被勤務兵掀開時，我走進一個頗大的三開間的廳堂，四壁都掛着一些長方形的字畫和像片。在這些有些顯得過份寬敞的屋子裏，太多的灰色黑色的條幅，像受檢閱的隊伍似的四方站着，馬上給了我一個不安的感覺。

屋子裏是頗為暖和的，屋中央安置了一個洋爐。

昨天在X城動員委員會上遇見的G先生，仍穿着那套新軍衣，面孔過份的整潔，有心來一番親熱的招待，却又不習慣似的，馬上倒變得很拘束的樣子了。

受了一陣殷勤的茶烟之後，我坐在靠窗的書棹旁，同動委會的G委員談着X城新組織成的游擊隊，無論怎樣談着，吸的烟，在屋子中踱來踱去，仍然不能讓人在面孔上擺出感情來的G先生看來，已經比較自然點了的時候，屋主人却從裏間屋子裏走出來了。

這是X城縣的縣長夫人。

同G先生有着同樣平板的素淨的臉，和灰色的新軍衣，雖說是按照着尺度做的，却特別顯得不合身，也有着一般很流行在山西的黑絨棉鞋。她恭敬的向我鞠着躬。修得很齊的長髮，從軍帽裏垂出來，緊緊的貼在耳朵後邊。

我被強迫到上邊的椅子上。

G先生辭走了之後，從裏間屋子裏又走出來一位穿軍衣的女同志，她聲音微細，動作遲緩，很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我猜她大約是縣長夫人的女伴或工作的協助者。

她們兩人是剛剛從XX師回來的，XX師現正招考看護，她們去投考了，XX師師長非比客氣，熱烈的招待了她們。

「我已經看透了，X城縣是怎麼也保不住的，到那時候，大家都得上山，我們跟着縣長去打游擊麼？靠不住，就憑現在這幾十個什麼自衛隊游擊隊的人麼！那末，請你告訴我，我們能到什麼地方去？我想，還是XX軍，所以我們昨天就到XX師去了。」

她又輕聲的加了一句，「說老實話，那個什麼游擊隊……唉！」

「就是你們XX軍好。」那位女同志也在輕聲的附和。

於是我在她手上看了許多相片，有團體的，人頭密密的排着，有的穿便衣，有的全幅武裝，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如有，就是縣長夫人每次所指點給我看的縣長大人了。縣長的半身像，我也仔細的看過好幾張，是一幅不容易被記住的樣子，在什麼團體的會議裏面，或是烟酒稅局裏的科長們中，順便找得出這末一幅差不多的容容。

既然並沒有什麼事要談下去的樣子，我便推開了那些相片，打算告辭了；縣長夫人却支支吾吾的做出一幅尷尬的樣子，像有什麼大事要說又說不出口的，接着匆忙的便跑出去了。

「她找她的女兒去了。」那位女同伴這樣慎重的告訴了我。

「縣長夫人特別找了我來，有什麼事見教嗎？」

那位女伴並不即刻答應我，却伸着頭貼緊了窗戶從一塊破紙縫裏向外張望了一會，才回過頭來說話，但她剛一開口，我却在她臉上捉住一個表情，這個表情說明她已經把又把她準備說的話攔回去了，她只說，而且輕聲的：「大約有事吧，等會兒再看。」

我不知道我究竟還能夠問她些什麼，於是我打聽着那小姐起來了。

即刻看得出來這問題提得很得當，她與級勃勃的誇獎着，因此我了解這位小姐在這



家庭裏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縣長夫人獨自又走回來了，顯得很急燥似的，她催促着勤務兵開飯給我吃，也不管我再三聲明我的肚子的確是非常之飽。

飯開出來了，有一盤從街上買回來的饅頭和一盆小米米湯，還有四碟小菜。雖說我幾次伸訴我不能吃，却還是被強迫坐在棹子的上方，喝着小米米湯，而兩旁殷勤招待着的縣長夫人和她的女伴，却連一口開水也不肯吃。每樣菜都必定要逼着我嚐一口，好容易才讓我舒服的靠在書桌旁的藤椅上抽香烟。這時，我只盤旋着一個問題，便是如何走的方法了。

忽然院子裏却傳來一陣人聲，同時好幾人爭着說話，而這兩個女人也爭着跑出去了。跟着便湧進一堆人來，除了勤務兵之外，也還有類似科長之流的人們，我只好趕緊站起來，看見她們正簇擁着一個小孩到我的面前來了。這孩子也穿了一身軍衣，顏色與她的母親一樣，却顯得合身，襯出一付玲瓏秀麗的面孔，在她母親的授意之下，孩子向我舉手行禮，但隨即毫不拘束的走到我懷裏，她告訴我，她已經老早認識我了。在大會場上看見過我，在街上也看見過我。這次是被母親派人從學校裏接回來的。

自然我得給她一番誇獎，滿屋的人被這幾句話快樂着，都露出滿意的笑，和要告訴我一些什麼的慾望，然而縣長夫人却示意着要他們走，只好一個個人無言的溜了出去。這時縣長夫人便慎重的問着孩子道：

「阿鈴！昨晚我與你說的話，你還記得麼？」

「唔，我記得。」她頑皮的點着頭，翻起眼睛又望了我一眼。

「今天特的請了您來，」縣長夫人轉頭對着我，聲音變得有些戰抖了，格外的鄭重着她的發言，「就是爲了我這小女子，我是已經決定到××師去了，但我不能放心她，她爸爸雖說愛她，可是這末小的孩子，也能上山打游擊麼！我想來想去，想出一條主意來，我求你帶了她去，您要是不收容她，我們母子都無路可走了，我請您不要推辭，我這孩子不會淘您的神的，她是一個非常懂事的的孩子，您看見了，您說吧，她不像一個大人麼？」

我明白一個難題來到了，我不願一口就拒絕她，我也笑着問孩子：

「你媽媽的話你懂得麼？」

「我懂得，我願意到你們那兒去。」她似乎在談着一樁輕而易舉的事。

「吃小米飯呢。」

「能，小米飯好吃。」

「你能走路嗎？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呢。」

她躊躇了一下，立即又翻起眼睛斜睨着我，頑皮的說道：「你能走麼，你要彀能走，我也能走的。」

趁着這會兒，我便向她母親說了一大篇服務團生活的勞苦，從身體方面，從年齡方面，從進去生活方面，這孩子都受不了的話，自然這都是非常真實的，我以爲她應該懂得一些我的苦衷，然而母親却堅決得很，很不願意我說下去。於是我又同孩子說，而孩子在仰承她母親意旨下顯出比母親還無掛礙。

那位女伴也在旁分說着，無非說孩子能幹，三四十里路也可以走的，飲食簡直不成問題等等的話。

我是不能留下來的，因爲她最多不過八歲的樣子，嬌生慣養過的孩子，如何去過我們那種生活呢？可是我不能堅持下去，就是說在這個時候，我是不應該使她們太絕望的，結果只好由我答應帶她去玩兩天試試，自然我心裏是在計劃着這一兩天便可以送她回

來的。由于孩子生活的不慣，或是由于母親的懊悔都可能發生的。

縣長夫人還不肯放我先走，我又隨着她們到了寢室，整理了一下孩子的衣包，她自己揪着，隨着我走了出來。

縣政府的院子裏，排列着許多很大的樹，陽光從那些枯枝裏落下來，無力的鋪了一地，冬天的風打着我們的面孔，我們一行人慢慢走出這一重重的廳堂，朝着遙遠的大門外的街市，那裏有着穿梭似的行人，落在我們後邊，悄悄的送着我們的，還有縣政府裏的幾個人員，他們一定在談論着孩子的事。

「明天我就走了，你要好好的聽了先生的話，爸爸也許明天會回來，他也答應過讓你離開家，他沒有力量照顧你的，好，你好好的走吧，現在我們是各奔前程，誰也不要記掛誰了，……」縣長夫人老是不斷的向孩子說了又同我說。

孩子却總是那末一幅輕鬆的面孔，做得很愉快似的，一點也看不出離家的心情，但我却實在有些着急了，我在這裏耽擱的時間，簡直是太久了。

到了大門外，孩子給母親行了一個舉手禮，便向大街整轉了身，我也沒有多說無用的話，只回頭看了好幾次，她們都似乎沒有辦法移動脚步，呆呆的靠住那大石獅子。

一轉了彎，我們的步伐便加快了。孩子的手握在我手裏，她的一切都很平靜的。

## 二

「阿鈴，再跳一個舞！」

「阿鈴，你別跳，你累壞了！」

「阿鈴，這邊來，你看，你的頭髮又鬆了！」

阿鈴在院子裏，太陽底下圍了一大羣人，她毫不驕矜的受着大眾的愛戴，雖說很活潑，實在倒是很沉靜的孩子，同新近參加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幾個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氣質，她同每個人都親密的笑着，決不是因為她喜歡每個人；她努力的學着跳舞，比所有的孩子們都學得快，學得好，也決不是因為她喜歡跳跳蹦蹦。只要在人叢中看見了我，一定跑過來牽着我，無語的依偎在身邊，也決不是因為我使她感覺得比別人更可愛些，然而一切的事，她都處理得非常妥帖，使人不能小看她，忽視她的愛着。

「阿鈴，進來啊！來比一比我替你裁的衣。這樣漂亮的阿鈴，不穿襯衣褲，實在不像話呵！」

蘇把自己的粉紅色的美質的襯衣在替阿鈴改做了。菲也在替她計劃着一雙棉靴，阿鈴的黑絨鞋雖說很好，她們總嫌那種土氣。

劍却在畫着圖樣，她希望那圖樣得我採納，那是一件爲阿鈴單人舞的舞衣圖樣。

教跳舞的凌，跑來央求我幾次了。說一定得把這孩子留下，行軍的時候，他願意背她。

同志們的熱烈，都未能動搖我，我斷定了孩子，或孩子母親的決心，都是不能持久的。我已經知道了去××師的母親在走之前哭了的，而且就是在送走了我們之後，也是一路拭着淚走回去的。孩子雖說沒有哭過，也沒有說起要回家的話，可是她已經在過着一種不是八歲的孩子所該有的一種理智生活。我非常愛着這孩子，我節制着我對她的喜悅，我不願增加她的矛盾，寧肯讓同志們不滿意我對她的冷淡。

在我們去開晚會的時候，她跟着我在後台，前台，台上，台下，奔忙着，像個老團員一樣，習慣了這種流動生活，夜深了，在黑沉沉的街心裏趕回來，她雖在人叢中呼喊口號，唱歌，她並不亂叫亂跑。可是她一切的姿態已經是一個戰鬥的孩子了呵！

××又師請我們去開會，參加歡迎新兵的典禮。我帶着她去，給了她一匹馬，她無

聲的任人放置在馬背上，她沒有說一句怕，也不說不怕，昂着頭，挺着腰，在我身後，每當騎驅的地方，我總是掉轉頭來叮嚀她，她便給我一個信賴的微笑，以後我才知道，騎馬在她的確還是第一次。無論在什麼人的面前，不須要我告訴她什麼，她都是遵照着我的意思說了她的話，和做了的。在我們的精神裏，已經有了一種不用言語的默契。她給了凡是見過她的人以大的驚異。

三天了，她一點也沒有變樣，依舊保持着她的態度，她快樂麼？她快樂的，然而清澗的生活着，有主張，有定見，操持着自己來生活着的。

這天晚上我勸說縣長回城來了。於是便托人帶了信去，說明我很想見他一次。可是第二天一整天我沒有分出時間來，只好把約會又遲到後一天的早晨，也就是出發前。因為我們已經決定要離開×城要到××去。可是到夜晚十點半鐘的時候，幾個湖員却引進了深夜來訪的縣長，我因為老早就想見他，有許多意見要向他說的，所以便拿着頗高度的熱情來接待着他。

這是一間不大的類似南方廂房的屋子，這屋子裏雖說沒有炕，但屋主入仍是將它佈置成一間閨房佈置的。描了金花的紅漆的箱和櫃，和黑漆上又塗滿了紅綠花彩的桌椅，擠在屋子的四週。中間留了一塊空地，却又讓火盆填上了。我坐在較暗處的一條長凳上，靜靜的聽着縣長的話。燈光照在他臉上，比像片上的樣子來得更覺蒼老。一見面，他便說了一套很為流利的客氣話，我了解這一套話講幾乎是他每天都要說幾次的，只不過在不同的對象而前要稍微變動一下其中的幾個名詞。我自然也做出一幅心領神會的樣子，但當我慷慨承說了幾點意見之後却還看不出一些反映，我只好又較為沉默的等待着，於是從幽暗中侵入了一陣使人不安的東西來，搔爬着他，他猶疑的張望着。而在他前邊的櫃門上為炭火的光焰塗上的一條閃閃不定的紅舌，捲着又捲着。而另外那邊，那幅襯在他腦後那幅劣等粉畫中堂，兩隻類似狐狸的野獸，蠢然的向上豎着大尾。拘束在這背景上的縣長的顏面，就更不易分出輪廓來。我們互相之間，便又來了一次打量。

忽然，靈機一觸，我叫起人來了，坐在裏間屋子裏等着我們會談的高同志，便接收了我的請求，到女同志住的房間裏去看阿鈴睡了沒有，同時我就告訴了縣長一些關於阿鈴近日的的生活，連阿鈴在白天幾次不肯聽我的話，無論怎樣也不肯回縣政府去見一次爸



爸的事，也直述出來了。

不住的點着頭，又不住的搖着頭，沉吟了一大會的縣長，終於嘆息了，我只好寬慰他我們是不勉強留人家的孩子的，如果他們不願意，孩子是可以回去，而且阿鈴只有太小了，但同時我心中却生起一種新的難受，我感覺着阿鈴如果跟着我，她的前途是比較光明些，於是我又把話說下去：

「讓我們一切都爲着孩子設想吧，縣長是很開明的人，關於教育孩子，只有比我們更洽當，如果縣長認爲對我們還有意見的時候，阿鈴是可以回去的。原來也就只打算在她母親堅持之下暫住幾天，不過因爲阿鈴來後，很有些好感，孩子又執拗着，所以到今天連回去一趟也沒有，今天既然縣長親身來了，我們大家還是考慮考慮，一切爲着孩子。」

又換上了一根新的煙，他用力的吸進去，又噴出來，我看他的臉就像藏在一重濃霧裏，同時在他心上也籠罩了一重撥不開的霧吧。

我或許有些「感情」忍不住又說下去：

「總之，我是希望你能多了解些我們的生活，好幫助你來決定，不過阿鈴好像才八

歲，實際却是一個有見解有決斷的孩子，要是能夠遵從一些她的意見，或許也是必須的。說不定這孩子根本就不願意來，只不過在母親的勉強之下，那末，也是不好的。」

霧在縣長的臉上冉冉的上升了，他已展開了眉頭。他贊成這意見。

「難道阿鈴真是不想來的麼？」我不免要想到，「不肯回家，不肯與父親作辭都是假的嗎？她那樣執着的生活，決不會是因爲她的感情與思想，因爲她的確才八歲，她只能是爲了滿足母親的要求而委曲着自己的。……」於是我也有些懸懸不定，我願意在那父親的臉上更探索出一些證據。

「阿鈴已經醒了，她不肯起來。」這是高同志給我的報告。

「你可曾告訴她什麼人來了麼？」

「我說了的，大家都勸她起來，幾個人要替她穿衣，她又鑽進被窩裏去了，她說她不肯回去，我還說縣長不是來接她的，只是因爲要分別了來見見的，她又說她不信。她既然拚命不肯起來，我們也就沒有法子了。」

不使縣長見她一面，這是不對的，我想縣長深夜來訪，決不單單是因爲工作的原故

吧，於是我又請高同志再跑一趟，並且解釋一下，有我在面前，決不讓爸爸把她搶走的，說明是我來叫她的也有必要。

我發現了縣長臉上更多的繃紋，我想着：「爲什麼阿鈴長得一點也不像她的爸爸呢？」

阿鈴也決不像她媽媽的。

「我不要帶她回去，我只想見見就算了。」縣長除了自言自語外，一時還找不到什麼可說的話同我說。

我雖說想好了幾句可以安慰他的話，却又以爲未必有效，便也不願說出來。

一個大約屬於縣長親屬的青年馬弁，穿着比縣長還合身的軍裝，掛着盒子槍，走進來請示了，實際是有點要抄人打架的樣子：

「我親身去找阿鈴吧，那裏聽說父親來了還不肯出來的，這兒的軍紀也不見得不准女兒見父親，人家還是一個娃娃呢。」

縣長倒是越信解釋着，並且嘆息的說：「那娃娃兒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他把這句話重覆了幾次。

跟在馬燈後邊，抱在高同志懷裏，裹着一件大棉衣，阿鈴出現在我們房裏，她被放在靠桌子的椅子上，火便正好烤着她的腳，正是我與她爸爸的中間。

跟在她後邊，一直送了她的慧，老是不住的嚙舌着：

「我說主任在這裏，你不相信；主任，是不是你不會放阿鈴回去，那樣聰明可愛的阿鈴，誰能捨得放她走呢……」

阿鈴却靜靜的一聲不響。

那匹馬弁便不客氣的圍了進來，抱着她坐，撫摩着她。

「阿鈴！你是懂禮貌的，爲什麼不叫爸爸呢，也不敬禮。」

第一次我看見她沒有聽我的話，本想叫的却又咽回去了。手自然更抬不起來。

「鈴兒！我聽說你明早就要走了，所以才來見見你的。你媽送你來，雖說問這我，我却並沒有作主，我說你已經是一個懂事的孩子，凡事不能勉強你，你媽問過你麼？」

「問過的。」阿鈴小聲的答了。

「那末你現在的主張呢？」

「就在這裏。」

「不掛念我，也不掛念媽媽麼？」

沉吟了一下，阿鈴便又答應了，「不。」

「唉，」縣長有點惱了似的，「現在的孩子真沒有心肝，你媽媽養了你這樣大，一天也沒有離開過，現在雖說把你送來了，却天天哭，思念她的阿鈴，誰知你就只貪圖熱鬧好玩，一點也不掛念她……」

孩子一聲也不響，把頭俯在桌上，火從下邊照在那小臉上，紅得異常可愛。

「真的一點也不思念媽媽，不回家了麼？你儘管說，到底想回家不想？」先生是完全由你的。」

「不！」阿鈴仍舊小聲答應了。

「阿鈴！」我只好幫助着做爸爸的縣長：「你爸爸很愛你的，他喜歡你回去，你在家一樣也可以做救亡工作，若是還想來玩，便來玩玩，你說呢？」

「不，我要在這裏。」

爲什麼孩子會這樣堅決，倒使我們懷疑起來了，既然縣長來的是很堅決，我們便不必多嘴了。

縣長停了一會，又採取了新的進攻方式，他做出一幅非常誠懇的樣子，壓低了聲音，說道：

「好，你既然決定了，我也不勉強你，我來，也不過來見見這最後一次，今後我們父女分離，各在一方，日本飛機炸彈又利害，不知那天將我打死或者你死，那時連屍骨也找不到，不說見面了……」

有一顆圓的透明的東西，在火光中從阿鈴眼裏拋到在地上。

「還有你媽，也不知道那天死在日本鬼子手上……」

我想去抱阿鈴，我懂得她這時的心，一個稚嫩的心却被傷殘着，我抑制住我的憤懣，大聲的說：

「阿鈴，這是不會發生的，你不要信它！縣長！我一定勸阿鈴跟你回去，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可憐可憐她吧！」

眼淚一顆一顆的往下落，可是她還是搖着垂着的兩腿，「我不回去！」

「打遊擊更危險，這一分別，只怕就是永別了……」縣長勝利的還在往下說。

終於阿鈴大聲的哭出來了。

謙和高同志氣沖沖的站到冷的黑院子去了。

我希望這孩子再不受虐待，我恨極了那個抱他坐着的馬弁，他得意的在這邊用力的說着：

「可憐你爸爸和媽媽吧，你回去呵！回家裏去呵，阿鈴已經答應了，我們就走吧。」我不願說什麼，我仰着頭，眼光落在那幅中堂上，多難看，多可惡的兩隻狐狸呀！阿鈴被馬弁抱在懷裏，隨着啞口無聲的蹣跚走回去清衣服，我的眼睛又移轉了地方，落在門上邊的一塊橫鏡上，那上邊畫了一個睜醒了的獅子，因為工匠手法的拙劣倒更容易被認為一隻捲毛的狗。

「唉！我錯了！」縣長在窄狹的房中踱起來了，「我為什麼要來呢？我不是已經忍耐過了麼，再忍耐一夜，讓她走了不就好了麼！她是應該留在這裏的，唉，她娘又該吵我了！……可是我快四十歲了，我就這一個女，……唉，我這人真該死，不如一個女人，不如一個娃兒……別人也許要笑話我，可是……」似乎想槌打自己似的恨恨的咕嚕着，很起勁的在三四步遠的距離中老是回來的敲。

也許他是可同情的，但我仍只能把眼睛在四壁搜羅，想找一個寄頓的地方，唉，又

是那兩隻狐狸，爲什麼這房子是這末小，而且盡堆滿這些動物呢？

阿鈴又被抱出來了，眼睛上還嵌着淚珠，縣長的幾個跟來的勤勞，已經擦亮了引路的燈，我咬着牙送了出去，看到阿鈴送過來的眼睛，像雨後的一泓溪水，我不覺的又送了一程。

已經到了大門邊，阿鈴却忽然叫了起來，我趕忙走上一歩，然而她又被抱到了街心，只留了一串清淅的話語：

「你們不會說我是一個不愛國的孩子麼？媽媽不會怪你的，她一定只罵我……」

「不會的，都不會，你是好孩子……」我大聲的語向黑暗的街心送去。

一九三九，九。

【作者介紹】 丁玲，湖南人。著名的女小說家，創作歷史頗久，出版有「在黑暗中」，「水」，「韋護」，「奔」，「母親」，「一年」等，現在華北從事抗戰工作，她的作品極富於情感，真摯動人，手法細膩而樸素。

【本文主題】 本篇主題是描寫新時代中家庭的愛與社會的愛底矛盾。在抗戰中間，隨着集體生活的發展，社會的集體意識也更加成長了，愛的範圍也更加擴大了，在新的生活中我們看到一羣



青年是如何充滿了對於民族祖國以及對黎黎的廣博的熱愛，甚至像阿玲這樣幼孩，都被激動在這種熱愛的洪流中間，但同時家歷之間的愛仍然存在，在某種情形下，這種愛發生了矛盾。這篇小說描寫了這種矛盾反映在三個主要人物不同的心理上：一個是縣長，一個是阿鈴，一個是第一人稱的「我」，縣長因為自己和太太到部隊里去作戰，覺得應該把女兒託交給服務團，但同時因為愛女兒也捨不得，想把她接回去。阿鈴裏，一心一意在服務團，但是給她父親用情感的話刺激一番，終於哀哭起來，委屈地隨着父親回去了。第一人稱的「我」呢，在理智上是覺得阿鈴年紀太小不應該在團裏的，但是看到阿鈴的熱情可愛，在情感上却可捨不得她回去，這三種不同的心理交織在一塊，深刻地表現出新時代中間在愛的主题上的一種矛盾形態，並且給予這作品以一種巨大的感動力量。

【學習要點】（一）這篇作品的最大特點，是作者情感的真摯，作者大約曾經經歷過這一類的遭遇，把這種感覺通過作品形象出來。當她寫阿鈴回去一個場面，是足以教人墮淚的。從這裏可以知道，寫文學作品，必須具有真實的情感，必須作者自己去感覺，體驗，纔能成功。（二）這篇小說，處理非常經濟，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寫出一個縣長家庭——人物和生活，同時把故事展開；第二段是，只用一千字把阿鈴的性格和服務團的生活輕輕介紹出來，因為這不是主要的場面，所以不用重筆去寫；第三段是主要場面，寫得最長也最用力，把情感都集中起來

，作者的文筆捉得很緊，不浪費一句。在最後場面中，插入慧，高同志和博奔三個人物。以每輕幾筆，却把周錫的氣氛有力地烘托出來，這是極不容易的地方。

## 新 生

張 天 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道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鬍鬚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對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擦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報紙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付外觀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一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鬼子，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逃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笑得很響，言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焦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發覺得太和平，太不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意思。

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道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都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在逸漢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廢棄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過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報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識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焦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為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為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書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集中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顛搖呢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秋殿詩總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敲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負責關心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回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整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滿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的幾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擤鼻涕。他吃了一驚，慢慢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笑臉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呃，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和尚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我的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

宣傳品就是宣傳品，並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凡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斬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瞪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線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佳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們兩生互相盯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



牠老早就在旁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嗷似的。

逸漢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瞅了一眼。於是這位魯先生也拚命擺出一付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也都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遺憾這個——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其為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口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是帶他不起。有時候有同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空了事務就走掉的。

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爾文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到晚都躲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上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漢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做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吃點酒罷。」

「好吧，」那細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  
要再找個人陪陪你呢？——呃，找陳先生來好不好？」

「他肯吃酒嗎？」

校長坐在苦笑搖搖頭。然後紅了臉，抱歉的臉色說：

「我請這學校裏——哼，恐怕祇有老先生命會喝幾杯。……」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藏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字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一位大神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點事，你就得受氣；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了一根烟來點着，精神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夠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酒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他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裏添着，不斷地吸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酒量過大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你聽聽這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要吃酒——傷我的心。我寧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有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吸了一口，避開了唾沫，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

很幸福地睡着，不過眼裡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吃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戀窩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潘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地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那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萬餘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酒舖上茶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吃點酒。……我酒呢是吃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吃酒時人的風趣。……呃，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漢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吃酒。一塊麻菇豆腐乾，兩碗蓮子，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累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好為他的酒用的精緻的磁器。

又想起他刻的圖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們之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喘了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一口，而她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聽着。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話是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拚出來就不舒服。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漢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怕他！」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祇不是家裏的，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到岳小內姪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醜惡，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是人的！……」

——她——一封信……發平騷……訴苦……娘家住不慣……攪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為得想做點子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經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踏慘些。

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往下沉。

一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掉了他逸漠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

的。四壁都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頭等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飾，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日光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更沒有不交關的，誰都不來顧慮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他的一些好處，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纏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壺老龍舌，一部梅村家藏稿。他女兒就待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窗簾子打開了一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疏疏的



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恬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還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了一個扁兒，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邊坐在校長室裏整理書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雜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滬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二二八呢？我們中國就受了這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他的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沏了一壺濃茶，逸漠，」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過來，「你爲什麼吃一點八卦丹罷，怎麼樣？」

逸漠先生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著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懂得我——我的那們……」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漠先生認爲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他逸漠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付高吭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餐餐吃這一色菜，天天吃這一色菜，不許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鄉來找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吃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着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

走路。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漠』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漠畫出這樣的畫來……噫，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六星期三在圖書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求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書櫃有煙鴉子裏取出三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簸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都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攢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叫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漠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

兜吃，吩咐他們單開到他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喝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夠把校役喊來。而茶葉——他親自去買來的還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兒。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煙一摔。「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

薄，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

找誰回去呢？又是老潘——逸漠先生躊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剛剛吃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無意中碰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黯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皺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幾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

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幹什麼事務！

逸漠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會請他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樣着，這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安定。……但是走到哪裏去呢？——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同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册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帖。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腰有點癢。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寶碑帖，也是歡喜玩玩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逸漢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個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樣一個戰事來。唉！」

逸漢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個把嘴角往下一彎。「抵抗人家贏麼？抗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吃！」

「那麼我們難道讓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啊？」

「到也不是什麼話，……總之——總之——唔，你打人家不贏，何必又自討苦吃呢。你——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綴着一泡白沫，他用小拇指的長指甲把唾擱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日本鬼子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了反日份子。好了，這樣一來，日本鬼子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游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裏闖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日本鬼子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個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槍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



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頃忽然翻到那本週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一親耳聽見對方那些誇詞，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煙，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暫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夠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

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叫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就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和漢好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醇熟，十分精到。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不時對門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蹙着他手裏的煙，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煙盒來散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煙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看上面的牌子。那張纏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煙，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我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釘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權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去吃那些小店。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册石鼓文。從下午五點鐘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地嗷哩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頭，因爲他忘記了帶皮夾子。

「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

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把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煙盒裏拿煙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畢剝一彈，在桌沿上抹幾抹。

這麼一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樣，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極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重要。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得到——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炫耀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村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幅倪雲

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叔濟的題跋。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漢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彌補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極祇可對自己人談的那付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一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最好是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了一句——

「反動分子。」

這些祕密——逸漢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徳的事。他沒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樣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癱花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喝才可以調劑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臟上。他似乎還聽見了那個更夫的脚步聲——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漠先生照平常那麼躺在床上，抽着煙。他近來每天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坐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還肯照顧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  
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早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準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紅眼睛對窗子釘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上一擡。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的！」  
手裏的煙掉到了地下，他彎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有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份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樣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有銀錢來往的好。橫豎我自己過得



過，不會向人家去告狀的。」

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精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為一切的過錯——全部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至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煙，像他寫小品文那麼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吾已道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歎一口氣，抽一口煙，手上的煙燻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僧，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爲了怕他丈人或是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卽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又覺得還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歎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床綳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

太熱，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昏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他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漠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這種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拿出一點力量來。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答允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還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歷。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嚷聲唱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看報，嗚嗚並不好吃的那盞蔥圓。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法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照樣賣他的糞，到他的園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平津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

處下去。不是有些舉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懷先生啜了一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鑽：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子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床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錶在滴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記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了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也很迷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媳要是還在家鄉裏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很有糾紳，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來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游擊戰打得很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煙，叫校役來重泡過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他給劈的岔開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看罷……」

掛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這就有了暴行。……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煙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住了似的。「這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煙蒂，然後把陳先生那張傳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摸著。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怕人瞧見也似的偷偷地流着。

屋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顯。逸漢先生的影子也一會兒黯下去，會兒亮一  
起來。

他搓了搓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老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  
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  
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  
也許是因為——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  
——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  
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噤，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是回去打游  
擊，而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

排遣排遣，好好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十分熱的。並且一定又是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

這位逸漠先生帶付瀟灑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  
「你難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姿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地沙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下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吃力似的。

真的，找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漠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自己多花了酒錢！

逸漠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吃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做沒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擋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

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咕的，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吃了一驚，回頭膘一眼——那兩個學生可已經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說，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我輩老先生吃酒吃菜算犯罪呀？呸！」

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作者介紹】張天翼，湖南人，小說及童話作家，一年三〇年以前即開始發表作品。著作甚富，小說有「在城市裏」，「跳動」，「清明時節」，「追」，「同鄉們」等，童話有「秃禿大王」，「蜜蜂」，「好兄弟」，「奇怪的地方」等，抗戰後，在湖南各大學任教職，並從事寫作，「華威先生」及「新生」均被編爲戰後傑出之作品。他作品的風格清新而流利，諷刺性極強，對於人物性格的創造尤爲他的特長。



【本文主題】 本篇主題，是諷刺抗戰中間那些落後的個人主義知識分子和藝術至上主義者。作者用創造典型的手法，精密地剖解着李逸漢那種人物的矛盾心理狀態，以及這種矛盾的發展過程，從這裏顯示出大時代中間進步的革命意識與落後的個人主義意識之間的鬥爭，以及後者的悲哀地沒落的趨向。作者在作品中並猛烈地抨擊着那些「爲藝術而藝術」的思想。

【學習要點】

(一)這是一篇以心理描寫爲主來雕塑人物的小說。作者深刻地把握着主人公李逸漢

的兩種矛盾心理：一方面由於家鄉的淪陷，抗戰的刺激，使他決意要改變作風創造新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由於生活決定他的舊的意識，仍然強烈地支配着他，他盼望一個舒適的和平的生活環境，使他能潛心於金石和繪畫藝術，憎厭那些「庸俗」的政治活動和藝術宣傳，當他生活逐漸安定下來以後，這兩種意識的掙鬥也更加強烈。由於他生活 and 思想的基調沒有改變，他終於不自覺地走回到原來的生活路線，甚至不知不覺和漢奸的思想混淆起來。作者對於李逸漢這兩種心理搏鬥過程和他的私生活的關係把握得非常緊密，而從李逸漢這種心理矛盾上，也就反映出抗戰中間中國現實社會的一種矛盾。(二)這篇小說是以諷刺手法寫出的，作者竭力的嘲弄李逸漢那給內心的苦悶，和他一方面憎惡章老先生的漢奸理論，一方面又應不慣陳先生的革命行動的矛盾心理。譬如寫李逸漢在酒後，想起回到淪陷的家鄉，忽然發現他的思想跟章老先生

的漢奸理論有點一致，「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一樣——突然感到一種空虛，一種失望

，他真明其妙的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兩到下午，他肚子裏又在恨恨地說了。「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我偏不到會！……老實不客氣，事務工作我是弄不來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我就這樣！難道找章老先生吃酒就算犯罪呀？哼！」這都是非常有力的諷刺筆法。（三）這篇小說對人物處理得非常恰當和經濟，全篇正面出場的，只有李逸漢，章老先生和老潘三個人物，陳先生是側面寫的。每個人物都有一個凸出的性格。忠厚的老潘，頑固鄙吝反動的章老先生，和李逸漢都是不同型的人物。但經過彼此襯托，李逸漢的性格便格外明確和凸出了。（四）這篇小說中的寫景，處處和人物心理，情感配合着的，這樣便顯得格外生動有力。這也是值得學習的。

## 藝術幹事

沙汀

每天吃過早飯，各人是有各人的事的。丈夫送了飯鉢子去兵團部討餉，妻子則到駝公爺的裁縫舖去，坐在案子邊縫半天衣服，完成一件長衫或者一條褲子的最後工段。遵照規矩是可以領回家做的，但那駝爺不放心，彷彿倒是一件隨便甚麼樣的貧民，他還可以信得過些，於是她便只好多跑路了。但其實在那里坐着帶便看着街景，卻也並不算是一樁壞事。

只有禮拜天她可以不去工作。有時那裁縫鋪也提出異議來，甚至說些廢話，比如，「你還鬧啥子洋派嘍！」或者「大小姐，買三立有腳鞋衣屜穿呀！」但她一概置之不理。她是見過大市面的。她幼小時候是個孤女，受人拐騙的丫頭，隨後便又在一處小城市里做着某種買賣，但終於為正經人所驅逐，變成官太太了。她不管駝爺的，時候一到，地總照例尾巴一樣跟着丈夫玩個痛快。

然而，便在本平常，藝術幹事也一樣很清閒的。那些大街上的牆壁，照壁，以及一切

打眼的可以自由揮洒的處所，在初到的兩個禮拜以內，他便已經把牠們對付得很周到了。因爲一幅畫的大胆的設計，他還曾經轟動過整個的市面。直到他被逼着提了墨汁桶子，替那個正被敵人姦污的同胞穿上條襯褲爲止。他們本來還要他補上一件汗衫或上衣的，但他拒絕了，以爲那太損傷一個藝術家的尊嚴了。

因爲這一件事，他很看不起當地的居民，覺得他們的文化是太低了。對同事也一樣，尤其是那個從不讓他在紙印上顯顯身手的上司。但老實講，他的繪畫營養是很差的，某幅畫他甚至借了法幣上 Five Yuan 幾個字來做花邊。他畢業於初級中學，抗戰以後才從祖父的嚴格管束下逃了出來，他想到前綫去，結果因爲錢用光了，便進了某處的訓練學校，而且，仗着一位官長的眼力，他是頂着藝術幹事的頭銜在工作了。

他頗不滿意他的工作環境。他常是幻想到前綫，有時又希望能夠弄一筆錢來，就做幾手生意，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他禮拜天的時間，大多是在這兩種希望下打發掉的。至於那究竟是一封辭職的簽名呢，或是一封索款的家書，這却要靠當時的心情決定。他做這些事情的地點常是衙門口小茶館里。因爲他的住處是太黑暗，太狹小了，而且那種大雜院的喧嚷也不肯讓他靜靜的推敲詞句：如像「心房」呀，「澎湃的熱情」

呀，等等。

這一天早晨也沒有例外。吃過早飯，等妻子整刷了食具，他就挾着洗好了的飯鉢，到兵團部去了。以便早一點轉到衙門口去開始工作。在先前妻子是會同他一道走的，但自從明白了她也便是同事們對丈夫冷淡的原因之一以後，她把方針改變過了。她可以去茶館里等他。她化裝了一下，對首一個完全土貨的小圓鏡子塗了一些粉和胭脂，便也接着走了出去，離開了她那發着霉氣的潮濕的洞窟。

她是很喜歡打扮的。彷彿故意要破壞這山坡里的風俗一樣，她的行動也極英勇。平常她每天至少總要收拾一番，挽了那和她一樣短小，但卻肥壯的丈夫的胳膊，進街，轉田壩。有一次甚至夾了軍用毯子在黃昏時候去公園內的山坡上臥游。這臥游以後，市民們對她的印象全改變了。以前他們不過鄙視地說：「這個土庫登！」或者「這也叫太太呢！」現在他們簡直拿她當土姑着了。「又出來打野吃了。」他們說。

但這卻只限於城里的某些區域，至少衙門口一帶地方是兩樣的，那些壯丁隊的頭目，法警，以及種種不幸的大批候審的條件中人，對她卻很客氣，最大限度是帶點嘲弄意味罷了。其中兩三個還對她抱着非常的好感。當她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們便要同她開

上一兩句大坦然而友誼的玩笑。現在，她佔據着一張當街的光綫充足的桌子，已經泡好茶了。但喝茶的人還少；她不免感覺無聊起來。

她伸伸懶腰，從懷里摸出鏡子來，整理了一下頭髮上的綫結，又瞎開嘴看了一會牙齒，但還是毫無意味。最後她站了起來，走向街邊的小攤上去。那里陳列着瓜子，花生，雙刀牌的紙煙等等。老板是個面白無鬚的中年人，因為沉默而且老實，幹事太太有時喜歡開他一點玩笑，或者冷不防從背後拖拖他的尚未剪去的辮子，向頭髮上插個草標：諸如此類。

她走到那老實人的攤子邊去，說了一聲「脆不脆哇」，隨手就抓了幾顆花生來剝。彷彿那是她本人買下來的一樣。接着她又去拿紙烟，表示她要看發霉沒有；但那獨身者把她阻攔住了。

那老實人不懷好意的笑着，捉住了她的手腕。

「怎麼一來就東摸西摸的啊？」他揪着她說。

「噲！這才怪，你是擺起看要的啊？」

聽見認真的反問，小販趕緊把手縮回去了。而女的也就隨手拏來一盒拆開的紙煙，

抽出一枝來湊在嘴上，說了聲「火」，那老實人於是替她劃燃一根火柴。

「記住哇！等一下就給你錢——」

小販正想表示反對，但她已經跳回座位上了。

她平躺在靠椅上，蹣跚了二郎腿，神情舒暢的抽菸起來，她徐徐的吐着煙圈，現出一種無邪的、作劇的神氣，彷彿捉弄了那老實人乃是她一樁最大的愉快一樣。直到幹事來了的時候她還保持着這樣的神情。

和他相反，雖然年紀才大她三歲，二十一，他的外表卻很靜穩。也不說甚麼，一到，他就向堂倌要了筆硯來，攤開從兵部時地學來的信箋，準備寫信。他撥了筆，手裏捧着腦袋，在思索應當如何措詞。這種時候她是不能打擾他的。

她也小心的沉默着，伏在茶桌邊上，帶了滿足的神氣凝眸看着他，就像守在金魚缸邊的貓兒一樣，但過了一陣，她終於忍不住不活動了。

她把小腦袋一偏，優婉而低聲的問道：

「是給家里寫麼？」

幹事懶懶的打了個阿欠。

「還不知道說不說得通呵！……」

「管他的，你寫得委婉一點嘛！」

她鼓勵着他，一面十分親切的把筆尖抵在他的嘴上。他吸了兩口，又取來湊在她的上面，於是勾下頭去，搖着筆動手了：「親愛的祖父……」

妻子是不識字的。在開始同居的時候，幹事曾立意要教她讀書，她自己也決心要成就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人，但不上一月，所教的和學的，便都忽然全無興會，擱下來了。就是連這件事的記憶也模糊了。

但這個沒關係，單是看着他，她便已經感到一陣滿足。加之，又是索款的信，她的滿足也就更加大了。因為她覺得，他們的生活確實也該改善一下，一筆筆財的薪水無論如何喂不飽兩個人的肚子。雖然發官優待，他可以拏菜飯回來吃，因而可以勻出一份。但這是惹人厭的，便是火夫也在說起閒話來了。

然而，即使就這樣遞下去，她也不曾有甚麼不滿意的。比起她所遭遇過來的不幸，虐待和糟踏，這已經是好得多了。因為她所交接的無非是些流氓，店員之類的角色，他們是不作興講人情的。幹事的想法也一樣，祖父是冷酷的，同事們爲了他的慾氣和不識



世故對他異常隔膜，而在半年以來，他却確實得了一個對他那樣關切的伙伴。

他是腫脹而沉默的，圓頭，草綠色的襯衫，黑色的短褲，身體很壯，彷彿一個短跑健將一樣。然而他却自以為是多愁善感的。這是因為他愛好文學藝術的緣故。他讀過的書多是二十年前的，但憑了那些看來陳腐的東西，他所藉他們裝飾出來的熱情幻想，却已就夠使她驚異而敬佩了。雖然便連他的說話題也不大能懂。

現在，他已經滿滿寫了一張紙了，他在默讀着。雖然有着添補，或者如俗話所說，蹲了幾句叫化子，但看他那矜持的神氣，他是很滿意的。他望了她悠悠的說道：

「要是這封信再不生效，我也懶得寫了！看個老傢伙會把田地背進棺材里麼？氣人的是，你硬看到別人家振肥呢？」

「是呀，他們這回，囤大麥的都囤對了！」

算作同意，幹事苦笑一聲嘆了口氣。接着他又寫將起來。

妻子也沒有再聲張。但她忽然走近他去，用手插進藝術家家的腰包：空空如也！把一只小夾取出來檢查一番，也一樣。於是她笑着，嘆着氣叫壞了。

「狗入的！找駝公爺去！」

「看跑空路！」

幹那警告她：但她已經旋風一樣，溜到街上去了。

駝公爺是城里的裁縫，他的剪裁和他的煙籠一樣有名。因為害怕槍斃，他去年戒掉了的，但現在又開戒了。而且還隨常嘮叨着說：「喂，早曉得是這樣麼！」彷彿是自己上了一回大當，很爲不平的樣子。

他原早就有當掉家人衣服的事，現在煙價大漲，便連工匠們的薪工也拖欠了。但他是懂趣的，幹那太太一開口，他就抱怨起願主來，說他們彷彿以爲線結搭便足夠養活人，所以老是喜歡拖欠工資。

然而，雖是這末說，他還是摸出兩塊錢來表示他對於同伴的體貼。但是那個已經被他的談吐移轉了視線的女工，忽然身子朝前一聳，大笑着抖擻了。

「甚麼呀？你是打發告化兒嗎？」

「那里呵！我知道你是太太，豈不是國難期間的話？」

「你再說得好些我都不聽！」

太太大嚷着，真像兩塊錢無論如何不能了事一樣。然而經過那張油嘴的繼續解釋，

並且表示，這兩天就是當掉衣服也要給清的時候，她癡化了。

「那麼記着呵，」她說，「謹防我把你的院子劈伸！」

當她回到茶館裏的時候，信已經寫好了。幹事正在用方體美術字寫信封。最後，他纏着腦袋，啞嚥着嘴的看了好一會；太太則伏在他的肩頭上共同鑒賞。末了，他們才又一同到郵政局去。

他們經過大街上的時候，照例有人擠眉弄眼，而且從鼻孔裏輕輕哼道：「這也叫太太呢！」但還是見慣了的，何況他們還疑心那是一種羨慕的表示。他們是那樣的親近，挽挽手不說，她還全身依傍着他。他在向她敘述信的內容以及措詞。

一個胡鬚濃黑的矮長老人，說得實在一點，一個專以講野話博得聲名的怪物，他動着左眼臉，十分嚴重而憂愁的長聲太息了。

「這些年輕人真不知道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呵！」

剛要走近榮德飯館的時候，當他忽然看見他的上司，以及別的幾個同事正在對了他們走來。但都裝做沒有看見幹事夫婦，彷彿看他們是空氣一樣，拆道館子裏去了。幹事知道他們是去大吃特吃的，他們常常這樣。而且，他想着，他們的生意一定又

成功了。

他不平而惡意的笑了起來。

「這口口聲聲不關國家民族呢！……」

「那不是，」她並未聽懂他的話，但她附和着：「前天又運了好幾石走了！一家一口袋。不出力錢，又容易通過檢查。」

向郵箱里投了信，他們就要走出北門，順着城牆腳走，向東門外兵團部去經飯館。她在營門上等他，想着今天既然那樣多的人去進館子，菜一定是會多一點的。然而，當一檢查飯鉢子裡的菜碗，她失望了。

「人多是這點，人少也是這點！」她不平的說。

「你不是拿到錢了麼？」丈夫問。

於是他們開始議論着各樣的好菜，而在要進城門的時候，那種站崗的像衛團了，忽然為一種想法所打動，他把服裝一下伸近他們的飯鉢子去。

「我看你們吃得怎樣哇，同志！」

但他立刻頓縮回，嘆息了：

「唉……」

然而，半點鐘後，設若這位軍官能夠偷着下崗去觀光一下藝術幹事的食菓，他是會驚羨不置的：他們是吃的一點不假的桂花飯呢。因為菜油有現成的，回鍋白太化碗，他們在到家後的二度會商中又才臨時變了計劃。雖然惹來一番煩惱，但他們現在是在高商與與的吃了。

麻煩是爲了借鍋灶來的。他們自己沒有，照例總向鄰居們借。但一兩回好說罷，次數一多就討厭了。然而幹事太太全不理會這些，她一樣的去借，因此常常弄來一些小不痛快。直到他們快吃完了，那位鄰居的太婆還在嘮嘮叨叨的說着碎話。

「甚麼哇，」她暗咕着，「你怕甚往幾年麼？來不到了！……」

幹事太太忽然忍不住了，她把飯碗一擱，隔了板壁叫道：

「呵唷！這才了不得，燒了你幾根柴呀！」

「沒有什麼了不得了，」對方也把聲調提高起來：「不過我倒才第一次看見你這樣漂亮的官太太呢，——真羞死人！」

發着鬚子里起了一陣快快的哄笑。

太太真的生氣來，正打算走嘴。但給丈夫阻攔住了，以為那些人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做不得門口，於是她就僅僅咕嚕了一句：「這個老娼婦」，就動手收檢起來。

碗盤收檢後是睡午覺。這是他們的新生活之一部分。搬來的時候曾經借到一張床，但後來那借借者大不滿意他們的行動，別的不滿意他們的又從中慫恿，說像她這樣的太太一定不是正經貨，而那丈夫也不是甚麼大官，就逼着收回去了。

他們現在鋪的是地鋪。雖然並無地板，又不平而潮濕，但在屋子下面的是厚厚的稻草，而在他們血管里沸騰着的又是那種少男少女的優勁，所以他們一樣覺得很好。而且一覺午睡總隨興之所至，一來好幾個鐘頭。因而也就招來鄰居們的猜疑和不滿，甚至，有時那個挑水的王老頭子，還要吐着唾沫，故意大聲的叫着：「難怪年成這樣壞啊！……」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偏西了。於是他們立刻收拾好到城外去。他們常去玩耍的地方是西門外大河邊上，那里有着望不見底的澄碧的深潭，也有沙水整潔的淺灘。大山在河的一面筆立着，而在山水之間，則是一片白晃晃的河壩。這是那些喜歡好空氣和消靜的人們的遊樂地帶。再過一月，到了真正的夏天，便又成了游泳者的世界了。

現在，靠城一面的河邊只有兩三個洗衣服的老媽子在着。衣服是已經洗完的了，但似乎還捨不得走，他們在閒談着，也許是在講着主人們的壞話，她們一面把腳泡在水里，而這個出色的消遣把官太太打動了。她是傍着丈夫坐在一處下臨深潭的岩石上的，在向幹事玩笑的爭執了幾句之後，便像一隻野貓一樣攀着岩壁跳下來了。

她頗習慣的踏過河壩。於是脫掉鞋和襪子，隨後她又回轉身來，向了丈夫笑着走去。她原想走近一點，然後用水潑他，這他也不來的，但她又虛了腳，幾乎落進澗坑里去了。

她故意大聲的驚叫起來，要求着他的援助。但他拍着手笑道：

「率性余下去洗個澡呀！」

接着他又拋了一片石塊到她身邊去，於是一個在岩上，一個在河里，互相打起水仗來了。

末了，她濕着一半衣服奔跑向岩石上去，就在那里同他扭扯起來。他是決了心「招架」的。而她起初是用拳頭打他的背膊，隨後便呵痒。終於把他推倒在岩石上面。當她騎在他的身上熱氣散開的時候，那些老媽子不免驚怪起來，提了籃子，咕咕着走散

了。

他們的起野但却壯健的娛樂，直到丈夫認真告起饒來為止。於太太站了起來，動手擦額上的衣服，這是她一件唯一的既沒有汗了，也沒有褪色的海蒼藍布衣服，她把牠仔細的鉗張開來，而且第一次感覺受了損失；但也很快的就過去了。

她現在只穿着一件白襯衫了。因此本來油黑的臉蛋，看起來也就更黑。但她的眼光是無所忌憚的，這個於她也就並不很重要了。她在對了鏡子慢慢整理她的頭髮。

蘇翰幹事正在靜靜的休息，他的心還有點跳。但他忽然問道：

「你從那里聽來的？他們真的又運米來的嗎？」

「那不是！別人倒振肥了！」

「振肥他的！可是我倒想起一幅漫畫的構圖來了：一個大胖子軍官，一手手提斗，一支手拏根鞭子，前面一隊士兵，一人肩頭上駝一口袋糧食。……」

「對對對！」她放下鏡子頭髮，驚喜的叫了，「那軍官就把情圖畫上去！」

「你這一下倒把我提醒了呢！……題目就叫軍糧，下面打個問話符號……這真妙極

了！……」



他簡直唾着嘴，十分興奮的跳起來了。

「要是在前線那不曉得有好多好題材呵！」

他忘情的望着空間，彷彿在他面前展開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世界一樣。

發狂似的，他又忽然蹲了下去，從身後兩手摟住妻子的下巴，用了閃着夢想之火輪眼光緊揪着她，一面懇求似的說道：

「我們還是想法子到前線去吧！」

他很響的向她親了個嘴，隨即在她身旁坐下來。

「只要你到那里我就到那里！……」

她說，聲調有點顫動，而幹事則感到眼睛已潤濕了。

兩個青年人在心情的激蕩中沉默了好一會，而在沉默當中能夠做的就只有接吻；那聲音之大，連他們自己聽不見也發笑了。但他們終於平靜下來，幹事開始向她描寫着他所知道的前線上那些如火如荼的光景，以及他所能夠找到的上前線的門徑。

在他看起來事情是不會有困難的，但她却有她的疑慮。她發愁的打插他說：

「你倒好，我怕我找不到工作做呀！」

「你可以參加演劇隊的。不深沉，只要以後就行了。」

於是他又對她的才德品評稱贊了一番，說她像她這樣活潑大方的女性，去演戲一定是成功的，因為她還有著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多的種種。最後他又嚴重的聲明他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後方已經使他感到極大的不耐煩了。

「再住下去會忘掉抗戰，抗戰也會把我们忘掉了的！」

黃昏來臨了。一切都籠罩在莽蒼蒼的暮靄當中，但却透著沉澀。在落日的返照中，河場顯得白瑩瑩的，淺灘看來更加晶瑩。播穀鳥突然的啼着，忽而又消失了。

所有的物象都似乎是多情而柔和的，便是那些木然不動的岩石也像有了感覺一樣。河流的歌唱使人陷入忘我的境地。幹草天鵝舢舨被身外的和風我的幻致所溶化了。他們偎倚着，互相任倚着他們對於生命的希冀。乃至忘掉時間。

當他們警覺時間已晏，準備進城的時候，天已經黑定了。但要不是晚間薄寒，他們說不定還會留下來的。因為當着穿過那些無人的小徑的時候，他們還是毫不着急，依舊傾箱倒篋的談着種種聰明人聽來將發笑的傻話。直到進城，他們的脚下才踏實起來，於是在那些使人眼花的燈光下面，他們記起午間的膳飯來了。

進城不久他們就折進一條小巷子去。他們就在巷子另一頭住家。這巷子是悠長的，曲折的，坐落的全是一些小戶人家，街面既窄，又沒有街燈。距離月亮上升的時間又早。他們好容易算是摸到家了。他們找出飯鉢子來，但是沒有一家的鍋灶還是熱的。有些規矩人家，已經關上門在睡覺了。

她又摸到別家院子里去，都一樣。有的人家，甚至不等她開口，便黑起臉來向她打賭，表示他們是連火種都沒有了。更甚的還要從她背後冷笑兩聲，說是安家不安鍋灶，這是她一輩子都沒有聽說過的稀奇事呢！

跑了一陣，她挫折了。但她忽然想到一個新鮮意見：

「嗨！我們不曉得拿到館子里去熱鬧！麵攤子上冒熱一下也行！」

「端起飯鉢子在大街上借鍋，那才好看呢！」

「有什麼不好看哩？又不是平時，你跟着我走好了！」

於是兩人端起鉢子，他們一齊到了街上。首先碰見的是一家麵攤。老赫是一副絡腮鬍老頭子，性情直蕙，隨常愛同顧客爭執。但他的麵又細又薄，又不願信新法看，要不然他已該收攤子了。他們走去的時候，正碰着在「打擦堂」。

那些消夜的都手里拿了筷子，環繞着，圍攔着，希望早點塞些東西回去睡覺。而絡繹不絕的廚子則正在緊張嚴肅的趕工，所以她一說完，那老頭子便老虎般的嚷道：

「我們就靠這這個美活一天呀！」

「嗨！你這個話才說得怪呢！」

太太驚叫着，老頭子却從此一聲不響。一隻手扶了三個碗打他的「鬍鬚」，另外不給一個回答。

「怎樣的呵？」但她繼續追問道，「冒不冒你要開聲呀！」

「他怕冒了飯和水給弄渾了哩。……」

一個顧客從旁解說着，但夫婦兩個已經發起火來，骨馬石走開了。他們走到一條冷清清的小館子去。那當鍋的既不承認，也不拒絕，但却做得很含糊。

「妙桂花飯麼？」但也終於這樣問了。

「那個夜里吃那麼大油做什麼哇！」

「那麼湯飯？」

「就做湯飯吧！」

轟動幹事怕又鬧僵，趕緊着回答了：

「好多錢呢？」

「一元兩元隨買主的便。」

「那麼儘一元錢做好了。」

他們走進食堂，坐下來了。一個堂官走來嘩刷刷撒下一把筷子。

「客人要菜麼？」他避開臉尖聲的一直囁着：「溜腰花，溜肝尖，滑雞，磨丁……」

「我們沒有發國難財！」

太太賭名氣切斷他。而話一衝出，她的一肚皮氣也就立刻消掉了。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從來又少有一般女性所會隨常表現的小氣，所以不但忘記了不快意，接着她還興沖沖的跑去監視那家鍋的廚師，一面同他談天，而且很快的，那廚師便也不再幫打彩的了。

等到從從容容的吃完，街上已經很少人了，只有煙鬼和無家可歸的野狗還在寂靜中活動。大門照例是一早就關閉了的，他們大聲的叫喊，但却意外的沒人答應，於是哭

告，接着便忍不住胡亂責備。但下去的希望是更少了。他們互相歇着苦笑起來，好像一下子失掉了把柄一樣。

然而，對於那些心地健康的人，也沒有甚麼叫做狠狠的，他們低聊似的沉默了一會，幹事太太忽然被一聲回響所打動。

「他媽的！我們不曉得到公園里去遊玩！」

「老實話呀，這麼好的月亮！」

丈夫愉快的附和着，但他隨又嘆息道：

「唉，不行，已經關了城了！」

而接着，他忽然被一種冒險的念頭所惹起，立刻車轉身去，希望把大門打開。但他白費了一陣氣力。於是，他便決心在大門外想辦法了。

恰好門邊有兩個大石凳子，於是，就選擇了一隻又光又亮的，作為他們的臨時的鋪位。而且，這個別緻的設計不但沒有破壞他們的興致，反而增強了他。彷彿那些帶油腥的闖人意外的撞見了一餐精潔的素菜一樣。他們是可以快快活活打發這夜晚了。他們便倚着，互相傾吐着他們的熱情，以及對於那個未知世界的種種夢幻。

從他們對面看去，可以望見一株老白菓樹立在一家牆垣里面俯瞰着牆外的街道。在如水的月光下，連那不潔的街面看來也可愛了。一隻黑狗在靜靜的舐着石凳下的飯鉢，但却始終未被覺察出來。城外彷彿有巫師在打「保符」，嗚咽的海螺聲傳過來了。

然而，這在那些對於生之享樂充滿信心的人，又有甚麼大關係呢？……

〔作者介紹〕 沙汀，四川人，職業作家，出版有「土餅」，「法律外的航程」，「同志們」等集

子，抗戰後曾赴北方參加軍隊生活。他善于寫農村及軍隊生活，以風格清新著稱。

〔本文主題〕 這篇主題是雕塑抗戰中間一種新型的人物，從這種人物身上反映出時代的特徵。本

篇題目雖然是藝術幹事，但是最主要的人物，却是藝術幹事的太太。這是在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新解放出來的一種下層社會女性，舊的宗法倫理觀念已經在她意識中倒塌了，但是新的明確的革命人生觀念在她腦子裏還很模糊，好像一匹脫了籠的野馬，還沒有找到她一定的途徑，因此放蕩，不羈就成爲她生活上的特徵。她雖然生活在艱苦的物質環境裏，但精神上的豪放，樂觀，明朗，却處處充滿了健康的生命氣息。這種健康的生命氣息却是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我們知道一個人意識的覺醒不是飛躍的，尤其是像藝術幹事太太那樣久被壓迫的女性，達到完全覺醒的境界，是要經過相當的過程。藝術幹事太太的生活，不消說有許多不正確的幼稚的地

方，但這正是這種人物新生過程中的特徵。作者把握住這些特徵，着力描寫，這樣纔顯承

（學習要點）（一）這篇小說沒有什麼曲折，只是寫出藝術幹事和太太一天的生活，在

生活中去描寫出人物的性格。這告訴我們：一篇作品最重要的是生活與性格的描寫，並不在於事的曲折動人。許多著名小說家如魯迅等，都並不着重於故事，並不像一般庸俗的作家，光靠情節來眩耀，內容上却是空虛不實的。（二）作者對於主人翁並不是概念地去肯定她或否定她，而是從她生活和意識的特徵上去挖掘和從人物辯證的發展過程上去評價她，作者對於主人翁藝術幹事太太一般說是深愛的。作者對於人物的態度，是值得學習的。（三）作者對於環境的描寫與人物的襯托非常用心，在這篇小說中，非常凸出地寫出小城市中一些小市民的狀況，由於這些環境與人物的襯托和對照，纔使主人翁的性格更明確地顯凸出來。



## 回 家 後

艾 蕪

回到家裏，恰如自己一路所想像的，大家接着，都很歡喜。扶過六十歲的老母親，雖然還在抱怨，爲什麼不早點回來呢，但一面却還是高興得流出眼淚。父親早就不做什麼事了，可是還去幫着提個小提箱進來。茶不曉得哪個端上手的，足邊滾熱，費時已放上火籠了。

半年來警報驚慌的城市生活，七八天等車候船坐轎的討厭日子都從此完結了，以後將是愉快的幸福的了。看今天光景吧，一點也沒猜錯。

前幾天，坐在轎子裏，通過一望望竹杉樹的豬山地帶，曾經藉家中的一間小房間，石灰應該粉得異常潔白，掛着箱裏這次帶回去的名人字畫。當窗安置一間棗紅色的書桌，黑色的可不喜歡。精緻的朱色筆洗，和一個挺着大佛肚子的水壺，都放上去。房間常常關着，不準兄弟嫂那些孩子進來，自己便能稱心如意地看看書。倦了的時候，可以推開窗子，看看那些峻秀的石壩，空氣不消說，新鮮得很。

轎子經過故鄉縣城的時候，順便就買好了書桌，同時又買了一張漂亮的紅漆木床。這爲什麼不該早預備呢？離開家已經十年，其中回來住的時間，強半因爲父親母親的大生日，馬馬虎虎同母親擠個半月光景，便匆匆地走了。如今辭去科員職務回來長住了，哪還能再去擠母親老人家？何況她老人家早晚是有個把孫兒孫女同睡的呢。床買好之後，看看太好了，想起母親老人家那張老床，漆已脫落，又起着虫蛀，實在塞酸得很，自己睡好的，未免有些不過意。索性再買一張吧，可是不行，父親老人家一定要說閒話的，他自與母親吵架分床各睡以來，就對兒女懷着輕微的敵意，哪可對母親厚一點呢？算了罷，有的是錢，多買一張，又有什麼關係？

一切想週到了，回到家裏來，受到這一份熱情的接待，正是件十分應當的事情。飯後走到自己的小房間去，第三一個弟弟，正忙着把裏面的農具搬出來，揚起的塵灰回鑽人的鼻子，先前對山峯的窗，記得是安有玻璃的，如今却蒙着發黃的報紙，因此一來，屋裏便顯得很是烏黑。她拿手巾蒙着鼻孔，進去把報紙撕掉，屋裏立即明亮了，但牆壁的醜陋地方，却充分顯露出來。屋角上的蜘蛛，剛才是吃驚着人的足聲的，現在便簡直垂網而逃了。她氣促得很，吩咐弟弟一些該做的事情，便趕忙出去。

第一夜仍舊同母親老人家擠在一塊，但半夜後，就爲姪兒漏尿床上的尿，臭了。幸好母親也是興奮來睡不着的，便趁此兩母女親親熱熱地談着家常，直到天亮。其中最不愉快的話語，是父親脾氣一年比一年壞了；動不動就罵人。有時還把「討小」的意思，生氣地暗示出來。例如說：沒有一個稱心如意的東西，就得另養幾個才好。而且更可怕的，一個年輕寡居的地方，竟有他暗去開談的謠言發生。

「老不要臉的」，她在被窩裏面，紅着臉這麼罵了一句，便把打算存給他老人家的錢，決定取消了。讓自己保存在身上。

第二天因爲人手不夠，單抬回來了三間床。父親很高興，咕嚕着，說這年程兵荒馬亂的，置這些做什麼，真是錢沒地方放了。顯然他老人家需要的是錢，不過不願意講了出來。

她很難受。至於屋子，雖然已照她的吩咐，打掃乾淨了，但石灰還要等幾天，村子上才有人燒出。床安進去，跟一切都不配合，而且佔得地位太多，假使再把書桌搬回來，便再也放不下別的了。然而除了小巧的書桌而外，另外的桌子，就簡直容納不下。實在討厭！這些人爲什麼不一齊抬回來，添一張書桌，就抬不動？你看麼今夜運放桐油

燈盞的地方也沒有，真是要命！

可是，謝謝天，總是自己可以關在一片天地內了，父親老人家，也許在氣頭上，做兒女的，讓他罵幾句，有什麼要緊，隔不幾天，就會自然好起來的。到那時候，還可以向他講個明白：爸，這份錢，女兒是留不做另用，和出去的路費的。我絕不能丟掉我的職務，戰爭一平息我就馬上到省裏去。他老人家就再糊塗，斷不會連這樣的好意，都不容許。

門的下半部有小手在抓，並且揪揪着，像要爭先站在前頭。她緊緊滾一下眉毛，睨得那些姪兒姪女，又來向姑姑要糖果了。不愛理睬得，索性倒在剛舖好的床上。第二的兄弟嫂，太不成了，只會扁那們多，衣服不替他們換勤點，個個鼻涕拖那們長，臉都像是一滾屎鴨蛋。這還要磨折母親老人家！換過六十歲的人了，夜夜還要聞尿臭！不知那一個孩子，突然大哭起來。只好站起來，馬上開門去領着。「不哭！不哭！……瑞生擠個的？……你才不好喘。」一面說着，一面把哭着的那個小兒，抱了起來。咳，怎麼褲子通是濕的！呵呀！尿哩！摸了一手，只好放下地去，牽起走。一路地上有着精雞屎的點子。哼，你們這些人，怎麼不掃掃地哪！

「不要拉進來！我要他做什麼？……我又不計……」這是父親老人發罵的聲響，顯然連她買他的床，也真個拒絕了，於是把孩子交給走來的兄弟嫂嫂，便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內，偷偷流起眼淚來。等會摸洗臉帕，來揩眼睛時，一覺出手上精過尿，就生氣連洗臉帕，也丟在地上。

「爲好不好，反而煩惱！……我爲什麼不同政府機關逃到沅陵去呢？」她很後悔，不該辭職，回到家裏來受氣。

母親老人家在房門過道那邊，不曉得同什麼人，在抱抱怨怨地說：

「這真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哪！……要是說個姑丈的話，有你的！」

她以爲母親老人，要進來安慰她了，趕忙拿手背擦一擦眼淚，但一直沒有見人走來的聲音，反而暫時很寂靜。窗外的山峯，轉成了變變的深藍，落日的餘光，也快要收斂了。夜裏在倦人的肌膚，使人禁不住瑟瑟縮縮的。

一個溫暖的小家庭，便在孤寂的心境上出現了。這是此次歸家的途中，在不縣城裏而看見的。女主人是先前的女子師範的同學，已做著兩個孩子的媽媽，終天不是坐在火爐邊愉快地打着絨繩衣裳，便是和許多客人一塊嘻嘻哈哈的逗馬蹄。男主人是個混馴的

男子，對他妻子很有禮貌，即使說笑話的時候，也不傷對方的感情。

從前她對女主人的結婚，曾經加以十二分蔑視，認為第一是違背學校時代大家不結婚的誓書，第二是終于向男子伸出了投降的手，未免有些去臉。然而現在才覺得自己一個人，又有什麼意思呢？

母親老人家又在過道那邊講着話了。

「聽奶奶的話哪！……天一黑，巷子裏去不得的！人家牽起牛走過，會踏死你哩！」

接着聲音又變成惱怒的了。

「你們簡直不管一管他！……這樣晚，還讓他跑出去！……叫我着急了好半天！」

她想着：母親老人家簡直管不到我們這一代了。她老人家的愛，已經給許多人分去了。心裏不禁引起了難以名言的悵惘。

由那邊鄰近的一個村落，住有舊日的一位好同學。聽見她已從省城回來，便派人提起馬燈來接她。務必要她今晚就去，還說那邊有兩個客人想見她，也是飽學生時代的

好朋友，母親老人家起初還替她推辭，後來見她執意要去，便也不加阻止了。她此刻是渴想看看她那些親愛的友人的！

這條越過鄰村的山路，兒童時代是走得最熟識的，於今也沒多大變動，只是兩旁的樅樹，砍得越發少了，茅草在冷風中颼颼響着，使人不免感到有些荒涼。

三位朋友，都是昔日不嫁的同志，尤其是內中兩位客人，畢業後只見過幾次，都是有說有笑，和學校時代的天真可愛，全沒兩樣。如今這一回的會見，差不多一下子認不出來了。才六七年沒見面哪，爲什麼就變得這麼瘦！這麼不年青！臉黃白，缺少紅潤。手指爭一點便和雞爪一般。

彼此年青時代的熱情，完全消失了，談話拘謹，笑也十分勉強。尤其是笑的時候，對方眼角邊上微微聚起的皺紋，竟現在一般臉上，使她可愉地感到，老已經在追趕她們這一代人了。

幸好做主人的同學，收去茶點碟之後，便把麻將牌攤了出來，於是一切的回憶，惋惜，感慨，都一下消失了，整個的心便全忙着，對付那些牙骨上雕刻的花紋和數目。

這樣一連玩了三天，回家去的時候，看見母親老人家的臉上，現得有些陰暗，便問

道：

「媽，你老人家有些不好過吧！」

「我嗎？我總是這樣的，……哪有好過的日子呢？」

母親老人家說得悲悲切切的。

女兒便略帶一點撒嬌的樣子，想兜老人家歡喜那樣似的笑着說：

「你天天担心着我，現在我回來了，你老人家應該快樂一點子囉！」

「回不回來不是一樣？……說是春一點粑粑給你吃，你才是一連三天都不回來

女兒不待她說完，趕緊搶着說：

「呵呀，媽媽，她們拚死命留呀！……真留得我發急，呵，今天還不放我走哩

！」  
其實留她的，到不全是她的朋友們，反而是那些使他忘記一切的花紋和數目。但爲了解除老人家的不快，便把過錯全推在朋友們身上。

老人家這才歡喜起來，拿手摸一摸女兒的衣裳，柔和地說：



「冷不冷？才穿這一點點！……呵，我邊給你留一點粑粑。」說着就一面站起來。

「媽，我不吃，我這一點都不餓。……你老人家還是息一息好，終天老是兒呀女的累着。」

「只要兒女肯在我面前，我倒是喜歡動手勸足的。」

女兒聽見老人家這麼說，便不言語了，只好隨着她走進火落裏去。母親在碗櫥裏摸了好一陣，女兒也從旁幫着尋，但是總找不出粑粑來。這時媳婦抱着一些髒衣服進來，問清她們在找什麼，便笑着說：

「那還有什麼呀，今早上招福哭，你老人家不是全給他了麼？」

「阿呀，這樣的麼……我真是老頭東了。」

母親向着女兒忸怩地說。

「我反正吃得很飽的！就有，這陣也吃不下！……招福有疳疾，讓他多吃點好！」女兒不以爲意地笑了。但想到童年時候，自己幾姊弟專有的母愛，已經再不能恢復了，便暗自有些悶然起來。

二媳婦抱着繡衣不動，向母親老人家望了一會，才說道：

「媽，你老人家向姐姐提過沒有。招福他爸爸，那件事情。」

「呵，二兄弟有什麼事情？」

「姐姐，就是挾着了，要他去當兵！」（此地徵兵，及齡壯了都須挾紙圍。）

「我真老糊塗了，想起來，又把他忘記，你不曉得，這三天內我天天望你回來，替  
幸元想個辦法。不管別的，只要留在縣裏，不開起走就好！」

「哦！」

女兒這麼一聲之後，息了一會，才決定到縣裏去，找個求情的路子。把這意思向母親和二弟婦說了，又和父親商量一下，便要動身到縣城裏去。即使找不着橋夫，可以請個嫂子作伴，用足步行。自從到省裏的政府機關做科員以來，差不多七八年沒有走這麼遠的長路了。但如今不知怎的，却覺得能夠立刻動身，到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

嫂子沒踏着，恰好有個堂兄弟要進城裏去，便同他一路起身。也是省城一個機關上做書記的，飛機第一次轟炸的時候便辭職回來，現在想到縣城裏面去找點事做。她一路走，一路問她堂兄弟道：

「你家裏又不缺少飯吃，何必又到縣裏去爭個小位置呢？」

「家裏久住下去就太悶人了，……你是才回來，當然還感不到這一點！」

堂兄弟神情頹唐，頭髮留得很深。鄉鎮上沒有會剪西式頭的，這次進城還得順便去理一理髮。

「唔。」

她不置可否。走了好一會，才勸他堂兄弟道：

「耐着性子住住了。誰又不是仗火一平，就出去的呢？」

「出去自然要出去，就是不曉得要打多少年。……就是打平息了，我怕也不容易領到……」

「說那裏話？……我想只要一連做過五六年的老職員，總不會不要的。」

「怕很難了！……最近接到朋友的信，說是政府對這批戰時辭去職務的，很不滿意……」

「哦！」

「哦！……不過有些人是因事請長假的，……譬如說家裏母親病重……難道也一樣認為怕轟炸麼？」

「這一點，他們斷不會相信的！其實你不知道，你去查一查看，沒有一個請長假的，辭職的，不是有家裏打來的幾封急電報……不然的話，上司便不准呀！」

「哦？」

她覺得走着走着，有些腿軟無力了，便一路走，一路休息。平常別人，只消小半天就能走了的，她和她的堂兄弟却走到了天黑。

堂兄弟到一個熟人的舖子裏去息，她硬把自己暫時安頓在一個女朋友家裏，這次從省裏回來的時候，她就在這朋友處住過一夜的。這位朋友，是一位交際最廣，頂愛管閒事的太太，而且打起麻將來，真可說是所向無敵。首先便把客人來拜託的事情：即是兄弟暫緩兵役，交給正做縣政府科員的丈夫去辦，其次便把縣立女校的內部紛爭，在吃晚飯的桌上講了一大陣，並低聲囑咐道：

「聽說那位飯桶校長，還想請你幫忙哩，下個學期去撐他的腰……我告訴你，你在省裏辦過多少的事，除了校長，是不能做別的。……要是我有你那資格，我就一點也不客氣，……好的，我來幫你的忙，……哼，照照鏡子看，到底你的面子有多大呀！」

她覺得女主人說的話，很合意，禁不住多啣幾口酒，而且十分開心地笑着說道：

「你爲什麼同她這麼搞得不好哪！」

女主人扁一下嘴，鄙夷地說：

「我不喜歡她！」

一面跟她的小孩子挾一點肉在飯上，然後才回頭來補充道：

「你不曉得，她做人太陰險了，人家要來我這裏打牌，她却要約到別處去，背後還

說我打牌厲害哪！又這樣那樣哪！」

隨即，拿筷子指一下自己的丈夫。

「你同他：我打麻將是不是最不行的！」

丈夫沒有說話，只是笑着端起杯來喝酒。

晚飯後，女主人像要急於在朋友面前證實她的麻將是最不行的，便立即把隔壁住的鄰居叫來，湊了一局。而道走了一天長路的客人，因爲太高興的原故，便也欣然就座。

第二天下午，女校長來了，女主人却招待得極其慇懃，連麻將也暫時休止，真看不

出她們兩人之間，會有什麼大不了的隔閡。但慢慢談到請下期幫忙教書的時候，女主人便頻頻示着眼色，使曾經在省城教育機關上做過科員的她，不得不婉婉地表示謝絕。且聲明她這次回家，一則想長期養息一下身體，二則想朝夕伴着太老了的母親。

一般學校常在這時放了寒假，女校長便趁閒空，也常來走動，並且不待人家的敦勸，就高高兴兴地坐在棹子側邊，摸起牌來。女主人起初還對她的朋友暗裏說笑。

「你看她多厲害哪，要拉你這位大人物的纜腰，連我這裏也肯光顧了……可是，我要收拾她的！」

但打到三五天以後，女校長輸的錢，相當可觀了，女主人便不再提起先前不滿的話來，隨後女校長又帶一位年青的闊太太來湊角，介紹說是才從省裏回來的，就越發使女主人眯着眼睛笑了。

來城的第六天下午，堂兄弟叩門進來了，她便一面打麻將，一面把他介紹給女主人，然後問他找到事情沒有。他立刻紅起臉來，樣子很是狼狽，只說他打算再回到長沙去。於是她知趣地不問了，接着談一下家裏的事情。便約定明天一早回去。堂兄弟走了的時候，女主人便說：

「你們伯爺不是過得去嗎？一定要兒子……」

話沒說完，又注意她剛剛翻出的牌。

「過是過得去，……你曉得，我那堂兄弟，一向省裏做事的，回在家裏簡直住不慣！」

年青的闊太太，滿意地看一下她面前列着的牌，接口說道：

「真是囉！我還是住縣城哩！第一天就討厭起來！不說你們住在鄉下的。」

女主人便笑着向她的朋友說：

「我勸你明天還是不要走吧！……你回去，我敢說你不到十天就會討厭的。」

她沒有回答了，只低下頭去，裝作在看牌。

夜深牌散人去了，女主人又對她說：

「沒有好好耍一天，你又要走了，我真難過。」

她勉強笑着回答：

「這不比從前在省裏做事情，以後可以常常來縣裏了。」

「那不是一句話，這麼遠的路，你沒事，你會辛辛苦苦走來耍麼？最好還是在縣裏

做點事……別的不說，你在家裏一年半載，住得安麼？」

「是到是囉！真是想都怕想的。」

「那好了！她現在這樣巴結你！……老實說，做校長辛苦得很，各方面都要去討好，一個不小心，到處有人說閒話！……還是做教員的，自由自在的，你要打麻將，就打麻將！……勸我勸吧。這事由我一手來辦。明早上就回你話。……你快快樂樂地回去過個年再來嘛裏，這好不好！」

她想一想堂兄弟找事不着的苦惱，便祇好默默地點一點頭。

於是女主人，歡喜得什麼似的，還拿手拍一拍她的肩膀，再三叮囑地說：

「莫要翻悔哪！不要明天早上起來，又說不幹了！……這回的事，算是我領你的情！」

她也為對方的快樂所傳染了，想起頭天那番叫她不要幫忙的話，禁不住笑了起來，

打趣女主人說：

「你真算得個蕭何！成也由你，敗也由你！」

女主人很是得意，並朝門外努一努嘴，小聲地笑着說：



「你不要看錯了我呢，就是他外面有些事情，還要向我領教哪！」

第二天，早飯後，女主人接到了女校長的回條，剛一過目，便撕成兩半節，生氣地罵道：

「混蛋，混蛋！這明明是欺負人！哪有這麼沒巧的事情。」

男主人剛好接燃烟，準備要出去辦公，便詫異起來，問是什麼事情，女主人忿忿地回答：

「真氣死人，她說她請了人了！好傢伙，開我的玩笑不要緊！連她也扯進去，我不答允的！你想想吧，叫旁人說起來好不難聽，一從省城裏回來，就向她要過飯碗，而且還碰一鼻子灰！……這種侮辱，我是萬萬受不了的。」

男主人一面拾起條子來看，一面吟哦似的說道：

「前兩天就請了……這名字沒有聽過嘛。」

女主人譏諷似的說道：

「嗨，你還不曉得嗎？……就是她天天帶來的那個闊人呀！……好不要臉，就像人家沒有看見外套一樣，什麼七十四元，二十塊我也不買的。……你看那樣裝闊的東西，

有屁的舉動哪！……她都可以上講台，那這些人又該做什麼呢？……你們衙門裏頭的人也是：這樣的飯桶校長，為什麼不趕走；我看你們總是終天在打瞌睡！」

男主人感到怪得太突然，太無理了，便嘲弄地說：

「最好你來上衙門，天地間的事情，就一定辦來都合你的意思！」

女主人很高興。但偏偏一下嘴說：

「那不是！……你厭倒這些人就上不了衙門麼？」

這時堂兄弟走來了，她假勉強同兩位主人說點應酬話，就匆匆忙忙趕快了。

堂兄弟尾在後面，走在街上的時候，才說前天村子上有人來寫，帶來三媳娘（他的母親）的口信，要她回去的時候，順便買一疋藍布。她摸一摸衣袋裏，才記起她帶來的四十多塊錢，六天內完全輸乾淨了。沒有回答什麼，依然朝城外走去。堂兄弟摸不着頭腦，只好默默地看着。

她起初走得很快，彷彿有人從後追趕，又好像要迅速避開一個可怕的地方一般。後來走到一個涼亭裏面，靠背走乏了，便趕緊挨着壁頭坐下去。堂兄弟見她現出那樣頹喪的神情，便以為她替她二兄弟設法免除兵役的事情，沒有弄成功，便急喘地說：

「其實這年程當當兵，到不要緊……總比悶死在家裏好些！……六姐，請你千萬不要告訴伯娘！……我已寫信到長沙去了，只要回信一到。我就馬上去參加戰地服務團……這小縣城找事，真氣死人！」

她陰鬱着臉子，略帶悲憤的神情說：

「要不是我身體弱一點！……我真想同你出去，……我現在是一點也不怕死了

！」

堂兄弟稍微有些驚訝，看她一會，才遲遲疑疑地說：

「我還是告訴你吧！……免得回去難過！」

她大睜着眼睛，神情激動地問：

「什麼事？」

堂兄弟勉強用力地說：

「前天日子上來人講，說是害疔疾的招福已經死了。」

「我們一家人怎麼都這樣不幸呵！」她這麼說了一句，跟着哭了起來，就像一個母親在哭她死了的孩子一樣。

哭了好一陣之後，她才拭乾眼淚，又開始很快地朝前走了，對面呼呼吹來的北風，也像滿不在意的。走了一會，她忽然轉回頭來囑咐她的堂兄弟道：

「請你也不要告訴三叔三嬸他們，你信到，我決定同你一塊出去！」

「哦！」

堂兄弟弄得真明其妙，舉起手來，搔一搔他那新剪過的短髮。

一九三九、三、二十四日桂林

【作者介紹】 艾蕪，四川人，職業作家，作品頗多，曾出版「春天」，「南行記」，「芭蕉谷」，「花景」，「南國之夜」，「荒地」等小說集。他的作品簡潔樸素，對運用官話尤見成功。

【本文主題】 本篇主題是反映抗戰初期後方小城市與鄉村中一般小有產者的生活和意識，從而寫出一個企求逃避抗戰到後方來休息一下的小有產者智識婦女所遭遇的失望。作品女主人公回家時，是懷着一個美麗的幻想，想在抗戰中間回到家庭裏去開闢一個幸福的小天地。但是這種幻想立刻給現實粉碎了。家庭中閒灰黯陰鬱的氣氛，和不愉快的糾纏，反映出一個青年不同家的智識婦女和她保守的家庭之間的一種距離，而即使在她曾經是同學的女伴之間，也顯出了許多變化和矛盾。由於現實的教訓，女主人公不得不拋棄其幻想，重新回到抗戰中去。作者

在這裏明白地宣佈出他反對企圖逃避現實的個人主義的思想。

「總評要點」

(一) 這篇小說的特色是對於生活描寫非常真切和細膩，透徹鄉村中的小有產者的家庭日常生活，透徹這篇作品活潑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顯然由於作者對於這種生活觀察和描摹得非常熟悉，纔能逼真地描寫出來。作者對於人物的細小動作寫得極其細膩，因而濃厚地襯出濃烈的氛圍。在描寫生活的時候，這些細小地方必須特別注意。由於生活描寫的真切和細膩，所以使這篇作品脫除概念化的毛病，而成爲一篇形象的藝術作品。(二) 作者對人物性格和其生活環境的關係，把握得很緊，譬如寫鄉村小有產者家庭中女人的性格（母親和妻子）和小城市中小有產者家庭人物的性格（科員太太等），截然不同，雖然她們都是屬於相同階層而且同樣是屬於否定的人物的。(三) 作者對言語的運用非常恰合，各種不同人物說着不同的言語。尤其是科員太太的性格，幾乎完全從她言語上表現出來，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在創造人物性格，言語是多麼重要的一個條件。

石花子村東邊，有一家木柵大門上，挂着一條條艾葉扭結的火繩。太陽從火繩上晒發出暖暖的香氣來。……在那下面，一個四十來歲的莊稼人，在吸煙，瘦瘦的嘴巴則下着又鼓起來；一面用托着煙袋的左手姆指按那接了的煙火，——他只有一隻左眼亮着，右眼緊緊乾癆下去，更彷彿那隻左眼，是在瞠着望人了。村上的人都叫他做「楊眼」，就是形容他那隻像羊眼一樣瞪得圓圓的意思。人是骨格楞楞的，黑皮子，瘦長的，站起來頂着上門坎，不大愛說話，沉默的如同在思索什麼或者是懷恨什麼，楊眼家從前在村上，還是個中等農戶，耕種過三四十畝田地。——那地都是他辛辛苦苦慢慢積蓄起來的，那隻瞎眼，就如同在證明；他曾經怎樣用盡了一切力量的。

五年前，他才爬着爬着漸漸直起腰來。就那年春末夏初當兒，他和隔壁鄰居，合伙買了一隻青牛，準備犁地用。

牛正當有用的年齡，混身異絨絨的。他牽回來，一路上喜得閉不攏嘴巴，回到家，

馬上動手在院角上搭了一個牛棚。拍拍牛屁股：

「這是你的房！……」

旁邊用舊磚塊砌起一間小房屋，後來做為堆乾草的房子了。

楊眼家院里有南面瓦房；南面供着祖先牌位，和盛炒麵，綠豆，穀米，雜七雜八的罐罐罐他一二十隻。弟弟住在那里。他和老婆住在北面連着廚房的屋裏。老婆二十歲了，性子却活動些，頭髮永是梳得光滑滑，臉也白淨，散些細細芝麻粒雀斑，眉目長的彎曲着。天天吃過晚飯和石子村上旁的婦女一樣，到門外談談笑笑，笑起來是甜蜜蜜的。她身材苗條，手脚也伶俐，衣服破了補個補綻，也一面補過孩子，一面補個石榴。祇是和楊眼結髮過活了十幾年，肚子還沒開花懷胎。楊眼很塌實的一年一年把頭呵，手呵，埋到土里，勞碌着。光景漸漸好起來。老婆也不再穿補綻的衣服了。

誰知，就在買了青牛不久，夏天的時候，楊眼爲了趕集買一担穀米，晌午才走，要到牛車鎮，當夜是思不回來。不料十分恰巧，到了洪河，就碰上買主，出脫了手。心下非常高興。想起出門時，老婆再三叮囑叫他帶一包裝衣服的被藍顏料回來，便去買了。又站在一家賣酒舖前，喜悅的從左眼吐出和藹的光亮，要了二兩潯安府的潯酒喝，

去回來。那是一個真正的夏天的良夜，天穹很高，很藍，星很亮，原野上流盪着一股清苦蘭草的香味和濃冽的桂稼的香氣。……一路上他惦念着青草，幾次舒心舒意的微笑之後，更加緊脚步，回到家，靜靜的推開門，便一直往牛棚走去，想抓幾把白天鏟的青草撒到牛槽里去。當他正想伸手抓草的工夫，忽然，一種細弱的喘息聲音，突的，針一樣的刺疼耳鼓。又自然的停着了。但立刻也就失去他的平靜，——那聲音在搏持着，延續着，那是一種苦悶而窒息的殘酷的聲音，從那堆乾草小房里發出來。……

一股熱血，猛然從心底一翻衝上來，他一脚跳過去，攔在草房門上。

給這聲音一驚，從草堆里立溜潑刺一下，兀自蹣跚一個黑人影來，正是村長楊鬍子，他好像一點也不慌張，一手攬着褲子，一手一閃揚起一枝槍，那槍，像一隻小黑眼睛指着門外。

草堆里，「噢」的一聲刺耳的昏厥的驚叫，然後，什麼都寂滅了，——在那冰冷的無聲的一瞬之間，楊眼緊跟多那尖叫的聲音，頭「噹」的一下，昏暈起來，在那慘澹的石灰色月光下，他在眼上跳着火星，右眼狠狠而儼要吸進頰骨里去。臉是青的。——迎面，那黑眼一轉，又變成亮亮的槍口，却慢慢的向他愈逼愈近，楊眼慢慢往後退，這樣



狻猊的移動着，楊鬍子一轉到牆跟下，手一舉牆頂跳出去。槍口在牆頂晃了一晃，沒影了。

楊眼真完全凝結了。釘子似的，在那兒站了一響。然後，瘦長的軀體，前後搖擺了兩下，彷彿要跌倒下去，但，沒有，他感似乎掙扎了一下，一擰身一撲咚，撲咚一跑回房里去。

從那之後，楊眼更沉默寡言了。老婆天天哭訴，村長怎樣拿手槍逼他……他不聲不響，先前還只搖搖頭，後來，頭也不搖了。這樣，一直到後來，陣還睡在一齊，他却從沒和老婆說過一句話。可是，當時事情也沒這像簡單的完結了。兩天之後，他曾經狠狠的到村里的小酒鋪，喝了一斤燒酒。旁邊人都看得怕起來。——他只是那樣單純的把酒壺對到嘴上，喝到後來，頭向天仰着，兩條腿直直的從木凳上擱開，木凳「嘎嘎」響着，舉酒壺的手臂那樣可怕的抖，左眼如同一顆燒紅的炭球，熱熱的凸出來，凸出來，看得清清楚楚，血絲在眼珠上蠕蠕綻裂着。從咬緊已經張不開來的牙齒縫上說：

「楊鬍子，日你娘！……老子挖你狼心……」

旁人嚇得面如土色，上來扶他，他一聲「哇」的一聲大口嘔吐起來，五六個人抬

棺材似的將他抬回去。

就因為這個原故吧！沒過三天，他蒼白着病臉到牛棚里去，青牛便倒在牛棚的軟草上死了。順嘴流着一汪紫血，眼，兩顆玻璃球一樣，疼苦的睜着。楊眼一看，眼淚就像小河一樣沿着凸起的左額淌下來，嗚咽着，到鄰居院裏，噙着聲音，沉甸甸的說：

「那青牛，給人下毒藥，毒死了。」

從那，他又沒有了牛，自己死吞着苦藥，深深彎着腰幹。他也不再想買牛了……從那，楊眼的黑反子臉，便如同乾癟下去的木瓜，印堂上，一點光彩也沒有。在石子村上的人都說他急運到頭了。有的人背背地里悄悄講，說是他老醫沖犯他王爺，是王爺上天當然是給他說壞話啦！……說也怪，他就也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他，人變成水蛇腰的樣子，走路頭向前伸長着，兩條拐拐的木屐急急絆來絆去。時常喝酒，喝了酒舉一手在嘴上摸一把，「哈」的一下，好像瀉瀉，就走了。漸漸衣服上掛出破洞，污跡，猷猷。他老醫也衰老起來，衣服上的破洞，也不再剪成柵子形有柵形的布塊縫補了，……但楊眼骨頭還是鐵硬鐵硬，——納稅呀，完糧呀，從來不像村上任何一家那樣，得村長催索六七遍，最後村長把鬍子一吹，瞪着眼，揮着拳，他們才從微顫的眼

淚里，露出笑臉，掏出錢來，說：「行行好事，我先交一半……一半！」楊眼從來不這樣，他怎樣呢？譬如每月十五的事情，十四天黑的時候，他就如數的包個紙包包，去到村公所桌上，悶頭不響，就走了。這樣一來，五年內，他的耕地，由四十畝變成三十畝，再變成二十畝的減縮音。在楊眼心里是如何呢？——他閉頭，是和客倫的把土地積蓄起來的時候一樣，彷彿挖去心頭肉一般苦疼，苦疼，他只是想有另外的方法，另外的路，而另外都是黑滲滲茫無邊際的大海呵！這樣，他又去喝酒，酒燒到肚里，四肢都輕起來，一股痠瘦的勁兒，透過骨髓，左眼好像亮了一下，而從那黑滲滲苦海里，伸出一把利刃，從他身上割去舊地。他酒勁過去，又大半感到嗒然無味，——可是，熱力總有一股，倔強的撐着心，他想：「日子長得很，總有一天……」這樣，積恨在胸膛上沒有減弱，只有增加，——他不管村上人，一天比一天瘦弱的冷眼，譏諷，村公所那面來的巨風，要壓倒他，使他不能透氣，那邊的力量，的確一年比一年緊。他不聞不問。他只狠狠的等着最後的一聲，無時無刻不從苦海中凝視着那隻羊眼珠子，探索着什麼，似乎永遠有一股火煙氣息，在他鼻子下轉來轉去。這從模糊中便漸漸成熟了一種思想，他想來想去，他想他應該用買牛的價錢，買一枝槍才好呢。

去年春天，分派租稅，按理，他家是不配輪上甲等了，可是村長在他名下寫着「五十分」，石花村子村上的人：好多都氣不過的嚷：

「他……三年前，也許担得了這個分數，現在，你讓他右眼再睜開嗎？」

可是他一聲都不響，連哼也沒哼，咬着牙，低着頭。如同長途上的駱駝，但他比駱駝着旺得多的火力，在心的底層。

爲了那心中積蓄下的憤怒吧，他，這天拚命在太陽地裏吸着煙，吸了一鍋，又是一鍋，從早坐到下晌，最後，他決然站起身來，打算去會晤石秉富了。

石秉富是新換的石花子村的秘書。關於這個人，在村里有如此的傳說，他是村上一家中落農戶的兒子，小時唸過書，後來在村上教義學，……民國廿四年，冬天，變陸煤礦罷工，縣里下來三個攜洋槍的把他捕了去，二十五年開春才放出來，頂着五六寸長的頭髮，回到石花子村。不久，他又不見了。那正是紛紛傳說×軍東征過黃河的一年。後來，南國××軍鬧了陣子×色游擊隊，三個月才平息，有的說石秉富砍了頭，腦袋挂在電線杆上示過衆。有的又說沒有，說不知何處去了。就是這個人，幾天前，又回來了，——現在是村秘書。同時，在村上人的心眼里，是個特別的人，是個「土

聖人」，因此，除一部分不高興之外，大家都對他發生了興趣，都撫愛的另一種眼色的對待他。楊眼今天，花費了烟口袋里整整的一口袋烟絲，就盤算着那五年的積蓄，五年的沉寃，五年的血債。……他漲漲颯颯感覺道一年多，彷彿旁邊周圍都在變動着：這一個石乘富要是伸到苦海里拯救人命的一隻手就好，可是反覆的又有些動搖，有些怕，他曾經好幾次看見石乘富在村長楊茄子一齊，而且還說笑着，但又一轉念，彷彿從石乘富的眼色里看出些什麼東西，恍然，他眼前可又光亮，如同早晨的太陽，籠罩着顫抖的金絲。他要抓緊這一根繩索，只有這一根，最後，他把烟袋鍋重重的在凳腳上「啪」一聲了兩聲，伸手撫了一下燒焦的嘴唇「哈」了一下；站起身，往村子的另一端走去。天已垂暮，黃昏的紫色往深灰色中滲透，開始溶和為一片黑網了。一轉眼，楊眼大踏步的來到有着樹林的石乘富小屋前，他心下平靜得很，一推開門走進去，就用那枯燥而無情的，手指刨着木板聲音問：

「石乘富——買一枝槍有辦法嗎？」

這使楊公祕書愕然吃驚的抬起頭來，望着這半截楊樹似的，矗立在門框中間，頭頂像要插進黑洞洞窟頂的人。「呵」的吐了一聲。

小屋裏響陰陰，楊眼看不清他右面的黑角落，却聽見從那面發出尖細的聲音：「這羊眼，你講什麼話？」楊眼聽出是小姑娘桂子的聲音，就微微的笑了笑：

「你……小娃，我是要找他的！」

隨即伸出一隻長長的胳膊，指着坐在昏黃燈圈下縫補一隻破鞋的石秉富，他一面說，心下充滿一種期待，臉上瀰漫一種驕傲。

不料，石秉富却連珠的答應着「好」，站起身來，拉他到外面去。

夜是柔軟的，是在黑森森的樹梢上掛着閃爍，——在那下面，楊眼灼熱的噴着氣，俯視石秉富，閉緊嘴，不再作響。石秉富如同站在一塊牆前，站在楊眼對面，彷彿對着謎一樣一團困難的事體。他好像不知水深水淺的撐船人，先向水里探下一篙，緩緩的說：

「你買槍——打日本鬼子嗎？」

「不，我為什麼去打鬼子，鬼子干我鳥事，哼。」

「那你打誰？」他說了這話，暗中感到石秉富拉着他的手了，而他那變瘦骨稜稜的，漠然的巨手，彷彿也軟了一下。他盯緊那灼灼的黑眸里也還閃閃的獨眼，艱難的低

一下頭。心下千頭萬緒往上湧，五年的日子倏的一下，在記憶中就打了一個轉，現在簡直單得很，只是直覺的叫自己說，說，說了就完了，死去也好。於是，在那寂然的一會里，他不能平靜了，他第一次，從心底下揭開一條縫，放出那孽債似的火。他眼淚在眼圈上瀟瀟打了一個轉又回去。左眼更往下凹了一下。

「誰？」突然，一條閃電一樣，重重擊了他一下，他激動的把手掙脫：「打楊鬍子……你……你去報告吧！」

石秉富急急的「我爲什麼報告……」

如此，「蘇」的一陣鬆軟的感覺，通遍全身，他彷彿一下矮了幾尺，石秉富在他眼里漲大起來。他說了，長久的漫漫的日子里，只在心里轉沒有嘴上說的話說了。……

這一次會晤，在楊眼是如同在心上點了一盞明燈一般。他夜深才回到家里，兀自睡不着，點燃了燈，心上喜得癢滋滋的。——又掏出懷中的煙袋，就燈火點燃，一口一口的嘖吐，一會，他忽的跳起來，好像那年夏天，把青牛拴在新牛棚之後的夜晚，幾次聽着小牛的一陣「哞」聲的驚醒起來，……他垂死的心復燃了，又回到那時去了，……他老婆在夢中醒來，看他顛頭顛腦的樣子，驚得機伶一下從棉被中坐起，一陣冷，便抓起那

邊一件破棉衣，丟到楊眼面前；她們已經習慣不說話了，都啞吧一樣的，而這會，楊眼一車轉身接過破棉衣，爆竹一樣的說：

「我不冷。」

老婆如同聽見仙樂，耳立刻明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呵？他說「我不冷」，他話……可是還沒等她來得及笑一下，馬上，忽然看見鬼影子一般，兜頭兜臉，一瓢冷水往下一澆，楊眼僵立着了，那喜悅，那興頭，又全沒有了。一會憤憤的吹熄了燈。

他並不會因為眼前黑暗了，而就立刻沉沒，睡眠，他彷彿從黑暗中，看到各種不同的顏色，深紫，淺紫，淺黑，深黑，由淺黑漸淺灰，慢慢變成石灰色，石灰色，石灰色的月亮。……忽然又有些恨石乘富了，石乘富爲什麼那樣說；「不要急燥，慢慢會……」，他爲什麼這樣說，當然，事不關己，要是石乘富自己的老婆給人……不過，他沒有，自然。他沒有，他不懂得，他就也不會着急，——這思路一開，便寬闊而展大了，他渾身覺得火熱，比當日受侮辱的時節還憤慨，他覺得——還急燥？還要慢嗎？五年了，壓在心里，一天，日娘的！一天爆發出來了，而說是「慢慢的」，一下他又轉恨起自己，剛才爲何就那樣滿意，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輕得很了，可是沒拿到一枝槍呵！



於是他詛咒起來，自己對自己說：「別騙我吧，你——我加入什麼小組，——屁！不幹了，小組就給我一支槍嗎！」亂極了，亂極了，他懸揣如何明天天一醒就起來，去告訴石秉富「我不加入了」，就是這麼一句話，我要的槍。——而他預想的是什麼小組，……

像什麼呢，還，驟然的喜悅與憤怒，這驟然的從心裏捲起的一浪。把寒風打得更低沉了，她一直聽到他打鼾，還用眼淚洗着臉。熱淚嚙嚙的血似的發燙呀。這淚流到天色將曙，黎明撒下一片細絲綫的灰網的時候。不久，榻眼也就層層鬆鬆了一陣兒起來，出去了。

榻眼還是如此沉默，如此失神的，在石花子村外遊蕩了今天，終於一轉身，再也沒回朝着昨晚去的地方走。

「石秉富！」

「進來。」

他進去了，還含着滿腔的不愉快與憤恨，木瓜臉上，打了無數條細細的皺紋兒。彷彿一切都準備了，連嘴脣怎樣張都想過，——一進去，他忙了。那時，太陽剛剛從窗

上直直照滿小屋，那鮮紅的陽光里，已亮他面，有五個農民，當然，每個農民都  
和那時，從那些眼睛里，投來的不是「白眼」，反而是亮晶晶的愉快的鋒芒，楊眼近  
年來從沒見過這樣溫合，可人心意的熱糊糊的眼色呀，這些眼色，……這樣一來，他沒  
張口，他暫時忍下去，想回頭再講。恰好，石秉富過來，又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又軟了  
一下，於是坐在一塊木根鋸的凳子上，坐下去，心還在想：「不忙，回頭，」事情都不  
容分說，石秉富站在幾人圍攏的膝頭的小圓圈里講話了：

「好，我們現在閉會了，我們這真正建立起來，石花子村的第一個義公小組，今  
天又多了一個同志。」

閃來閃去的眼光，又一次集中在他眼臉上，不得已，楊眼露出焦黑的牙齒笑了笑。

「……他，楊眼，加入進來，好得很，他是心里有着很大很大冤屈的一個，……」  
這一下，楊眼可嚇了一跳，「噲」的很多金星如同飛沙走石跳在眼里，……他無論

如何是不願把這事，當面講出的，他不能夠，……他幾乎跳起來去扯石秉富的衣襟，石  
秉富可是說到旁的了，那樣快，他的心才放下下去，慚愧的兩片嘴唇互舐了兩次。

「……可是，今天是你和我，我和你，算細賬的時候嗎？不，個人的賬是要算的，

這早要算的。可是，今天我們還有一筆總賬沒算，這是一筆大的賬，血的賬，這賬面誰算，同日本鬼子算，……」

就是這樣滔滔不絕的講下去，半響之後，楊眼第一個先大大的打了一個呵欠，老實講，他沒顧進去，那與他……與旁人也許有關，與他是無關的，因為他只要一枝槍，他這樣想，又打了一個呵欠。但還是坐下去了。一直等會開完，大家分派了工作，楊眼自然也分到一份，——是送一封信到區分所去，石乘富却對他說，「你以後做交通吧！」他略略想了一下，他想：我要槍，可是這算什麼呢，不過，這我鬧着沒事也能夠辦一做，便點了頭，允諾了。石乘富彷彿出過了一場汗，臉就鼓鼓微微蒼白，用眼睛著一個個陸續出去，最後，坐在樹根鏽的木凳的還是楊眼。他左眼眯着眯着，望着望着，忽然跌倒似的一歪身「撲咚」跪在石乘富的面前。

「好，石乘富，我什麼時候有一枝槍呢……」

隨了這話，眼淚唵唵向外淌。一面打着噎。石乘富一把扯起他，臉上泛過一陣哭笑不得的魚灼，安慰他！

「好好做工作，打日本，就會有一枝槍，還是好槍呢！」

「啊！粒子……」

「啊！一粒……」

「不，我不要多，我只要一粒，就要一粒，就夠了，我拿着那槍，嘭，嘭！」一種異樣泛濫的光彩，又從他黑皮子臉上照耀出來。

石秉富望着他走遠了，沒在樹林子里去，自己方才笑出聲來，……

整個秋日，楊眼在機公小組里面，常常風里雪里去送信，——他以另一種心情轉變着心內的期待，爲了迅速些實現這期待，便不自主的在這信時，路跑得快些，工作時，也特別來得比旁人積極，實際在感情上說，他並沒把那狹隘的一個人的仇恨，放到整個的仇恨里面，而那整個的仇恨又是什麼呢？……想到這里，仍不免有點渺茫，因此，他也就有另外的一面，那面充滿焦燥，一焦燥起來，也還是左眼瞪得比圓更大，右眼下塌着。對小組會，以及會上的談話，他不十分熱中，仍然打瞌睡，有一次睡着了，受了批評，因此，也就漸漸聽進去了一些，……楊眼又忽然明瞭起來，石秉富所說的整個仇恨，就是我們和日本鬼子的仇恨。一直到在小組會上受了一個刺激，他清楚了，那天，突兀的，石秉富問：

「你是那一國人，你知道嗎？」

「石花子。」

「問你那一國？」

「那一國，」楊眼略略沉思了一下，醒悟般的直嚷：「山西國，山西國。」

大家都「哈哈」笑起來。笑得他毛骨聳然，臉不禁從耳根下紅赤起來，反轉爲惱怒。但，從那次之後，他曉得了一個「中國」。

在左右周圍，如同天上的雲和風一樣變化着。石花子村帶着一種早霞似的朝氣站起來。大家也看到楊眼，似乎漸漸活潑起來了。雖然木瓜樣黑黑的臉還是依然，印堂上沒有光彩也是依然，不過，從那隻獨眼里却可測驗出——在他身子里，是有一股強熱的力活躍起來。他不再那樣沉重，死一樣的，灰顏色一樣的沉悶了。他講話，他大聲「格格」的笑，——爲什麼呢？因爲他覺得一天天舒服起來，他覺得楊鬍子一天天在縮小，他相信楊鬍子有一天也會交「惡運」的，便暗暗高興，但久而久之，日子一長，楊眼苦悶還時不時的滋生着。他常常自己想：「……進步是進步，可是楊鬍子這狗日的，還當村長呢！」他便更不能想到楊鬍子還有一枝槍，一想到，立刻會觸了電似的，那隻小小的黑

眼睛似的槍口環大起來。——指着他。他便把指甲送到牙齒上去嚼，然後，沉默下來，又懶散下來，彷彿抽了筋刮了骨似的，回到家去睡覺。深冬，乾鬆鬆的晴天里，遠處「轟轟」響着砲聲。一天比一天近。這早黎明之後，楊眼打發了老婆和兄弟背了兩口袋炒麵到後溝里去。這是村公所發下的命令，儀公小組到處動員，要搬到後溝里去。他看見老婆一面酒着淚走了。便遠道經過村公所，一路翻來覆去思索：「說不定，這次打日本……會得一桿槍，……」便熱烘烘的有些高興。一到村公所，只見一匹黑驢子拴在樹上。楊鬍子神色慌張的往上放東西。楊眼一見怔着了，心下想，昨天動員時候，不是說村長也不走和自衛隊一齊保護石花子村嗎？……又一轉念：「是了，這狗日的要記……」便一扭身悄悄跑起來，到樹林邊正逢上石秉富，他一把抓牢他。恰巧在這時，從空下轟下一陣撒餵豆子似的聲響，兩個都一怔！

「機關槍——聽！」

楊眼一隻左眼馬上一提，吊起來，緊緊的閉着。右眉在下凹的皮膚上一聳一聳的。石秉富一拉他，又跑回村公所。正攜上楊鬍子第二次肩上馱了一個大包袱，朝外急走。石秉富一伸手攔着他：

「那裏去？」

「我……我……」

楊眼只管頸子一歪一歪的，彷彿要用力拿那隻左眼。把這仇人吮吸下去。楊鬍子一瞞這顆眼睛，氣道完了，便立刻嚇得伸手打拱，連平日那風凜凜的神氣，一點都沒有了。楊眼也忍不下去，伸一伸右腿剛想跳，馬上，被石秉富擋上了，石秉富的下頷，是那樣可怕的蒼白着，從那蒼白里顫動，冷笑：「把你那一枝槍交出來！」楊鬍子還想賴，「我沒有……」楊眼往前一擠，長夸夸的胳膊，如同一根木棍似的「噹」一下落在楊鬍子頭上，「你說！」楊鬍子一面伸手護着帽子，帽子却飛下去，坦露出光滑滑的頭頂，——臉迅速的蒼白了一下，又迅速的紅了一下，鬍子一根一根都抖索着，——這一瞬，相反的，楊眼感到有一千種一萬種的紅的花，在眼前，在那裏發瘋的向上浮升，渾身一陣陣極劇烈的抖動。楊鬍子耳中又聽見「咯咯」一陣繁密的機槍叫吼，是更近了，便不由從頭到腳往下一沉，趕緊不暇選擇的說：「那，那，在前面帶着走了……」石秉富扯了楊眼回村外去追趕。楊眼狠狠回過頭去瞪了幾次，到村口，突然，他不跑了，他不動了，他感到一些不自在，窺見石秉富跑遠了的背影，「噹」的一聲炮又響空飛

起，他想：「錯了，趁這時不……」便又車轉身跑回村公所，再找，楊鬍子也不見了。於是又是懊悔，又是氣憤，又是慚愧，交加的往心上澆來，耳邊彷彿誰在大聲叫喊。

「這一次還放過，完了，又完了。」

不久，石秉富回來了，手中握着槍，叫了一聲楊眼。楊眼抬起眼來，顧左眼到左腮，掛着一條淚痕。石秉富不響在前面走，他從後面跟來，一面低下頭疼痛的滴：「日娘的——是呵，完了！我有過地，我有過牛，我什麼都有過，什麼都完了，現在……日娘的，連個仇人也跑掉了，完了，……」這時，楊眼給一種幻滅的情感壓得縮扁着。只有狂妄的冬日的風，在頭上重重的巨吼着，彷彿要立刻把什麼都凍結為一整塊的堅冰。他的手指慢慢僵起來。楊眼好多天沒有再給旁人看到。漸漸冬日的風雪過去了，從天上地下撒出來的緊張恐懼也過去了。石花子村的人們由後海裏回來。——天上有着金黃色的日頭。霧，影子似的飄渺着朝一而走。石秉富找楊眼去開小組會，他才又出頭來了，……大家都奇怪着，日子會有倒退的時候嗎！旁人爆炸的火星般笑起來的時候，他由一度的活潑又落到沉默了。他和從前一點也無有詭異的沉默着。在會上，他並沒打呵欠，也沒有瞌睡，只是除了在左眼里閃動的淚珠之外，他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響。好像太



家都爲一件事興奮，吶喊，而他却從這事的背後，看出遠遠的危險。不過，老實講，楊眼也並非那樣機智，聰慧，和有遠見的人。他却真的沒有聽見旁人的話，旁人的笑。——他給一股憤恨的苦痛鉗缺起來。從前他沉默，他憤恨，他有一個憤恨的敵人在心里，而現在，這個敵人似乎已脫出法網。就是有一枝槍和一粒子彈吧！可是該打的靶沒有了。他那股憤恨遠來遠去，便發問向自己，於是他恨自己，於是更沉默，——爲何五年前那夜，看見那槍口，就沒敢動呢！爲何那天不趁亂除治了他，好似沒將這回事一樣，讓他逃掉呢！無限的追悔糾合着無限的激憤。……楊眼彷彿在火邊站了一下，立刻又隱到黑暗里去一樣，村上又聽不見他格格的笑聲，急匆匆的閃爍光亮的左眼的閃電也收斂了。……這些，都不必追悔，不必去講，也不必去管吧！要是旁人，是可以勸勸的，而楊眼是要如此延長下去，長到多少時候，那誰也不知道，也許是無限的……

石花子村經過一次動盪，却確實大大的躍進了一步，這由農民大會上推選石秉富當村長，就可以證明。楊鬍子果然也就沒再回來，到那里去了呢？據說到北店去了。這北店離石花子村六十里地。到一九三九年，敵人又跟了機關槍聲響佔據了洪河鎮，北店便成爲一個漢奸的蒐集地了。這一次，事情來得如此突兀，……石花子村正浸淫在那秋天

暖暖的麥羹似的溫暖里，忽然，天落起雨來，照例是秋水暴漲一下，勾上山洪怒發的季節了。大家都忙亂的準備堵水，補屋頂，村上的自衛隊好幾天沒有集會訓練。這天，楊眼吃過晌飯，慢慢向前微伸頸頭，馱着水蛇腰走出來，望着那連綿不斷的雨絲，吁了一口氣，……他人似乎更消瘦了，好像一點火力也沒有了。到酒鋪仍然喝了一點酒，然後，伸手到嘴上撫着，剛要一哈一口，——猛然一陣天崩地裂似的響音，像就在腳底下掃過去一樣，他臉一下炭灰一般白起來，他聽出那是機關槍的聲音，趕緊一提腳奔出去，在官階上剛一猶豫，一看，向回家去的路上，子彈已經把塵土打出一下卜的一朵朵煙花，再一撥頭，……就在後面，他看見那樣多黃衣服的日本兵，忽然，從中間跳出一隻小小的，可怕的，張開了的黑眼睛，他的蘇式的頭髮豎起來，心怦怦的緊過了兩下，那是楊鬍子，——把那小小的黑眼睛顛抖了一下。楊眼快轉身就跑，一交跌在泥窠里，拔起身，光赤了腳，還是飛奔。背後，槍卡卡卡緊響着，楊眼拐進一條胡同，便一直朝村外跑，除了「呼呼呼」的風雨之外，他什麼也沒有感覺，那風如同竹刀似的，劈劈拍拍由迎面削來，他只一隻野豬般，沒命的向那竹刀陣里鑽。

在那面山崗樹林里，逢見石秉富，他滿身是污泥，一隻胳膊用扯碎的衣襟細紮了。

掛在頸上。血仍然浸紅了那布片。石秉富臉是蒼白蒼白的，瞪着紅燈籠似的眼，朝着村子。

石花子村正艱辛的在濃濃的瀰漫的黑暗里，好幾處，火光突破黑暗，向濕濕的屍布般天空揮耀着，——楊眼看着這里，又看着那里，心是麻痺的，一塊樹根一般，那隻紫紅的左眼一睜一眯，忽然石遠的紫眼睛下一吸，一轉身，自己咕噥着：

「……剛才，我要有一枝槍就好了，一粒子彈，一粒……打不上呢……」

只一瞬。一條冷笑的紋，又在鼻梁顫動了一下子，眼又沉默沉默的順下去，他感到肚子裏在空空的叫，忽然，一陣焦躁血腥的煙氣從山下捲送過來，他昏昏沉沉的迷惘起來。

……火焰一直燒了一夜。在潮濕淫毒的山上，樹林下，徘徊着焦灼的人們。次日，黎明將啓開天幕，一陣聾人飢骨的寒冷，由各處漫襲出來，打着回旋，然後散佈下來。楊眼沉默的拖了兩隻細了鐵條似的腿，向村里去，踏着泥濘，一會，進了村，幾具燒得黑焦焦的屍體橫在路頭。楊眼似乎沒有看到，伸着長腿，大踏步由上面滾過去，滿腔的血似乎一刻比一刻輕的往上浮升，而四肢和頭又都昏昏沉沉，沉，不過總愈走愈

迅速起來，兩隻孤另另的長胳膊一揮一揮的，跟了那撥動的次數，頭向前一栽一栽的，左眼珠却很少活動；一會，他在一片瓦礫上兜了好幾個轉，如同陀螺似的愈轉愈緊，最後，他搖了兩搖，腳絆着還在冒煙的木頭，一歪，跌坐在那里，——突然，一種濕熱向頭上更重的擊了一下，他一躍起來，阻着朝那危立的半塌房簷牆奔去，他沒入牆後面瀰滿的灰煙，就不見了，……半晌，半晌，楊眼悄悄的出來，趕緊把泥膏擦了眼，兩隻大手無聲無息的垂在腿邊，手是黑紅的，塗滿血，從他那向下回着的乾皺的臉頰上，密的一條淚水亮了一下，就滾下去了，滾下去了，……

「楊眼！」是石秉富的聲音急喊着。

在牆上，楊眼一點也不動彈，只左嘴角一扯一扯的癢癢了幾下，像是嚶哭，又像是要笑。石秉富伸出唯一的一隻強健的手抓攏他的手，馬上一股熱一觸，他的手軟了一下，才「嗚」的哭起來。

「人沒有了？」

楊眼機械的答應着：「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了。」兩人便走出瓦礫場，到一條路頭拐過去。

過了幾天，楊眼靜靜的幽靈似的出現在石秉富跟前，臉枯槁挂了灰黯，長髮披散兩頰上。伸着枯瘦而有力的兩隻黑手，沉重的說：

「石秉富！……日本來了，槍沒有一枝呵！……」

石秉富從下巴上都紅漲了一下，自然他不是羞澀，馬上一轉，變得更蒼白，白里透着青藍，翹了一下眼珠，火熱熱的說：

「血債一層一層的，總要還的，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仇恨，是大家的仇恨。大家都應該有一枝槍，你知道。」

楊眼點了點頭，——不知怎樣。他忽然又變了，如同天空上，由陰密密的灰雲里突然出現了太陽，這太陽「嘩」的一下將金針似的熱與力賦給了土地和人類，人們就是這樣剛強的在艱難與阻礙里生長着的，彷彿一條條地面上的小河，不管怎樣流出，怎樣曲折，怎樣盤繞，而終歸匯合向大海里去。而石花子村，不管什麼村，山里也好，谷里也好，那充滿了血的大海是朝着一個方向的。七八年呵！楊眼執拗的爲一個東西，渴望，期待，時而哭，時而笑，時而興奮，時而消極，但有一天，……那些，統統的都沒有了，那些瀟灑都吶喊，衝激，帶着泡沫和浪花，流向一處，匯合向大海。楊眼由那些瀟

細的煩惱憂憤中間超脫出來，好像那些都遠了，都漸漸變為塵芥，化為無有，而只一版空虛的情感向他投來，——他變得又愉快起來，可是這回愉快正着堅強，愉快正着寬闊，心上好似一點蛛絲馬跡的牽挂都沒有，一任自己飄來飄去的。不過，血海無涯冤仇，在石花子村每一個活着的人心上扎下根。人們的感情更似泉甘露似的培植了這冤仇。他們這種感情是對於土地的感情。楊眼當石花子村上的游擊小組一組繼起來之後，他總是處處得意的問詢着：

「日娘的，——去報仇，去北店，是不是！」

有的不言語，有的眼上泛着紅光嗚聲說：「會去的。」

不久，楊眼又在小酒鋪里喝了一點點酒到肚里，肚里立刻暖起來，便到石乘富那兒，噴着濃重的酒氣，笑謎謎說：「我要加入游擊小組。」

「好吧！我們這一齊是第一個小組里的……」

忽然很感動，石乘富這樣說，一面用濕而發亮的眼探訊般望着他，好半天都不動彈。楊眼本來翻身要出去，「咚咚」走到門口，忽的一扭身又慢慢走回來，在石乘富對面椅上坐下來，沉默了一下，把兩隻瘦長胳膊，一齊擱在桌上，又停了一下，然後，重

重的把捏得鐵硬的右拳向桌上搗了兩下，本頭發出空的呻吟，一陣灰塵悚悚的，從放了兩人四條腿的桌下落着，他覺得忽然沉痛起來，流一點淚才好，然而從眼皮到毛孔都乾巴巴。連環的墨影似的，迅速幾年的日子，在腦海里又打了一個回。如同驢力往他脊下刺進一把尖刀，他一按桌子站起來緩緩的說：

「口娘的！……好多時光我弄不開這個扣，從前，我應該有一隻牛，人家不讓我有，現今我要一枝槍，沒有人再會攔我！……」

他的眼色在急急變着，也不管誰的回答，仍然匆匆的走去。

游擊小組領到槍的時候，當然，石崇當把一枝槍，很慎重，很愉快，拿給楊眼。楊眼此時却没有喜悅，也沒有想感。他輕輕擦過牽挂到肩膀頂上去。現在，他身上衣服更骯髒，破洞也挂得更多更多了，——他從來是不懂得起針穿上線去縫補的，再加上污垢，混身灰條條的。楊眼還是孤另另的，渾身已成爲資格，只是左肩上添了一枝槍，一搖一擺的輕輕的響着而已，楊眼用這枝槍來慰勞了，那在他是一件很不容易而又費心跳的事情，那時，他把木瓜般黑瘦的臉貼到槍上，右眼緊緊用力的下陷，左眼遮過標尺的缺口，到準星尖的細細一點亮亮上，——然後，他通過去，看到他所射擊的仇敵，——

——日本鬼子，漢奸。就是這樣，他跟了小組，黑夜荒山，黎明曠野的走着，跑着，摸索着，於是，他射擊了，——第一次射擊了，第二次射擊了，第三次，他仍然那樣沉默的射擊了，……不知是第幾次射擊里，忽然，從左眼一顆小小淚珠滾到槍上去，掩蓋了那咫尺的缺口上，這是尖的那面，楊鬍子把手重重的揚了一下，便猝然朝後倒下去了。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作者介紹〕 劉白羽，北平人，抗戰前數年即在「文季月刊」，「作家」，「文學」，「中流」等雜誌發表作品，戰前一度來上海從事寫作，抗戰後去華北，參加××區文藝工作團，發表作品頗多，著名著有「五台山下」，「草原上」等。現仍在華北。其作品以賦有力量富于熱情。日本文壇題曰：這篇作品的主题，是描寫一個貧民從和封建勢力鬥爭中，逐漸走向民族革命新生的曲折過程，從個人與階層的仇恨與鬥爭發展到民族仇恨與鬥爭的一致，並且暗示出抗戰中間封建勢力的沒落與貴族傾向，以及農民意識的覺醒。從作品主人公的故事及性格發展中，反映出抗戰中民族的與社會的矛盾發展的一般狀態。

〔學習要點〕 (一) 本篇是刻劃性格為主的小說，對於主人公楊鬍子的開執，沉鬱，堅毅和個人主義的性格，寫得非常凸出，這些都是農民常有的性格，作者不僅把握了這些性格特徵，並且給



與他以其體的個性。譬如他憤怒時的喝酒，說話時候常常「哈」的一下來發洩情感，看見和他不同的石炭當時的腳跡，開會時打瞌，以及對槍的固執的追求等等。(二)本篇從主人翁的生活思想感情上細膩地寫出一個農民意識覺醒的曲折過程(從個人的仇恨到對抗戰的朦朧認識，以及到參加抗戰的實際行動的過程)，不像一般公式化作品那樣，只給讀者一個概念。因此它給與作品以豐富的現實性和予讀者以很大的感召力。(三)本篇的結尾非常巧妙，不落一般庸俗作品的窠臼，作者只用輕輕一筆寫出楊眼擊斃楊鬍子，這比用大段話去寫更為有力，因為楊眼既然獲得了槍，並且參加了遊擊隊，這主要點已經寫出來了。

## 姐 姐

聶紺弩

是小時候的事。

一個春天底正午，我和青兒在城邊的田野的路上走着，那田野一望無涯都是菜花，黃的像金子一樣，把那些豌豆呀，麥子呀，都欺住了。它們發出一種沖人鼻孔的香氣，花香不像花香，酒香不像酒香，隨着暖風在田野上頭飄蕩。蜜蜂們成羣地在太陽底下飛，嗡嗡嗡嗡的唱着誰也聽不懂的歌。痞里痞氣地跟菜花們「玩臉」，有時候還朝人頭上飛，你不能攔牠一下，一撞，牠就射你一箭，討厭得很。

「絆根子草哇，雅合一，節節青囉，貨——嚇；男女相好麼要長情嘞，矮害嘞！」青兒唱着不知那里學來的歌，一路走，一路把眼睛瞟着遠處。那遠處是青的山，稀疏的或者稠密的樹林，像煙霧一樣籠罩着四處的村莊和廟宇。

「多有意思呀，哥兒！一望這們遠，頭上是一整塊的天，哦……」

她跟我說，我正從麥田里扯起一根麥子，想抽出里頭的桿子來做「吹叫子」，麥子

還太嫩，做不成。我抬頭望天，天上光亮得差不多叫人睜不開眼睛，一匹鷹子在遠處的天空打轉；不錯，這是一整塊的天，城里頭的天是一條一條，一小塊一小塊的。

我們是到轉家灣去討了錢的，韓家灣離城里有四五里路。好些鄉下人談我們的錢，媽媽說這幾天要到家家去討一回，教我下半天不上學，跟青兒一塊去。

討錢，只要青兒一個人就夠了。說話吵架都是她底事，我不過跟她走一趟。可是媽媽總教我跟著，青兒一個人出去，總是大半天不回來，打也打不好。媽媽青地裡跟我說：

「看她引你到那裏去玩，跟那個講什麼話。都回來告訴我！」

我很喜歡跟青兒一路出去，她帶我到好些地方去玩，告訴我唱歌，跟我講古話；如果到城外，到鄉下，有蘿蔔的時候，她從人家田里偷蘿蔔，有菱角的時候就勾菱角，再不就摘毛栗子什麼的。只要弄得到手，她都弄來給我吃。有時候還偷錢出來給我買肉包子。

「啊哈，你偷錢啦，我告訴……」

「不是的，哥兒！我攢的呀，你告訴，以後就……」

她買了錢買東西給我吃，我喜歡她。不拘她在外面做了什麼，回家一點兒也不說，問起來，就說青兒先給我編好了的假話。反是媽媽跟我說了什麼，一丁一點，我都告訴青兒。

在城里有好多跟青兒一樣的大大小小丫頭，她們都要到河里去搥衣服，洗菜。天天在那個時候會在一齊，一到這時候，衣服，菜，先放在一邊。一鬧一伙，坐在一塊吃七子，吃九子，講閒話，一玩半天；到了覺得真不能回去了，大家才七手八腳的做起事來，事情少的就幫事情多的人底忙。她們回去遲了，少不了要挨罵，甚至於挨打的吧，可是第二天出來還是照樣地玩着笑着，再沒有人提起先一天的事。

青兒不光只跟這些女孩子們玩，她還有好些大人朋友——其實她自己也是大人了，她比我大八九歲，我都已經上了學；豆腐舖里四孀娘，賣米粳的二嫂子，還有別個。她常常到這些人家里去。一去了就是講不完的話，不曉得多親熱。人家說：「青兒該回去了。」「怕什麼，橫直是過了。」

青兒向來是一回家就愁眉苦臉，一出大門就歡天喜地的。

我們在田野的路上走，青兒高興地唱着歌，要我也跟她學着唱。如果有人走攔來，

唱着唱着，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底聲音了。

她忽然說：

「媽媽不是叫我們明天到文風塔去麼。看，那就是文風塔咧。」

我順着她的左手望去，一個尖尖的東西，在遠遠的檯欄子上站着，很小很小，好像還沒有我高。我有好久沒有到塔上去玩了。

「明天，」她說，「我們上頂高的那一層上去玩。告訴你吧，還有人在上面等我們呢，人家還買好東西等我們去吃。糖，花生，滷菜，酒……」

「真的麼？那個？那個等我們？」

「現在不要問，到了明天就曉得了。」

她像很得意的笑着。

「啊！我曉得你哄我。」

「幾時哄過你？是真的，不過不能先告訴你。一告訴你，就不靈了。還有你如果回去告訴媽媽，也就不靈了。」

我曉得她說的靈不靈是假的，怕我告訴是真的。其實，我為什麼告訴？告訴了，媽

媽一定不讓我們出來，人家買的東西我也吃不到了。唉唉，爲什麼不今天到文風塔去呢？

回家的時候，廳屋里坐着四五個客人，却一個也不認識。看那樣子，一個個又粗又黑，是些鄉巴佬，我們家里很少這樣人來往的。那些人看見我們一進來，就望着我們瞅，尤其是望着青兒瞅。青兒和我也瞅了他們一下，就跑到里頭去了。

媽媽在廚戶里燒飯，因爲有客吧，菜飯弄得很多。媽媽忙得額角上都是汗。還有隔壁屋里的小媳婦兒三姑在灶門口幫忙。

我們只顧在外頭好玩，沒有想到到家已經這們遲了。我不要緊，青兒沒有早回家做事，一定要挨罵的：爲什麼現在才回來？到那里野去了！

可是媽媽沒有罵，也沒有像要罵的樣子，反而很和氣的說：「唔，回來了，走累了吧，歇歇去！」

「歇歇」，青兒怕媽說的反話，趕忙跑到灶門口。

「三姑，麻煩你了，讓我來吧。」

「就讓三姑做吧，」媽媽說：「都快好了。」

青兒到筷子簍里抽筷子，到碗櫃里拿調羹，酒杯，一路搽，一路口里算：「一個客，兩個客……」

「青兒叫你讓三姑來呀，走了半天路，歇歇不好？」

向來只有別人要做事，媽媽說讓青兒來的；今天却叫青兒讓別人來！青兒呆呆的望着媽媽，媽媽臉上帶着笑，像別的媽媽疼她底女兒的時候，故意地罵幾句一樣：

「癡了頭，叫你歇歇你就歇歇呀，怎麼變得這樣不聽話了！」

三姑從灶門口伸出頭來望着青兒笑。

做事，出力，挨罵，挨打，才是青兒過慣了的日子，可以無憂無慮的過。和這相反的空氣，她是沒有呼吸過的。斗然一來，不說她，就是在旁邊看的我，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也有點叫人招架不住，頂當不起，想到裡頭一定有什麼蹊蹺。我不曉得青兒心里在怎樣想，只看見她摸不着頭腦，把一雙手開下來沒有地方好放的样子，着實有一點悽惶。一定沒有什麼好說了吧，才訕訕搭搭地問：

「是那里來的這些生客呀！」

媽媽沒有答應，我怕是有沒有聽見，跟着幫她重問了一句。

「要你管！」媽媽多兇。

真奇怪，問問有什麼要緊呢，又不是我一個人問的。青兒先就問了，為什麼單罵我呢？我不服氣，口里咕嚕咕嚕起來，青兒怕我再挨罵，把我牽到堂屋裏去玩。——向來這樣，只要大人一罵我或者要打我，青兒總把我搶走的。

爸爸從房裏抱着水煙袋出來，看了我們一眼，也沒有問到什麼沒有，就到廳屋裏陪客去了。

忽然，青兒也變得古里古怪了：她不說話，也不跟我玩，眼睛裏也不靈，可又沒有看什麼，一定在想心事。

我聽得見廳屋裏客人在跟爸爸講她們出去

青兒好像想起了什麼，臨手蹣跚跟她脫廳屋背後的拐角那兒躲着，聽人家講話。

聽了一會兒，跑到房裏，倒在鋪上見我在「嘎呀」一聲哭起來——沒有人打她，也沒有

人罵她。

我叫這奇怪的事情嚇慌了。我想一定有什麼禍事，可是奇怪的還在後頭呢。



到了媽媽她們吃飯的時候，青兒還在房里哭，不出來吃飯。三姑去喊，不出來；媽媽自己去，她哭得格外厲害，口里飛不知在嚼些什麼，媽媽和和氣氣地勸她勸不好，就叫三姑端飯去給她吃，還拈了許多碗裏。

過了一會兒，爸爸進來。媽媽睜天路，

「她哭得厲害咧，您去勸勸吧！青兒來呀！」

爸爸媽媽都到她房里去，自然我也移她底女不可。

「青兒！」爸爸喊了一聲。

她正在哭，聽見喊，忽然一下就爬起來，從鋪上一跳，鋪面前的飯碗，也帶下來打破了，那飯她沒有吃，飯跟菜，潑了一地。她下來，卜通一下，跪在爸爸面前，抱着爸爸的腿子。爸爸趕忙往後退，她抬起頭，眼兩鼻涕糊了一臉，樣子蠻嚇人，簡直看不出是她了。她啜着聲音說：

「相公啊，開恩哪！救我呀，我不去的！死也不去的！」

一路喊，一路把頭在地下碰得騰騰地響。

「你好好的，你向來蠻聽話，蠻懂事，起來，好好地聽我說……」

爸爸說着，就喊三姑進來跟媽媽把青兒抬到鋪上去。青兒拚，哭，到了鋪上，還用腳把鋪板打得亂響。我偷偷地問三姑，這是怎麼回事？她講：「青兒姐姐要出嫁了，廳屋里的客人，就是來接她的。」

一個炸雷把我從夢里頭打醒了。爲什麼呢？爲什麼要把她出嫁呢？在家里不是蠻好的麼？並且她自己又不肯！是的，她不肯去頂好，去了這屋里就沒有人跟我玩了。

媽媽說：「癡孩子，你不能跟我們一生的呀，總要……」

「我不去，死也不去，我情願跟奶奶跟一生。」

爸爸說：「你是填房，又不是做小。這人家有田有地，又沒有兒女，你一去就當家，有什麼不費氣？你這們大了，還不懂事，要好好的想想，我們不會害你的。」

爸爸說完，把嘴一挑，就跟媽媽她們出去了，我站在她的鋪面前，看見她底朝外的背，不住地在抽動，心里很難過，想跟她說幾句話，可又什麼話都想不起來。

哭着哭着，她翻了一個身，看見我在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用那哭得怪難看了的臉望着我，喊了我一聲，她的聲音是這樣淒慘，一喊我也忍不住哭出來了。

「哥兒！我要走了，你不能看見我了！」

她自己在哭，却扯起我底衣服來幫我揩眼雨。我說：「你不是不去嗎？」

她沒有答話，用一隻手伸到枕頭底下去，摸出來了好幾個銅角子，放在我手里，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說：「好哥兒，請你去找一個人，你說……可不能叫爸爸媽媽曉得，你只說……」

我正要聽她說，她忽然又自言自語地說：「沒有用處，沒有用處呀，」把身子扭過去，大哭起來。

夜間，媽媽在堂屋里數錢。三姑，三姑的婆婆也在幫忙數。一布袋一布袋的銅角子倒在一個大簸子里；數了，一錢板子一錢板子往媽媽房里端。我沒有看見過這們多的錢，很想滾攏去撈來玩。因為身上有青兒給我的七八個銅角子，怕媽媽搜出來了說是偷簸子里的，沒有敢去撈。想到房子里去睡，聽見青兒還在哭——我跟青兒睡在一個房里，因為沒有跟青兒做到事，雖說不是我做的，也怕她要討回錢去。

「媽媽，我要睡覺！」

「睡就睡去，還要抱你去睡麼？」

「青兒在房里哭，吵得睡不着呀。」

「到我房里底鋪上睡去！」

我就到媽媽房里睡了。很久很久，還聽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和銅角子響的聲音。

第二天起來，媽媽不在房里，房里冷冷清清地。出去一看，媽媽在堂屋里掃地，臉上好像還有眼雨。怎麼，媽媽也哭了麼。

我正想去看看青兒怎樣了，媽媽對我說：

「青兒到人家家里去了，屋里沒有多的人，你要少到外頭跑，多在屋里做點兒事！」

「青兒走了麼？」我嚇了一跳，她說了不去的，怎麼還是去了呢，甚麼時候去的，哪個把她勸好的呢？

「走了。」媽媽說：「沒有橋幔子，把你的門幔子拿去代替了，過幾天媽媽陪你一條新的。」

我才注意到我底房門口，果然沒有門幔子了。

雖說這樣，我還是覺得不能夠相信，好像青兒並沒有走，作與還躺在牀上哭。我要到她房裏去看看。

「來！」媽媽喊：「我問你，如果有人問：『青兒出嫁了，你爸爸媽媽得了多少錢』，你怎麼說？」

我沒有感到這，答不上來，只好吞吞吐吐地說：「沒有人問我呀！」

「曉得沒有人問你，我是說，如果有人問你呢？」

「我說我不曉得呀，我本來不曉得，我又沒有數錢。」

「癡漢嘞。」媽媽很生氣：「來！我告訴你說。你說沒有得錢，人家是爸爸底乾兒子，爸爸看見人家爭氣，沒有老婆，就把青兒送給他了。一個錢也沒有要。」

「爸爸沒有乾兒子啊！」我擰着嘴。

媽媽一巴掌拍來，我把頭一偏，沒有打着。媽媽說：

「人家曉得？就是人家這樣說，你也要說是新收的，沒有來幾回，所以……」

我爲什麼要這樣說呢？前幾天，爸爸教我不要說假話，講了一回司馬光的故事給我聽了。現在媽媽又教我說假話，究竟聽哪個的好呢？我想反駁媽媽，看見媽媽臉色不好

看，怕挨打，沒有敢做聲。

外頭有人進來，一看是爸爸。爸爸今天真早，向來沒有這們早的。

「怎樣了？」媽媽問。

「走了，我送他們到了塔園里，我怕街上的痞子攔住打麻煩；還好，沒有事，出了街口，就不怕了。」

「她還在哭麼？」

「哭還在哭，出了城，好像好些了。」

「唉唉！」媽媽歎氣：「跟了我們十來年，忽然走了，真有點兒捨不得咧。這孩子倒像蠻貼心的，哭的真厲害呀！」

「曉得她為什麼哭呢，作興是聽見說那邊不很好。」

「我想不是那樣，我們待她並不錯咧。」

「那末，過幾個月了，如果就便，就接她回來玩吧；不過遠一點兒。」

爸爸一路說，一路呵欠八口地到房里睡「復覺」去了。

聽這說法，青兒是真走了。跑到房里一看，房里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她昨天還穿

的舊衣服，襤子，圍裙，丟在她底鋪上；一雙鞋子，橫一隻，直一隻地躺在她底牀面前；小櫃子上擺着一盆醜陋的洗臉水跟媽媽的鏡子，粉盒子，梳頭盒子……

青兒沒有了！那天跟我玩，跟我梳頭，洗臉，盛飯我吃，有時候還買東西給我吃的青兒沒有了！爸爸媽媽要打我的時候，趕忙把我搶開，把自己的背抵住爸爸媽媽挨打的青兒沒有了！

昨天還說，今天要一路到文風塔去玩，去吃人家買的東西的青兒沒有了；我身上揣着她昨天給我的銅角子，眼睛看着她留下的衣服，鞋子，被窩跟枕頭，「青兒我要走了！」耳朵還明明留着這樣的聲音，我匍在我底牀上偷偷地哭了。不知爲什麼，我覺得如果大聲哭，媽媽會打我的。

以後，很久很久，我在屋里都過不慣。好像這屋里不光只少了青兒，還少了什麼人；好像不拘什麼人，爸爸也好，媽媽也好，都跟我相干；尤其是夜間，我一個人睡在一間大房子里，燈一吹熄，黑洞洞地，沒有人做伴，老鼠子們在樓上跑馬，吮吮地叫，真怕人。我天天都用被窩蒙着頭，蒙得氣也不能出，儘睡儘睡睡不着；有時候，半夜里醒了，以爲她還在，把頭伸出來喊她拿夜壺給我，一想起她不在，趕忙把頭又縮進

去，尿也不敢撒；有時候還在夢裡頭想起來問：「青兒，不是說你出嫁了麼？」

青兒嫁去的那里是山羊店，聽說離城里有二百里路。一百里，多遠的地方哦，那是走得到的麼！聽說山羊店在老山林里，四面盡是山，山上出豺狼虎豹；山羊店是個很窮的地方，個個都沒有錢，都吃不起米，只能吃粟米，吃包谷；山羊店都是些土頭土腦的人，他們一生不進城，城里的人也很少到那里去的。從前，我不曉得有一個地方叫山羊店，如今我又曉得的太多了。

爸爸說過，過幾個月要接青兒回來玩的，等着吧。幾個月之後就會看見青兒。可是過了幾個月，我漸漸把青兒忘記了，爸爸一定也忘記了，永遠也沒有提到叫人去接她。這一年，我們家里買了二十幾畝田；秋天里，並且從湖鄉里買來了一個比我還小些的丫頭：紅兒。

「哥兒，幾天沒有看見你了，一塊兒玩玩吧！」

在同一條街上和我們家里隔不得好遠的一家雜貨舖里的劉先生碰着我了，牽着我底手蠻親熱的跟我說話。



他是大人，大人要跟我玩，是很稀奇的。不過劉先生常常跟我玩，玩慣了。

他跟青兒是熟人，青兒引我到城巷子里那屋子吳媽家里去玩的時候，就常常碰見他的。他從鋪里偷瓜子，冰糖來給我們吃，他蠻大方的。

他的衣服穿得根乾淨，臉上也長的很白，很好看。不認得的以爲他是公子少爺，以爲他是讀書人，不曉得他是幫人家家的。

他又是一個蠻有趣的人，會說笑話，不拘怎樣不快活，他只要淺句話，就逗得你笑起來。其實，我木一定覺得好笑，看見別人都笑，也跟着笑了。

他常常跟青兒「玩臉」，在青兒身上格癢，有時候把青兒揪在地下或壓在牀上，那時候，我就幫青兒底忙，拖他底腿子，拖不動，就搯他，擰他；他都不生氣，他跟青兒「玩臉」，青兒也不生氣的。

青兒出嫁的將不多久，我們還在塊兒玩過。那一天，青兒在家里又挨了媽媽底罵，她一看見劉先生就哭鼻龍慄地說：

「唉，這日子過不下去了哇！」

「忍耐些呀，」他說：「橫直過不多久的。」

「快點哪，你叫人跟我底相公去說呀。」

「我曉得，這不是說得好的呀，你底相公少不得這東西兒。」

他用一隻手做了一個圓圈。

「他不要的，他說過，把我留在屋里招人的。」

「那怎能行呢！我上不上人家的門，我又沒有三兄四弟。」

「依你說……」

「真着急呀，我寫信到漢口去了，一個朋友在那里做生意，他可以借錢給我。等他底錢來……」

這樣我們就走了。以後我沒有碰見他，一直到這一天。

我們在一條背街里走，他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說話，他的樣子沒有平常那樣快活，板起面孔，像跟誰生氣似的。

「青兒，幾大了？」他問。

「看哪，前天，大前天，三天了。」

「那天我在文風塔樓等儘等，誰知道，唉，她嫁到那里去了？——哦，就是那天。」

他算了一算。

「山羊店。」

「是街上還是鄉下？」

「當然是鄉下呀，離城還有一百里路咧。」

我以為除了城裡就是鄉下的。

「不，哥兒，山羊店是個集場，那里也有街。」

「那我不曉得。」

「那家人家姓什麼。」

「不曉得。」

「你不跟我說，我不跟你玩了。」

「真不曉得呀，曉得不說的，是一個爬爬子。」

「那麼你跟我問你家里大人去，不能說是我叫問的，問到了，請你吃好東西。」

忘記了跟他鬧過沒有——其實到現在我還不曉得青兒在什麼地方，那家人家姓什麼。只記得他以後就很少跟我玩，並且有好些時候，簡直不能看見他了。到了我慢慢大起

來，有點懂得大人們幹的玩意兒了，再碰見他的時候，問他還記不記得青兒——這時候，他已經討了老婆，自己在做生意，也不像從前那樣愛乾淨，好說笑話了。才曉得他到山羊店去過。他說道：

「那年年底，我辭了登大里的事，跑到順河去找到一個生意。順河離山羊店三十里，只要山羊店有人來我就問——無名無姓，實在很難問的；只要有工夫我就到山羊店去玩。花了一年工夫，可讓我找到了。她在鄉下，離山羊店街上還有五六里。」

「找到了她，像什麼樣子？」

「噫，說不得，說不得，她老了好多，不像從前那樣好看了。哥兒，你不曉得，街上的狗也比鄉下人快活，她要下田，要上山，還要帶孩子，她已經有一個孩子了。」

我已經忘記了青兒的樣子，小的時候又不懂什麼好看不好看，經他一提，回想起來，她倒真像很不錯似的，于是我好奇的問：

「她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她說，你底爸爸疼了她，把她嫁給一個老頭子。」

「一個老頭子！」

我叫起來，剛剛懂得點人事的人，常常把那件事想得格外現骨現傷，一個老頭子，和她睡在一塊兒，我幾乎要噁。

「那還有什麼說的呢！」劉先生像還很喪氣地說，「我叫她跟我跑，她說算了吧，已經是別人家底的人了，老頭子很喜歡她，她又捨不得她底孩子。我說，我等你吧，老頭子是要死的。她說，莫瞎說！我不能謀死他呀！最後，她說，她白做一場人，勸我不要自己耽擱自己。」

「所以，你就回來討老婆了！」我譏誚他道。

「不，我還到山羊店去開過兩年小雜貨鋪，讓她看我不是真在等。她的老頭子六十歲了，你說有鬼麼，還越過越剛強，她又生了一個孩子，她常常跑來哭，吵，要我回城里來，說就是老頭子死了，也不能嫁我，她有兒有女，有吃有喝，她還要做人的。她說我在山羊店一天，她就不能好好的過日子，你叫我怎麼辦呢？」

在紅兒出嫁的那一年，我離開了我底家。日子真快呀，現在已經十七八年了。我底

家和有些懷鄉病者所描寫的是不同的。它既不美麗，也不溫暖，更毫無光榮，我願意忘記了它，忘記那生長我的腐敗的城，甚至于衰老的媽媽。什麼青兒啊，紅兒啊，在一種流浪人的記憶里，實在早已連影子都沒有了，還回得到青兒的消息，完全是意外的。更意外的是從那替媽媽寫信的人底粗劣的敘述里，我看出那卑微的人底什麼地方，竟隱藏着一種想像不到的崇高的東西。

事情是這樣：

前頭從到過那三姑的男人——他現在頂少頂少有四十歲了吧，到山辛店那里去了。他去做什麼的呢，不清楚，反正城里沒有正當職業的人，總要用各種各樣的理由，方法和面孔到鄉下去的。要是不，他就沒有地方弄錢來過日子。

這城里人，揹着一個小包裹，用雨蓋遮着頭上的太陽，在山辛店附近的路上走，碰見了一個上了年紀的鄉下女將，那女將一隻手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另外一隻手遮在眉毛上頭，眯着眼睛向這過路人睜：

「大哥！你是城里人麼，你貴姓！你不是，看哪，你不是同金兄弟麼？」  
城里人楞住了。怎麼連自己的小名，這女將也會曉得呢？

「啊，不認得我了麼？我是你隔壁王家里的呀！」

城里的人這才想起來：「可不就是青兒姐姐麼？」

於是笑着打了招呼：

「我說有點兒像咧，你臉上那顆痣還在那兒，只是大了些；再，走路的樣子，也沒有怎麼改。到我家里去歇歇腳吧，牛阿子，趕快回去叫媽媽燒火，只說是婆婆說城里的舅爺來了。」

那孩子瞪着眼，向這陌生人瞅了半天，聽見婆婆說，就擺脫婆婆的手，往路邊的小路上跑了。做婆婆的，陪着「舅爺」在後頭講着話，慢慢地走回去。

現在是「舅爺」不住地瞅着婆婆。這婆婆，的確也做個「婆婆」了，一頭花白的頭髮，在太陽底下閃着的眼，沿圍有無數的皺紋，連背也好像有點兒駝了。不拘從那一點兒看，都沒有和自己勉強還記得起一點兒來的那青兒姐姐的樣子相同的地方，也難怪剛才簡直不認得。

走到一個單家獨戶的村子，四面有五六根大大小小的樹，一間矮小的「三合頭」的茅草屋，蹲在那樹邊的禾場里。——門口橫七豎八地擺着些城里人叫不出名字來的釘於

，連架什麼的，一們隨處是隨着城里當點心吃的包谷。

「舅爹，就在禾場里坐吧，涼快些。牛阿子，喊你的爸爸媽媽出來叫舅爹呀。」

婆婆一路搬凳子給舅爹坐，一路朝屋里喊。屋里先走出一個二十幾的小伙子，藍短褂外頭繫着一條單繩。他一定在屋里推磨，出來的時候，還不住拍那身上的麵粉。他靦腆的望着這沒有看見過的客人，口里像含着什麼似的打着招呼，接着又出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將，頭上搭着一個花布包頭。剛才看見過的那孩子也出來了。她低着頭，看也沒有看誰一眼，就使着孩子喊：

「舅爹你稀客呀！牛阿子叫舅爹呀！」

婆婆說過了介紹的話，就囑咐那男的到後頭灣里去借酒，又叫那女的做些什麼菜之後，自己抱着牛阿子坐在外頭，跟舅爹談家常。

吃飯的時候，桌上擺着四大碗菜，那些菜是棉油炒的。爲了款待舅爹呢，又多放了幾勺子油，碗碗都是黑漆漆的，分不出什麼是什麼來。

一家人都殷勤地勸着舅爹喝酒，婆婆也高高興興地陪着舅爹喝，舅爹呢，暗暗地敲着桌頭，那酒味像陳了的淘米水。



「舅爹！」婆婆說，「這不是別人家裏，沒有好東西吃，你不能見怪。」

這舅爹跟別的城里人一樣，是個精靈鬼，慣會見風使舵，因乖賣巧，只要有點兒好處，沒有事情他不會做的。現在他在這里扮着別人底舅爹，口里應酬着沒有約好，也沒有防備的話語，可是誰也不能從他的話里頭端出一點破綻來。

婆婆喝了幾杯酒，格外高興了，話像泉水一樣地湧：

「唉！我多想法子，多想回家一趟啊！老頭子在的時候，我當家，走不開。老頭子死了，小傢伙們又纏着！哦，舅爹，你不曉得，老頭子死了，族里人都欺侮我們孤兒寡母。這倒來拈點，那個來拈點。孩子們小，我一個婦道人家有什麼法子呢！他們還怕我舒服了，造出好多閒話，甚至於說我不是花桶擡來的。舅爹，今天你在這里，當着孩子們說一句，是不是接我的時候，鏢都打破了，媽媽也哭，我也哭，都說是很不吉利……可是他們還那樣說！他們人多口多，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那個跟他們打架去！舅爹，你不曉得姐姐過的日子……」

「你真聽媽媽的話，」兒子說：「人老了，喜歡囉里囉嗦，沒有人這樣說。就是有，也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是的，」婆婆說：「我把話說得一邊兒去了，我想家，我想回家去，可是幾十年，也沒有回去一回！幾十年也沒有看見一個家里的人！今天看見你，舅爹，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一樣。雖說不是親兄弟，總是一家人呀。說你不見怪，就是看見家里一隻狗也是好的。」

舅爹哈哈地笑了。兒子跟媳婦兒抿着嘴也笑了。

「喝酒哇！」婆婆把酒往自己口里倒。

「我常常說，爸爸媽媽都是狠心人，把我嫁得這麼遠，老也不叫人來看看我，老也不接我回去玩，真是世上少有的。沒有哪一年我不唸，托過多少人帶過信了；有的說找不到，有的沒有工夫去找，頂好笑的是千生那雜種，舅爺不曉得，是族里的一個姪兒子，他找到了，看見了我們家里的高門大戶，沒有敢進去。你說有這樣不中用的麼！不過，他總算打聽到了一樁事，一樁不好的事，我爸爸過世了……」

舅爹臨時編了好多話，說大娘很想她底女兒，可是太遠了，大伯又常常生病，三天沒有兩天好，家里像過難一樣，就想起接你了。大伯死了，大娘一心在屋里燒香念佛，什麼也不管。靠兄弟們當家，他們年紀小，記不得姐姐了。

「哦，是呀，兄弟不會想起我的。他自然是早就行過了喜事，小把戲們都有多大了吧，——喂，你們跟牛阿子拈點兒菜呀，看他自己攪起來了，」接着奉了一注菜在舅爹飯碗裏說：「舅爹不嫌姐姐家裏窮，在這里多住幾天吧，你還沒有看見小外甥跟外甥女兒咧。老大，明天去接你妹妹回來。小的進山挑柿子去了，一兩天就回來的。」

「不！」舅爹好容易吞進一口麥米飯說：「姐姐，謝謝你們，有要緊的事，吃了就走的，轉來再看你們吧。」

「哎喲哎喲！真是親的親不得，假的假不得咧！要是我自己的兄弟來了，他能當天就走麼！怎樣也套過一夜呀！」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在禾場里送舅爹，婆婆送得格外遠，沒有別人的時候，婆婆說：

「同金兄弟，你莫見笑，在孩子們面前，只好這樣。他們曉得自己有外婆，外婆家裏有人，就是一生里不來信吧，做人也做得起勁些。回去拜上奶奶說，我在人家裏很爭氣，沒有玷辱她老人家；寫信給哥兒，也給我帶上一筆，說我望他做大官大府，有人

來，帶個口信接我，我不會真回去的，老也老了，還回去做什麼呢！有人來說說，我跟我底孩子們就都光采些。

這聽話的人，後來就把這些話一五一十地說給我媽媽聽了，媽媽又詳詳細細地叫人寫給我了。

在一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底心是如何地激動喲。三十年了，還早被人忘得乾乾淨淨了的人，還懷念着她底和公，奶奶和哥兒。不過在孩子們面前，她改了口，叫做爸爸媽媽和兄弟了。爲了她底孩子們，她遮掩了她底出身和一切早年的傷心的眼雨。

我欣幸我有這樣一個姐姐：爲了她曾經幾次想到家，想到衰邁的媽媽，想到我底童年，想到這已經做了祖母的姐姐和她的孩子們。如今倭族的海盜佔據了我底家鄉，我底媽媽早已在亂離中死去。離家只有一百里路的山洋店，聽說也正是強人出沒的所在，地方的糜爛是不必提的。我底姐姐怎樣了呢？我底姐姐底孩子們怎樣了呢？姐姐喲，願你平安，總有一天，你的弟弟會回來看你的。

「作者介紹」 弄絳綉，湖北人，小說及雜文作家，曾出版小說集「邂逅」，「夜戲」和雜文集「歷史的奧秘」，「蛇與塔」。文筆含蓄而美麗，富於情感。

「本文主題」 這篇小說的主題，是描寫舊社會中間勞苦婦女的悲劇命運，一個天真而可愛的小丫頭，纔懂得人事不久，便給主人胡亂賣給了一個老頭子，她雖然想掙扎，但是幾千年來的封建勢力，使她無法反抗，終於屈服於命運了。她犧牲自己的靈魂，捨棄了一生做人的權利和尊嚴，忘記她自己，甚至懇求她嫁前的愛人離開她所在的地方，服務一樣的替人家養育着孩子。而當她老來的時候，便把愛全部寄托在自己兒女身上。爲了不使她兒女們失望，爲了不要傷害兒女們的自尊心，她寧願在一個家鄉來的人前面，把自己一生的最大悲劇，說成一個美滿的故事，這是多麼崇高的一種母性。從這篇小說裏，我們看見封建社會屠殺人性的殘酷與悲劇，而另一方面又看見這些被犧牲者的靈魂是多麼美麗和善良，這一對照，使我們更強烈地增加我們厭惡和憎恨那殘酷的封建勢力的感情。

「學習要點」 (一) 這篇小說是分兩段來寫的。第一段用第一人稱，迴述幼年時候的故事，第二段則在十七八年後，借家信中告訴的故事，迴述第三人稱三姑的男人來寫的。在「事情是這樣」一句以後，小說就開始用第三人稱來寫，直到最後一段，仍然回復到第一人，用看完信以後的感想作結束。這樣寫法似乎別開生面，但却最恰當。因爲如果用第三人稱寫兒作主體，來寫她

一生故事，在短篇小說中將很難處理，如果全篇都用第一人稱來寫，則後來的會見又未免牽強了。（二）第一段通過一個不知人事的天真兒童的眼裏來寫出，這手法是非常好，兒時所感覺的悲哀只是青兒姐姐走了，然而讀者却明白地看到一個更大的人生悲劇，一個悲劇通過一個毫不理解這悲劇意義的人物寫出來，是格外動人的，如果用青兒作主體來寫時，倒反而減輕力量了。（三）第二段中寫出青兒老年時對家鄉人那種愉快和高興的表示，也是很好的悲劇手法，一個悲劇的主角帶着笑臉來敘述他過去的悲劇，這是多麼的可痛！如果青兒一看見就哭喪臉向家鄉人訴說她一生的不幸，那就索然無味了。

## 某 日

吳 組 湘

陰歷九月初的天氣，晌午的太陽晒在身上也已經不覺得熱。天是深藍色的；上面滿佈着稀薄的，魚鱗似的白雲。有些不知名的小鳥，在那雲裏迴轉着，飛得極高極高，看去只是一個個的黑色小點。風從遠遠吹過來，田塍上的野草和快要枯萎的扁豆藤架直挺挺地一陣搖曳，那些正在叫着的金鈴子和其他的昆蟲們都被嚇住；有些不怕嚇的，仍然叫着，聲音微弱地發抖，零零落落的。

田裏的稻子早已收割了。有幾坵還留着灰黃色稻根，浸在淺淺的泥水裏；但多數的都已犁過，泥板翻得鬆鬆的，正打算栽種蘿蔔和白菜。貼村子這一邊，田塍上整齊地排着桑樹和烏柏樹。那種烏柏樹，比桑樹要多好幾倍，小小的鷄心形的薄葉下面，結滿纍纍果實。風吹着，那些已經綻出了黑殼的白油油的果肉跟着短枝不住跳動；好像它們已經等得不耐煩，招呼主人儘先來戮探。它們要到油坊裏去。

主人大毛正爬在一棵高大的烏柏樹上，雙手握着一根竹竿，竿頭繫着月牙戮刀，眼

精會神的在截着那結有果實的短枝。他的背抵靠着樹幹，兩脚使勁蹬住枝椏，累得滿  
臉着汗，太陽光透過疏薄的葉隙映在他臉上，使他的眼睛緊緊皺着。

他不過三十多歲，長方形的臉殼，高高的鼻梁和頰骨，神情那樣的抑鬱，動作那樣  
的遲緩，一種嚴肅與寂寞的氣氛籠佈着，顯得和他的年紀，和這個悶爽的天氣，都十分  
不相稱。

緊靠田畝跟前，一座低矮的瓦屋蹲着。那是三間敞簷了的簡陋瓦屋，屋頂的瓦有些  
被風雹打碎，弄了些蘆蓆橫七豎八地蓋着，上面壓着石頭。牆壁也已破得不堪，簷水淋  
得滿處黑色痕跡，黯綠色的霉苔滋長着；有幾處挺出了肚子，看去就要崩潰下來的樣  
子。門口一方曬稻場，黃豆桿和高梁桿堆得高過屋頂。幾棵高大的桑樹，滿身疊積着稿  
草，臃腫得像些大胖子。大毛的姑媽，一個身高體健的老婆婆，坐在籬笆下一塊麻石  
上，低着頭，在用錫箔摺着元寶紙錠。旁邊蹲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一身氈褲的毛邊白  
衣，白布孝鞋已經變成灰黑顏色；瞪着眼睛，對老婆婆的摺動的手指好奇地呆看着。

「你乖乖，小牙子！」老婆婆用一種熟練的手法摺着錫箔紙，一邊親熱愛惜地哄着那  
孩子說：「你不要動手。這個動不得。後天你媽媽滿七，你爸爸帶你到她坟上去。小牙



子拜拜，爸爸燒元寶。爸爸給小牙子脫身上白衣。媽媽在地下保佑你日長夜大的。大了，討媳婦，做個好漢；耕田不用牛，一肩挑八百斤。……」

小牙子歪着頭，似懂不懂的聽着。鼻涕慢慢順着兩條舊路流到嘴沿上。他舉起袖口抹了一下，那帶着橫蠻勁兒的腮上立即畫了一條黑印。

「我要！」他瞪着白黑不大清顯的眼珠，強蠻地說：「給一個小牙子，玩玩。」

「你乖乖，你乖乖。小牙子聽姑奶奶的話，姑奶奶疼小牙子。你不要學你媽媽那個脾氣。那不好的。你媽媽那個脾氣，氣苦了你爸爸半生子。那不好的。小牙子乖，小牙子不學媽。小牙子聽話。小牙子好。小牙子不動元寶。」

她傷手攏脚的把身邊裝着紙錠的篋籃擺到背後去；伸手拉小牙子到她的兩膝之間，替他擰了一把鼻涕，拍着他。孩子給弄馴服了，抬起頭，望着天上那些迴旋地飛着的黑色小點子。望了一回，說：

「媽媽，呃個，呃個——大肚子，死了！」

「是哩！是哩！媽養弟弟，沒養下來就死了！——媽死了，小牙子可傷心？小牙子心肝裏可想她？」

搖搖頭。

「不想她？媽不疼小牙子？」

「媽媽，打我。媽媽，喫——呢要——花生米，在牀上；哭，扯爸爸頭髮；哭，罵他，好兇。呢個，呢個——哭，不起來，在牀上。」

「哦，媽媽壞。是哩！是哩！——天天喫花生米？不給小牙子喫？天天和爸爸吵鬧？不給安靜日子人家過？這麼個怪媽媽！好喫懶做的貨，不是好人家姑娘！——小牙子脾氣要好好地，要聽話，不要學你那個媽。曉得不曉得？」

孩子不回答，轉過身肢，遠遠望着爬在樹上用心戳着烏柏果的爸爸。那樹不住幌動着，短的枝椏連同纒纒的果實一朵朵地向田裏掉落。他看得見爸爸半邊瘦削的臉，眼睛皺着；褲筒捲得高高的，露出一大段黑大腿。

風在田野裏迴蕩着，野花和泥土和草根的香味攪混着一點肥料的腐臭，到處淡淡地散佈着。

肥料是堆在當着大路的毛房跟前，一些豬屎牛糞和垃圾。有隻豬在那旁邊躺着，懶懶地沉着眼睛，鼻子向前一掬一掬的。四五隻鷄在撥着垃圾，找尋食料。

忽然那些雞驚了一下，毛房後面，從大路上轉出一個人，挑着一擔空籠籠，一鬆一邊的走過來。

「梅花哥，」老婆婆說：「你真快，你一去一來四五里路，我只溜了八個元寶。」梅花脚笑着，黝黃的闊臉上劃滿又深又粗的皺紋，兩塊厚嘴唇，笑得露出了銀肉。他把空籠籠子放到地上，用藍布披肩抹着額，雲山腔那邊說：

「大毛官，剛才這一擔六十七斤，連昨天的一共挑去一百七十二斤了。——你記着。我是個石板心肝籠籠肚，我記不牢……姑奶奶，你老人家也記着點。」

「今天油坊裏那個掌秤？」大毛在樹上懶懶的問。

「是聚賢先生，——管事的……我還有句話告訴你：你那個寶貝文人回來了。管事的說的，他昨天在鎮上看見他。」

大毛停住手裏的戩刀，心裏扭起一個疙疙瘩；兩朵粗眉毛跳了幾下，隨即緊緊抽鎖到一起。他對着天空噓了口氣，十分厭惡地說：

「叫他不要回來……」

這樣冷冷的說了，很快地掉過頭去，繼續戳着果子。

姑媽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可有點鎮靜不住；站起來，像遇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似的，非常關切地問着說：

「是的嗎？是的嗎？這一向不在家，弄得可成點器了？還抽大煙嗎？……他姑娘不在了，他曉得不曉得？」

「成什麼器呢？那樣一塌料！」梅花腳踉到地上，抽着旱煙說：「大煙怎麼會不抽！管事的就是在煙燈上碰見他的。這一向，他就賴在他叔舅店裏吃混飯。不知道又鬧了個什麼『屁漏』叔舅把他攆出來了。」

「毛頭，」姑媽沉思了一回，提着乾巴巴的嗓子喊着說：「我說今天你去看他。是好是歹總是你丈人。也算去報個信。只許他錯，你錯不得！——梅花哥，你想想我這一個話？」

「姑奶奶這話是的。那是個疔瘡。不好惹。」

「可是呢！他姑娘死的時候，毛頭沒處去報信。我說，你到方三先生那裏報個信，他他他本家，又是媒人，當初這個親就是他一手包做的。……毛頭去報了信，放了轎子過去，請他過來看殮。他不來！他說姑娘家裏沒有人，他不管這個事。——這話裏就

有話，這就是個漏窟洞。——毛頭！這不是你蠻的事，你今天就去一趟。」

大毛沉着臉，只管咬着嘴唇，更起勁地撼着果子，一口也不開。截了一氣，看看這棵樹上已經光了；跳下了樹，向另外一棵走去，回過頭來說：

「要去，過幾天去。今天那裏有空？」

姑媽正要說話，回過臉來，看見小牙子不知幾時抓了兩個紙錠在手裏，瞪着眼睛正在那裏拆着看。她急得連忙走回去，慌手慌腳的要奪它下來。

「對你說的，不能動，不能動，你這孩子不聽話！」

孩子是個「順毛狸」，順着撫摩，馴服的很；摸倒了毛，立刻就要咬人的。——兩個紙錠給扯得變成糕塌餅，也沒法奪得下手。那橫蠻的小臉子氣得發了黃，兩顆白黑不大大清亮的眼珠挺直着；瞪了一回，伸手又到篋籃裏抓了一把。

「你這個孩子，唉！唉！」

大毛看到這邊的爭執，一步步的走了過來，直走到兒子跟前，站住了，用他兩隻憤鬱的眼睛盯着兒子那個小小橫蠻臉。

從這個臉上，他重新看見了他死去的那付兇臉子。那是一張扁扁的圓臉，一

隻睛眼裏突出着一團烏白色的肉球，像那烏相鼠子；另一隻睜得那麼大，泛着火紅色。「你嫌他？你把他咬了死咬！……」那尖溜溜的聲音像一根根鋼針，直望他耳朵裏搗進去！……

「放下來！」他喝着。

孩子和媽媽一樣，向來是看不起爸爸的。他不大理睬他，他覺得這是個可欺辱的人，他沒權力管自己。有時爸爸說：「看你那鼻涕，掛得那麼長！」媽媽立刻從屋裏圍出來，「你難容他？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蠢相！狗肉不上秤的貨，你配！」於是爸爸氣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裏轉一個圈子，一口不開地走了出去。有時媽媽沒聽到，自己就會歪起了頸子，說：「我告訴媽去！」……只有當媽媽的脾氣發到他自己頭上，捺他在小凳上，咬着牙齒，拳頭指頭在他身上亂搯亂扭的時候，他纔記得哭喊起爸爸來；可是爸爸只遠遠望着，氣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裏轉一個圈子，拿把鋤頭走了出去。……自從媽媽死了以後，他纔開始意識到這是自己的爸爸。在不知不覺中，他漸漸有點愛他，親熱他，尊重他。但是現在，他忘記了，他回復到一個多月以前的老樣子。他在小小的腦裏搜尋着，要尋出一句罵人的話，來罵面前這個盯着他的人。

「賣緊的！……」他扔去了手裏一團扭破的紙錠，惡狠狠的歪着臉。

「咳這孩子！」姑媽喫驚地叫起來。

大毛眼睛裏冒出一股熱氣，高的鼻梁連同嘴唇抖動幾下，扔開手裏的戮刀，拖了兒子，望屋裏走。兒子放開了潑辣響亮的喉嚨哭起來，賴在地上一陣扭跌；終於被攔腰橫着抱住，手打腳踢着，張開嘴巴亂咬着，直被抱向屋裏去。

「關到豬籠裏去！」

「不要嚇了他的魂吧！」姑媽慌張了一回，邁開強健的步子跟在後面說。

「姑奶奶，」梅花腳搖搖手，笑着：「你老人家由他去。從小在娘跟前看慣了的，一點不怕他。也應當給他管管了。」

「不是呢，年紀究竟小，又是剛沒了娘……」這樣說着，到底遲疑地站住了；把地上幾個扭爛的紙錠拾起來，坐回麻石上，放在膝蓋上珍惜地慢慢攤着，一邊咕嚕着：「好貴的錫箔！還是從油坊裏賒得來的。……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窟洞。」

「眼前好多了，姑奶奶。娘在的時候那樣子，嗜！都是在娘跟前看慣學慣的嘛！」

……」  
姑媽繼續擢着紙錠，隨心地傾聽着屋子裏。小牙子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只聽見大毛的聲音在嚷着。

「只服拿鋼鞭的，不服拿雲帶的，真是個洋東西！……」

「我說呀，奶奶，」梅花腳把煙蒂敲在地上，裝上第二管煙，連忙籠上那煙蒂，吸着說：「大毛的伯伯一生沒做錯事，只有結廬頭親，真錯到東洋大海裏！」

「可不是嗎！當初我勸他，我說：你是個麻雀，你不要想跟着颶風飛。我們這樣人家的媳婦，得是能受苦耐做事的。你不要害了我們毛頭。人家是舉人老爺的後代，豆腐翻了，架子沒有倒。我們都是他家從前佃戶，那個時候，他家的丫頭也嫁不到我們這種人家來。一個姑娘，那裏會看得慣，過得來？……」

「什麼舉人老爺的後代！人家一個不成材的瞎姑娘，從小沒家教，賭博窩裏長大的，年紀到了，嫁不出去，就胡亂塞給了他！」

「我老二是個老實可憐的人。他當初那裏不知道這些情由？他在鎮上，親眼看見姑娘標着紙煙，在街心上招手牽腳和人家吵罵。回來說，姑娘壞了一隻眼睛呢，倒是不



事；只是那種放浪樣子，唔，真不像個大戶人家姑娘！……一連搖了二十多個頭，長氣嘆得聲都動。——你不知道呢。方三先生是個天上的九頭鳥，知縣老爺也要讓他三分。他出面要做這個媒，我老二敢回個不字？是口屎也只好硬起頸子吞下去！……人家又還拿甜頭引着他，口口聲聲說是圍箕大的面子抬舉他，說要替我們闢上增光彩，說讓我們家也有個大戶人家撐撐腰。我老二是個老實可憐的人，翻上留下這幾畝田，這家偷襲水，那家挖界牌，……他真的想沾他點光！——花了一百六十塊錢禮金，買來這個大疔瘡！就沾了這麼個好光！」

「聽說整數目方老三上了腰，做老子的只落了六十？」

「可是呢！不然他爲什麼要壓着人家這頭親！——老子究竟是個膿貨包！給方三先生裝在荷包裏的貨！」

「一個五殿閻王現在也落了水了！那天我挑賣豆到鎮上，他師娘滿街邀人打馬將，拿彩頭。了不得的大老，做這種事！這可連門面都不要了，姑奶奶？」

「是的哩，大毛從他老子手裏種了方三先生十三畝八分田，這三年光景，賣去了十一畝。留下的二畝幾分，今年送租去，也押掉了；租稻給押主扣去抵算利息了！他那樣

的人家，怎麼會有長久日脚過？那幾年，他是紅運當頭，訟師做得叮嚀的響；現在這樣年頭，大家都打不起官司了；知縣換了洋學堂裏的，也不賣他賬了。那種紅呵呵的日子再到那里尋去？……做做鴉，就做不來鴨；他和他師娘還是一人一桿槍，加上那個小娘，三口子唧唧成天對着吹。這樣的年頭，你想想看！……」

「你老人家倒是本萬寶全書。……」

梅花腳微笑了，把旱煙筒插到腰帶上，兩個手掌搓了搓，在那滿是皺紋的臉上使劲摸了一把，站起來，開始到田畝裏去抱大毛穢下來的烏柏樹的短枝。他一連抱了幾捆放到曬稻場上，一枝枝的在籬邊上攢着。

屋裏沒有聲息了。那屋頂上橫七豎八蓋着蘆席的地方冒出了青色的濃煙。

「毛頭，你燒水嗎？……」

姑媽抬頭望了望，把錫箔和籊籃拿起來，走到屋裏去。

屋裏繞着濃煙。

爐灶在右邊房門口的牆壁下。牆拐裏亂雜地堆着松毛和棍柴。近水缸的那裏，一口煤油桶製的爐子——旁邊開了兩個洞，裏面塗着黃泥——正在燒着熊熊烈火，上面擺着

一把瓦壺。大毛坐在天井裏一隻矮腳凳上，雙手捧着那高高的顴骨，眼睛呆看着自己的腳，直瞪瞪的。

姑媽牽起衣角擦着眼睛，在屋裏滿處掃尋着；只不看見小牙子在那裏。她走過盆前，左邊她住的一間板房，倒拴着門。她在門縫裏張了一眼，看見板牀上躺着一個橫豎的小孩子。

「睡着了。可憐罷了！」

她把門上拴着的草索解開來，走了進去。

瓦壺裏開始吱吱地叫起來，冒着熱氣，大毛不作聲地楞着，眼睛發煙薰得怪難受；他揉了揉，無心無緒地各處望望；上面的屋梁和開板都泛着黢黑的顏色，蛛絲灰塵滿處吊掛着。寮窩下面，倒掛着各種糧食的種子：高粱，稻米，稻子，黃豆和辣椒，都連着枯乾了的葉和稈，大捆大捆的用稻草拴着；太陽從天井裏斜照着，發出一種金黃的光彩，在青煙裏面閃耀着。門拐那裏堆着各種農具，鋤頭，耘耙和鐮箔，新裝的和破舊的夾混在一起，堵滿了兩邊門角落。堂前是被大的斛桶，大的團箕和稻籬擠塞着；幾張薄板臺凳歪歪倒倒的擠靠在一邊。地上壘堆着數十個大而扁的懶子、北瓜。……這就是他自

己的家：是敝舊而且簡陋的，但是却這樣的密貼！這樣的熱鬧！這情形，在他眼裏是很有趣疏隔了。六七年来，這一切都是被那尖溜的鋼針似的聲音代替着，都是被那突出着烏白色肉球的兇橫的瞎眼代替着。……

他不自禁地對着天窗吐了一口氣，壓在心上的有點什麼似乎稍稍鬆動了一下，他站起來，到他自己住的板房裏抓出一撮焦黑的鍋巴末，掀開那瓦壺的跳動着蓋子，撒了進去。

「大伯，」他喊着他姑媽說：「你老人家不要心疼他。我早就要整整他。」

他一邊說着，一邊高聲喊梅花脚，叫他進來歇歇，喝口茶。

梅花脚在外面和一個人說着話。他答應着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細眼睛，闊大的嘴巴，一件棉布掩襟褂子敞開着露出結實的黑油油的胸脯。

「毛官，小斗找我出換工，他後天種蘿蔔。」梅花脚笑着，露出上面一段暗紅色的牙根。

「你烏柏幾時戳得完，毛哥？」小斗鹵莽樣子，用衣襟抹着胸口和頸項上的汗，一直闖到板桌上拿了個青花碗，自去爐子跟前倒茶喝。

「我昨天剛動手，沒有三天不得完。這樣吧：你去把野貓頭喊的來，——你有事沒有？」

「那裏！——今天斫了兩磅毛草，和野貓頭一塊去的。這貨色今天給我打下了馬。我的擔子一百九十斤只差二斤，他一擔半也不到。」他張開闊嘴已喝了一口茶，燙了一蹣，發起眼睛胡亂嚥下肚去：「啊啲！他煥的。……」

「你喊他來，叫他帶鐵刀；你也帶，我們兩個人打個平夥。」  
姑媽攆着紙錠站到門上來，關心地說：

「毛頭，這樣一換工，你到幾時才有空到你丈老子那裏去？」

小斗尖着闊嘴巴吹着碗裏，睜大了細眼睛說：

「回來了？——叫我，我不賣他賬！去年他串我買他發財票（注：卽彩票），扯呀拉的，害我花了二角錢，毛都沒撈着一根！騙子！知道他給我的什麼：紅紅綠綠的，擦屁股之幾個字！……反正人是不在了，毛哥，我勸你和他一刀兩段，惹那個疔疔不如搓卵石！」

大家看着這爽快小夥子，笑着。姑媽說：

「你年紀輕，小哥哥；恨只恨在肚裏，禮數總要到。姑娘不在了，信也不報給他，正好拿個話柄子。」

「哥哥不是和方老三報了信了？他不來，管愛個卵相干！——那方老三！高貴的，老子腸子上有了個疔瘡在這裏！……他姓方的沒有一個好種！」

「怎麼着？你什麼事也恨他？」姑媽不懂地問。

「什麼事，反正沒好事。」

梅花腳從小斗手裏接過一碗茶，喝了一口，笑着和姑奶奶說：

「這兩年，方家一個公堂給方三先生搶到了手。他和野貓官種了公堂裏幾畝田。方老三一上來，就加他們二十斤租；今年送租去，麻殼和他不收；家裏稱的好好的稱，方老三一過手，一擔要少十來斤。……告訴你個笑話，姑奶奶：他和野貓官褲帶上都打了結。」

「膀子上的疙瘩看不見，我在褲帶上打了個！……」小斗扮做正經樣子，滑稽地說着，一邊挺起了肚子，從腰裏扭出一段骯髒的藍布帶子，把那疙瘩結揚着搖了一搖，一溜煙跳着出了門。

屋裏的人正在笑着，忽然這闊嘴細眼的小夥子重新走了回來，向裏面招了招手，喊道：

「毛哥，你家來了人。」

梅花脚和大毛站到門上張看：從毛房那邊果然轉出一個人，搖搖幌幌的走到廳稻場上來。

那人手提一個白布包，穿着一件泛成黃色的破棉袍，面裝頭，青灰色的三角臉，一對惺忪浮腫的眼睛，黃鬍子疏疏落落的，從下巴直連到耳朵根。他拖着步子幌到了門前，本來沉思着臉子忽然拉開來，扮出了一個尷尬的怪笑。

「你們還好嗎？」他眼睛盯着大毛，用一種糊渾不清的鼻音問。

這是出乎大毛的意料之外的，這老實傢伙瞪眼看着面前這黃鼠狼似的人，怔了許久說不出話。

「啊喲，親家公……」姑媽從裏面走出來，驚詫地喊了他一聲。

親家公乾喉嚨咳嗽一下，鼻子哼了哼，走進屋子裏。大家懷着鬼胎子跟了進去，好奇地在旁邊望着。大毛皺着眼皮，從板桌下面拖出一條凳子，讓他坐，一口不開口地站到

一邊去。對於這個人他是素來不知該應該怎麼同他周旋的。

「今天剛聽油坊裏說，親家公回了府。」姑媽倒了一碗茶敬在桌上，提着乾巴嗓子學着斯文樣子這樣說，於是告訴他，毛頭就要去看他的，因為忙着戮鳥柏，掛住了脚。……」

「我姑娘呢，出去了嗎？我來望望她的。」親家公把手裏的禮物包望桌子上一放，低着頭乾咳一聲，不等姑媽的話說完，就哼着鼻音這樣尷尬地說了。

這樣的一句話，這樣一種奇怪的神氣！使得滿屋裏的人都有點摸不着頭腦。姑媽眨着眼睛向大毛看了一下，說：

「你老人家沒聽三老爺說嗎？姑娘七月裏不在了呢。」

「不在了！」兩顆沒有神彩的淨腫眼睛挺了挺，做了個十分驚訝的樣子；但隨即低下了頭，像做戲似的捏起拳頭在桌上敲了一下，帶着哭聲道：「死得不明白！死得不明白！」

大家都被這過於突兀的風波弄傻了。大毛睜大了眼睛，太陽穴上梗起一根筋，嘴唇顫抖顫着，半晌，他說了：



「這話怎麼說，你老人家？……你說是我謀死她的？」

丈人把女婿的話只當沒會聽見，自管目哼着鼻音哭巴巴的乾嘔着，拳頭在桌上亂敲着。把一碗茶震得潑滿一桌子。

「你阿爸買了這包酥糖來給你喫，不想你不明不白的去了！唉唉，咳嗽，你死得好作孽！唉唉！」

於是他站起來，連連眨着眼睛，那張青灰色的浮腫臉子皺皺一起，瘋狂了似的向空中嚷着說：

「苦命的，你陰魂不遑！你是怎死的！你告訴你阿爸！你祖上十一頂紗帽護着你，你太爺爺『恩科舉人』的執事牌護着你！苦命的，你阿爸替你申雪這個屈！……」

大聲的嚷完這篇鬼話，回頭拿了桌上的茶碗向天井裏一擲。叮噹的打得粉碎，屑片潑滿了一屋子。

「拿我的人來！我問你家要人！不然不走！」他敲着桌子！疲乏地喘着粗氣。

姑媽搓着手，一直慌張地望着他；這時才吐了一口氣，噁着說：

「唉，真是那裏的虧！……」

小斗和梅花腳站在大門上，起先互相揆着眼睛，迷迷地笑着，像在看着一齣沒有趣的花鼓戲；到後來却笑不起來了，只用佻俏的眼睛關切地瞥着直挺挺站在那裏的大毛。——他的嘴唇已經發了白，高高的鬚子在開着扇，一張一張的翻動着。丈人這一套鄙陋不堪的把戲，以往在另外的各種方式中，他已經領教過多次的。他心裏壓着一塊沉重的東西，連呼喚也好像窒息着。他很想鬧過去，在那個浮腫的腮臉上重重地打他兩個耳刮子，而後……但這只是一閃的一念，他的身子依舊直瞪瞪的楞着在那裏。

小斗走過着，在他衣上扯了一把，鬮嘴巴扯了一扯，憤憤的說：

「他就是敲你的釘錘！……做得又不壞。」

「你是什麼人！」親家公抬起頭，擺了個威風的架子；但那個身量却低得身不起勁；他實在過分勞乏了！

「我叫黃小斗，你認認看。」食指點在自己鼻梁上，「去年求我買你的彩票，不記得了？和我裝什麼呢？我有釘錘給你敲！」

姑媽急得拉了小斗，把他推出門去：

「小哥哥：你去拿鐵刀戳烏柏，……」

圓頭鬚鬚親家來，親家公初並沒動聲色，照舊低着頭，坐在那裏疲乏地喘氣。這使得姑奶奶安了點心，她邁着強健的步子，到房裏拖了小牙子出來，推在親家公身邊，說：

「這是外公。小牙子，你喊，喊外公。」

小牙子懼怯着兩粒受紅的眼睛，慢慢地震震兩道黃浮浮的怪人，又回過頭望了爸爸一眼，用袖口在人中抹了一下，不作聲。

「親家公，」姑奶奶退了兩步，兩手握在胸前，斯斯文文地說：「結親如結婚，有什麼不周到的地處，你老人家高抬貴手，赦過了罷！當初總算你府上抬舉，肯把姑奶奶嫁了我們這樣莊稼人家。我們毛頭是仰老實人，成天澀着把鋤頭，禮數不到的地處有，姑娘是七月裏坐月子。她平素人氣隨便點，你老人家知道的。——那自然也難怪。六月裏鎖上唱關王戲，她一連去看了七夜，路又遠，露水也大，金枝玉葉的人又耽着肚子，可不是呢。就這樣，受了風寒，渾身發了腫；——再加喫東西也忒亂點，又是油炸臭乾，又是花生米；生冷呢，喫個不離嘴，臨睡要喫西瓜；睡就睡在大門口一張竹牀，絮被也不肯墊一牀。——到臨月，手呀腳的都腫得發亮，一個面腫成了燈籠。請油坊裏聚寶先

生來學，執了藥來她又不肯收。脾氣也還甚點，火着，一不如意就作。毛頭一佃拿佃頭的人，年頭又壞。那裏有什餘，翻上佃下十畝分山，加上租田，收的不夠花用的，說起來是個自己有田的莊稼。寅時喫了卯時糧，常時籬裏攔得沒有一粒米。稻子不夠油坊裏的餘糧，一姑娘金枝，弄壞了，毛頭是老實人，供應不到的地處有。說什麼呢，怪只怕他妻子麻雀，跟鳳凰飛……」姑娘奶奶說着說着，不知怎麼漸漸捺不住氣，隨即伸了一口長氣，鎮定了下來，接着說：「姑娘七月十六日早上肚子痛，跑毛房跑前夜遍數。我去接了喜娘來，還有梅花娘，三個人照應的。說起來二胎，這不在頭胎老，只在竹牀上絞索得的，脾氣點着火，說呀轉都不行。這就生了三胎二胎，產門打不開。裏掛了三張催生神，門，抽麻和打開，青生碗裏裏的擰着，又與油湯裏擰來十八個，擰得三天弄碗碾子之法；此皆催生神門，十一連日絕不閉，二十二日，他擰着看軟了，就叫毛頭去弄弄那裏，三老絕不閉過來……」

光不有的。當夜毛頭放轎子去三老家。三老說不閉這事……

稼人家，都是粗人，自從高熱了這頭親，嚇無怕熱的當過這些年，我們力量用盡了；水桶大的葫蘆也只這點帶，吊不住，沒法子的事！……」

梅非脚板着闊臉，罵姑奶奶住了嘴，他把他的厚嘴管包了一包，憤憤地說：

「毛官那上幾個頭？你謀死你家的姑娘，你親家還待出這種話！……你姑奶奶是個什麼樣的人？村裏鎮上那個不曉得？毛官那着頸子受報她，祖氣都不放在她面上透一口啊！連姑奶奶這樣的老人家都換她腳子啊！毛官在她跟前說個丈夫嗎？『新酒兒』一炸炮銃的鬼，給她唱『歌』，一不如此就扭着他頭髮拚命；『你別這些泥滾糞』，包上罵奶，你家竈棚旗都要充軍！……那是不怪的，什麼人家姑娘？自然把我們這些泥滾糞看不入眼的！……在在，毛官那不是當她公主娘娘供着？可奈日長月遠，總有個變不生氣的時候！……天天不給好日子人家過，那個受得了？——一倒了她的毛，她就刀呀砍的拿出來嚇人！毛官喫了老虎胆？敢觸犯她一句字？……我不過是個鄰舍，怕沒來由。只奈你親家說出來的話，怎麼安得上去，你到油坊裏問聚寶先生看！……」

親家公依舊呆呆地低頭坐着，像睡着了的一般，對於他們的話，沒一點反應。這印剛纔那一套瘋狂突兀的把戲比照起來，叫人毫不相信就是這同一個人做的。——這樣一種奇怪的章法，使得大家都在納罕着。

門外響了一陣脚步聲，小斗打着個赤膊，手裏拿着脫下的褂子連連抹着那個闊嘴細

眼一睜，和野貓一樣，四圍現在門上；野貓頭手裏拿着一把利刀，瞪着兩粒圓眼睛，歪着一張兔子嘴，向屋裏打量着；後面還跟着幾個別的村裏人。

「還沒走，這貨色？他要怎着？」野貓頭亮着舌頭嚷着問。

「賣錢財來的。」小斗說：「你想發財，這不是發財的門路，你趁早夾着尾巴走了好！」

「誰姑娘是謀死的？叫他剖棺材驗屍就是！」另外幾個村裏人這樣說。

大毛楞在那裏，這時瘦削的額骨抽動一下，身軀挺了挺，說：

「你要把我怎麼樣，你說罷！」

親家公抬起頭來四週望了望，突然像從夢裏被什麼咬了一口似的跳起來，把面前桌子一推，亂舞着手嚷道：

「好兇！好兇！我只有下城！只有勸官司！我叫我家三老爺做紙去！」

那聲音嚇得過了火，嘎了開來；手舞着提起布包，彎腰駝背，踉蹌地望外走；忽又轉來，眼淚鼻涕一把地指着女婿，喘着粗氣說：

「你可不要懊悔啊！……」聲音却顫抖地提不起來了。

大毛彷彿明白了所有的事，用一種粗拙的聲音苦笑：

「好罷，隨你家方老三出主意辦吧！」

大家靜靜到門上，亂哄哄地看著那個長只狼子似的後影拖着步子慢慢出了驢槽場。

「這是個膽包貨，不用說是方老三出的主意，叫他來敲釘錘的！」

「要不是鴉片發作了，今天他不見得走。」

「有官司！料他打不起！嚇嚇人罷了！」

「今天這一遛白跑的。我說他明天還要來，說不定方老三要和他一同來。」

大家這樣你一嘴我一舌的嚷着，大毛一口不開口地緊皺眼睛，從地上拾起力來，望田塍那邊走；小斗和野貓頭各已爬上一棵烏桕樹。——這時小斗從樹上探出頭來，高聲向大路那邊喊着說：

「賣發財票的！你是膿包，你不行。明天請你家方老三來，我們在這裏等着。——娘的，不給他豬屎喫不是人養的！……」

姑奶奶拉着小牙子站到曬稻場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和攢着烏桕果子的梅花腳

說：

「咳，這是什麼人家的人，做這種事。……」

梅莊脚把那圍臉上的厚嘴唇包了一包，笑着迷地露出一口黯紅色的血肉，搖着頭不

說話。

太陽偏了。風在田野裏迴盪着。天空裏魚鱗似的白雲已經積聚了起來，泛成了晶瑩透明的顏色，照得這田原村舍分外鮮明的悅目。毛房那邊，肥料堆上站着一隻公雞，這時拍了拍翅膀，提着老練的嗓子高聲啼起來。

〔作者介紹〕 吳組緜，安徽人，創作歷史甚久，曾出版「一千一百扭」，「西柳集」，「八駿圖」等，寫作態度極嚴謹，不輕易發表作品，他善於寫農村生活，文筆細膩，對大衆口語運用，尤其純熟。

〔本文主題〕 這篇小說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主題是寫農村生活，描述土劣與地痞對善良農民的欺詐壓迫，以及農民的反抗心理。作者却從一樁極平凡的生活事件上，把握着這個主題。通過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性格創造，把農村中的社會矛盾狀勢顯示出來，使我們從這裏清楚地看到



一幅活生生的在封建勢力束縛下底中國農村的圖畫。

【學習要點】（一）這篇小說最大的特色是對生活描寫的細膩和真切，在開頭幾段中，看來似乎很平淡，但閉目一想，這種農村生活情形都栩栩欲活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作者是用純熟的小動作和口吻來表現各個人物的性格。這需要對生活非常熟悉，纔能寫得出來。（二）作者在口語的運用上顯得非常成功。各個人物有各個不同的口吻，表現出各個不同的性格。對於俚語的採用，尤值得學習，譬如：「石有心肝篋袋肚」「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窟洞」等，都是農村中流行的俚語，隨手拈來，應用在這些人物口吻上，非常恰當而生動。（三）作者對於各個人物性格的把握和襯托都很適當，如大毛之懦弱忠實，姑奶奶的老於世故，丈人的潑賴刁詐，梅花腳的豪爽堅強，一看就非常分明，這樣顯出作品的生動。這中間，方三先生和六毛死去妻子的性格，是用敘述的方法描寫的，但却一樣清楚地表現出來。從這裏，我們知道，生活的熟悉，口語的運用與性格的把握，在文藝創作上是何等的重要。

# 麻雀

立 波

三天以前，我們牢監五層樓上九號房間的小陳，在午睡時間，捉了一隻飛進鐵門裏的麻雀。牠從白色斜紋布的内衣袖子上，撕下兩小布條，縛住它的腳和翅膀，藏在桌下做凳子坐的一堆絨毯的背後。晚飯後，這件事被許多人知道，近邊幾號房間裏的牢監的人都要求得過來看看。在外邊，誰都不會喜歡麻雀這種過於平常的小鳥，但在牢監裏，它便成爲詩裏的雲雀和黃鸝。我們喜歡它，因爲它是自由的飛鳥，就是這天的上午，它還浴着陽光，也許還沾着草上的露水，在廣闊的天空下飛翔，在街市的喧嘩裏跳躍和啼叫。這使我們神往，我們中間有些人，已經整整的四年沒有看見一根青草，一片樹葉了。我們撫愛它，好像要從它身上，找尋那甜蜜的自由的生活的痕跡，聞嗅那清新的草和樹葉的芳香。我們親近它，好像長久離開了家鄉的人，看到了一個剛從家裏出來的親人，竭力想要從他的服裝上，談吐間，聞到一些盈滿了我們童年的愛和歡喜的記憶的家鄉的水的氣息，土的氣息一樣的。

傳到我們房間來，我把它放在手掌中，要它嘗嘗我們特別爲它留下的飯粒。它不吃，眼睛只望着鐵窗子外一小塊還要明亮的天空，拍動它的小翅膀，想飛出去。它真像一個第一次被捕的囚人，沒有食慾，而且是極度的不安和焦躁。

關於它的放和留，引起了爭論，有人主張立刻放掉它，有人主張留三天。

「爲什麼要留三天呢？我們判它三天徒刑嗎？」十二號房間的小柳說。「這對於我們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被關在這裏面，我看也沒有十分的必要。」阿金笑着說。

「我們不是麻雀，從個人的觀點上看，關起我們是很必要的。而現在，我是說現在這件事情，我們都不是小孩子……」

「而我們革命者是應該玩麻雀的嗎？」小柳插嘴說，他是小柳的崇拜者，很快地站到小柳的一邊，忘記提這麻雀的就是他自己的一雙改變的手。「不，告訴你吧，我們是不應該玩小鳥的，這和我們所愛的偉大的真理，太不相稱了，我的好同志。」他特別喜歡用這樣的字眼來稱呼他的論敵。

「爲什麼把偉大的真理也拉了進來呢？」阿金問。「你忘記了我們是在什麼地方

哩？我們的房間只有十一隻腳板長，五隻腳板寬，我們沒有書看，沒有工做，一天到晚只是看着同樣的鐵窗……那些外國人，又在他們覺得合適的時候，走過來罵一聲：「*astard!*」把左手的大姆指掛在制氣左邊的上口袋的扣着的銅扣上走掉了。這是我們每天的生活，起初我們覺得難受，憤怒，到後來，連這也不了。所有的時間都是平板和平板無聊。突然一下，一隻麻雀飛進你的房間來，你要留住他，但是你又想：不，我們革命者是不應該玩小鳥的，你會這樣嗎？對了，你有這樣，這給了我們很多的快樂，現在你倒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吧了，我覺得可惜，我的好同志。一用這麼一句，他摸擬着小陳的口吻結束了他的雄辯。

這樣熱烈的繼續爭辯着，各方面都用許多漂亮的理由厲害的攻擊，想戰勝對方，但是兩方面很快樂。不久，我們是有了一口新的筆桿的題目來消遣一個很長的黃昏，有了一個初從外面進來的小小的新鮮的對象供我摸擬，容受我們所有的人性的憑存，也使我們的心情飛馳上陽光籠罩的春色的野外，暫時的忘記了眼前的狹窄和灰黯。我們大家同意把麻雀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並且請它順便帶封信出去。這又是阿金的奇想。我們也都認為這是頂好的主意。我們不能給外邊寫信。記得一年多以前，有人用了許多錢

設法買進了獄卒，帶了一封慰勞信進來。這是怎樣一件使人不能忘記的大事啊！在那一個珍奇的春天的晚上，四圍很寂靜，聽得見遠遠的馬路上遲歸的電車馳走的聲音。我們站在房門口，頭靠着鐵門上的圓柱欄杆，傾聽那封信的報告。爲了提防抄靶子，信不傳看，由前房圍裏一個人報告，後面的這些是清音的房間。挨次有人作傳達。聽到那傳達者用顫抖的聲音吐出的句子。我們快活，興奮，緊靠着同房人的也在發燒的手，說不出點來。我們整夜的咀嚼着信的每句話。那一夜以後幾夜，我都聽到近邊幾個房間裏有輕微的脚步聲，輕輕的咳嗽聲，都睡不着，都在想念外面的同志和朋友。他們很忙，很辛苦，但他們還記得我們。現在他們都好嗎？我們是好的。我們要藉着這奇異的信差，讓他們，讓所有外面的人們知道我們現在所認識了的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一方面把麻雀傳到各個房間去，讓大家看看，一方面商量信的內容和寫法。沒有紙和筆。在不常，我們把肥皂作成盤，很勻的塗在粗糙的草紙上，乾了的時候，紙面會平滑得像油印出的臘紙一樣的，可以用小小的尖竹籤在上面寫字。現在我們沒有這種現成的紙了，大家推舉小陳做，因爲他做得最好，寫也寫得好。於是我們決定了待到第二天，我們的這種信箋乾了的時候，由小陳寫上這樣一句話：

「請愛惜你的每一分鐘的自由，朋友。某獄囚人啓。」

也有人想到，疊折起來，用一根從衣上扯下的棉線，把它纏在麻雀腿上的時鐘，要特別小心，好不致於把字蹟磨損。

我們享樂着這種通信的神祕的情味，紛紛的預測這張條子的各種可能的命運。有人以為也許會湊巧的落在我們一個同志的手裏，使他知道好好的利用自由的生活，更多的享受戰鬥的歡喜。又有人說，上海自殺的人天天這樣多，我們的字條也許落在一個這樣的人的手裏。走到黃埔江上遊，因為失業而憂鬱，他要跳江了。忽然看見一隻麻雀飛落在他的近邊的草地上，正在用嘴啄着腿上的什麼，由於死神的臨近也不能趕走的人類的好奇心，他走攏去看，麻雀飛走了。遺留下我們的條子「請愛惜你的每一分鐘的自由」，說得多麼好，他想着，「簡單，却是十分的重要。」於是他會覺得雖然沒有愛惜，或是沒有飯吃了，他還是有着人生裏面最寶貴的東西，于是他嘲笑一分鐘以前的自己的情緒，他走回馬路，重新看到了街市，陽光和走着的人們的微笑，重新恢復了為別人或

是爲自己做一點事情的力氣。

但是也有人推測這封信會落在荒地上，或是什麼弄堂裏的幽間的角落裏，誰也看不到，冷冰冰地躺在那裏，一直到無情的雨水把它打濕，消毀了的時候。另外又有人說這一個推測，說上海的荒地少，人口多，字條子一定會落在什麼人手裏。

「如果要落在一個資本家手裏呢？」小柳忽然發問道，「那不是等於讓他愛惜他的每一分鐘榨取工人的自由嗎？」

「不會的，」阿金說。「上海三百多萬居民中，有八十多萬是產業工人，二十多萬是學生，還有無數的小市民和城市貧民，無微不願做亡國奴的人。他們都在街頭上，最大的可能，我們的信差會被他們看見，說不定會被小陳廠裏的一個小姑娘看到。」

「這樣說來，小陳是在準備寫情書的了。」有人說。

「瞎三話四！」是小陳的聲音。他的同房間的人笑着宣佈他的臉紅了。

「你真是想着你在同一個小姑娘寫情書嗎？」愛說話的阿金找到了題目，「但是，小陳，不是我故意要打破你的幻想，使你失望，我只是要把這實在的情形提醒你；上海的老太婆是和小姑娘一樣的多，你的這封信，也許會落在四十年前或是五十年前曾經做

過小姑娘的一位很好的老太太手裏。那也不錯。我們當然是各在的愛情，我們向小姑娘爲了我們害一場很厲害的相思病，也需沒老頭子的愛。那位老太太看透了這封信，會很感動的說：『可憐的孩子們，自己不自由，倒往關心別人的自由了。』她笑着，她會掉下眼淚來。

我們開談着，時常發出快樂的笑聲。這是在牢監裏的十分愉快的一晚，不知不覺到了九點鐘，這是外國人查第一次夜差的時間。平常我們早就警戒了，停止了談笑，躺在絨毯上。睡，聽到每一層樓的樓梯口上的鐵門的開關，和外國人的皮鞋的腳步，一層一層樓的響過，上來，聽到他從我們房間前面的走廊很快的走過了，大家又起來談天。今天晚上我們什麼也沒有聽到。麻雀從後面房間傳回，響到十二號房間的牆壁，小柳從手到門外去接，沒有接到麻雀，手被一個人的皮鞋踢一下，通夜不熄的昏黃的電燈的大亮裏，二十七號外國人的高大肥胖的身子顯現在他的房間的前面。

二十七號是獄卒裏面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不是因爲他聰明，而是因爲全監獄的所有的橡皮鞭鞭罰，都是由他來執行。他的樣子不見惡，紅潤的，豐滿的臉上倒是常露着笑容。但他有一個特別的脾氣，有時從走廊上走過，走得非常快，好像有什麼緊急的



事情要去辦，或且可以說，好像什麼地方失了火，要他去搶救。於是突然，常常是出人意外的，他停止在什麼人的房間的前面，用生硬的中國話問着：「喂喂，講把我勸到：豬頭三是什麼意思？」剛說完就走，並不等待着回答。顯然的，他只是在被質問之後的這一句中國話的發音，但也許是真的想起了更緊急更重要的事情。別的外國人一樣，他常常無緣無故的打打人玩玩，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不用手打，從黃色制服的褲裏取出粗短的黃色警棍來，手捏着棍身，用那繫在棍端的白色細麻的繩圈，在你的手背上，眼角上，隨意的抽打兩三下。給你留下兩三條精緻的，紅色的鞭痕以後，他用生硬的上海話，叮嚀的囑咐你：「下次當心。」就心滿意足的走了，在他的背後，留下一陣風。

麻布氣是落在他的肥大的手掌裏，他把它丟在走廊上，用他穿着硬底皮鞋的腳踩在他身上。抄下小柳的號碼，他心滿意足的走了，在他背後，留下一陣風。

那一夜我們都睡得很遲，也再沒有人說話，一陣快樂的笑聲以後的意外的小小的悲劇的感覺竟是那樣的沉重，都忽然覺得這狹小的囚房顯得更加的狹小，這二面深綠色的牆壁，這一面深黑色的鐵門，好像都在迫攏來，迫得人透不過氣息。我們同房間的三個人彼此避開着眼睛，誰也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這時的感情。正像小柳所說的，「我們都

不是小孩子」，我們中間年紀最小的小陳也有十七歲。一個這麼大的人，而且是一些革命者……都有着改造世界的巨大的抱負，却會爲一隻小鳥難過，是太可笑的，有誰願意人家知道自己的可笑的心思呢？

第二天早晨，訂捕走廊的囚人檢起麻雀的屍體，拋到了窗子外，我們好像看見我們對於自由生活的一個黃昏的快樂的夢想也被拋到了窗子外，剩下的只是鐵門，飢餓，無聊，外國人的皮鞋和印度人的微笑。

第二天，小柳調冷水公堂的結果，是判決他吃三天冷水飯。冷水飯是一個很恰當的名詞。翻譯這名詞的人，一定是一個有着精妙的感覺的人。這不是在吃的米飯裏放些冷水的意思，而是原來只能吃到半飽的定量的米飯，每頓再要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二。兩三日吃完一頓飯以後，眼睛貪饑的望着空的盛飯的洋銅罐，全身真像淋了一大瓶冷水。身體差一點的人，吃到第三天，就要起不來，整天睡在絨毯上。這是這裏的起碼的處罰。凡是和看管的巡捕談了一陣話，被外國人看見；獄長來了，沒有站起來；回答外國人的問話的時候，無意中用了「我們」這字眼；抄靶子的時候，發見了你的房間裏多半張草紙，都要領冷水。去年北牢監裏有一個初進來的不懂規矩的刑事犯，起床的時候

站在房門口，對着漸漸明亮的窗子，用他的洪大的低音，大叫了四聲，被抄了號碼去，罰了兩天冷水飯。平均兩聲換到一天冷水飯，他爲什麼要在早晨對着窗子大叫，而且叫到四聲之多呢？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吃冷水飯呢？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去年冬天很冷。小柳扯下了牢牢的纏在棉褲腰上的一條繫袴的帶子，每天早上用來扎緊蓋在腳上的絨毯，免得被掀開，透進風來，吹得全身整夜都冰冷，後來二十七號查到這一條帶子，他認爲這是小柳想要自殺的證據，他很鄭重的從別的牢監裏叫了一個懂得外國話的囚人，替他做翻譯。他首先問小柳爲甚麼忽然想要上吊，小柳很吃驚，說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要這樣，祇是怕冷。他不相信。小柳祇得告訴他：；自殺的行爲是和革命者的道德絕不相容的。他還是不相信。不知道爲甚麼，二十七號在那天顯得特別的仁慈，和藹和聰明，非常愛說話。他面向着小柳的房間，背靠着走廊的欄杆上，向小柳開始了一篇相當長的，關於「家庭和自殺」的演講，首先他讚美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濃厚的可貴，再次說明了外國的家庭和中國的家庭的不同，這中間，爲了增加他的演辭的風趣，他還用上低音唱了一曲不知誰做的「甜蜜的家」的短歌，並且引證說，孔夫子也曾經說「甜蜜的家」是很重要的。孔夫子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說過「甜蜜的家」

的呢？我沒有讀過「論語」，不知道。最後，他的沒有一句廢話的結論是：千萬不要自殺，自殺了就不能再活，不能回家了。

「你今年幾歲？」他突然問，眼睛看了看一直忠實的在做着他的翻譯的那囚人。

「十九歲。」小柳回答。

「你有兄弟嗎？」

「沒有。」

「這樣，你死了，你的父親會難過，你想到過嗎？」

「我的父親早死了。」

「那你母親會加倍的難過。」

「我的母親也老早死了。」

「就因為這樣，你要尋短見了嗎？」

這一番對話，又引到了那個已經安排好了的結論，就是，小柳一定會自殺，而且就在當天的晚上，當一個人的青春的生命火焰正熊熊的燒着，正在渴想着自由和生活，對人類的和自己的前途也抱着無窮的希望的時候，另外一個人走到你面前，帶着悲憫的

眼睛，說你一定會上吊，而且就在當天的晚上，你會以為這是和你開玩笑，但是，這一切在這裏面是只能叫做嚴肅的，而且這一切，都祇是爲了冬天太冷了，爲了一條小小的褲帶的緣故。

爲着人道，也許是爲着要替我們保存幹部的緣故，那一次二十七號灌了小柳三天冷水飯。這一次因爲麻雀的案子，又是三天。小柳的身體很不好，而且他是反對留住麻雀的，却因爲留住了它，出了亂子，讓他一個人來受罪，無論如何我們是不安的。我們中間三個人，小陳，阿金和別的一個人，願意每人替他一天冷水飯。這個罪謫受到了拒絕，那理由之一是對於這次的事件，他並不是沒有關係的。而且，一他說，「我這幾天也實在吃不下飯去，我好像有點神經衰弱，」總看見他的書信裏總寫着一隻麻雀，在血泊裏，不停的，顫慄的拍動他的小翅膀。」

【作者介紹】立波，湖南人，曾編譯羅賓遜夫人「被擄掠的處女地」及普式庚之「杜布羅奇基」等名著，戰後去做後援區工作。

【本文主題】這是以戰前上海租界內的監獄生活爲題材的一篇小說，它的主題是爲失去自由的人們對於自由的渴望，以及爭取自由的熱情。一度自由自在的麻雀，偶然飛入了牢獄的鐵窗

，引起了囚徒對自由的麻雀底熱烈的愛和感動，因而想到章麻雀替他們看出一些自由的呼聲，然而結果却遭受悲慘的結局，自由的麻雀更早的犧牲了。這給要求自由的讀者是多麼強烈的刺激！在小說中同時也諷刺了虛偽的人道主義底醜惡。

〔學習要點〕（一）這篇小說的題材選擇得非常巧妙，題材本身就像一首美麗的詩，而同時却又非常現實的。由於題材本身的生動，增強了這篇小說的不少力量。這告訴一個作者對於題材選擇的重要。選擇題材不在乎故事的詭譎離奇，緊張壯烈，而在題材的內容能否表現出現實的社會意義，縱然是一隻麻雀被榨死的小事件，但是它所包含的意思卻極其崇高和偉大。（二）這篇小說和一般小說不同，找不出誰是主人翁，誰是獨角，小說的主人翁就是章改詞幾個囚犯，這可以說是一種集團的描寫——雖然在他們中間仍然包括着不同的善惡。這是因為在某一種集體的生活環境中，造成他們一種共同的性格，共同的意志，而使這種性格和意志強烈地集中着。這在牢獄中間特別顯得明白。高爾基有一篇「二十六個和一個」，也是用這種方法，二十六個工人是結成爲一個人格。但這種寫法不經過深刻鍛練是不容易成功的。

## 至 尊

谷 斯 範

退伍少尉倪國輝，一門心思在想補個中尉缺。

他眼巴巴地望着前面村莊裏一幢樓屋的白牆壁，望得眼都花了，這是軍部所在地，能否補到一個中尉缺，命運要在這白牆壁裏決定。他有點喫慌，平板的扁鼻子的臉孔，肥短的頸子，漲個通紅，冒了一頭皮的汗，彷彿是六月天；雖然六月早已過去，七月也已過去，路旁稻田裏稻已可收割了。

金黃色的稻穗被傍晚的秋風吹着，點動着頭，歡迎這位遠地來的中等身材，年紀約莫三十出另的中年軍人。旅途是夠疲勞的，黃軍帽綳褶比老太婆臉上的皺紋還多，草綠軍衣也憊得不成話兒。像個經驗豐富的老廚子，嚐遍了各種油料、酒料的滋味。但倪國輝並不覺得不自在，這衣服他已穿慣了的，從冬天到夏天，從夏天到秋天，只有這麼一套衣服；使他覺得不自在的，倒是：爲什麼頭皮冒了汗呢？連扁鼻子都濕漉漉呢？是佳兆還是惡兆呢？是「至尊」還是「別」呢？……

「這一路來，鵝牌搭襪子，別可翻得夠了，」他嘆了口氣，摘下軍帽，用袖子活活地吞棗的將汗水揩個乾淨，「這會可待翻至珍了！軍長是過去的師長，老上司，補個中尉缺拿得穩的！」

翻了一連串的「別」，還不是爲了補個中尉缺？……

臨汾戰役了掛彩，去年冬天才從西安的傷兵醫院出來，被選進新兵訓練所，充了個准尉特務長，這可把他氣昏了。把軍帽往後腦壳一推（那時他有一頂出色的草綠軍帽），拍拍釘着漂亮的黃銅鈕扣的胸膛，發牢騷：

「嘿！少尉掛彩，變成准尉，老子幹你個鳥！」

就一溜煙跑出來了。

他到處探聽老部隊的消息，起初說是仍在山西，於是在風雪中渡了黃河，山西跑個遍，說已開到河南，於是又渡黃河，跑到河南，錢花完，手錶、軍毯、膠底鞋、襪子都賣個乾淨，隊部却已開到湖南。這之間「別」是翻夠了的。今年春天，他要搭一輛運輸汽車上潼關，一個穿皮領上襖的汽車夫拒絕了他，吐一口痰說：

「走你的吧！」



哪一聲，車開走了！他拚命追上去，拉住車欄，身子掛在後面，像一只鴨子吊在腳踏車上。他拚命往車欄裏爬，一個包袱跌落路上，風把他的草綠軍帽吹到一里路外，他急得扁鼻子冒了汗珠，破口罵：

「王八蛋的開車呵！停下來，讓老子去找帽子和包袱呵！……」

穿皮領上襖的汽車夫，睜也不睜，把車子開到潼關。他只怨自己是「鴨牌搭襪子，又翻了付別，」也不與車夫計較，悶悶地搭上潼關到洛陽的火車。在車廂裏橫豎直倒地睡滿了前線下來的兵士，睡得像豬一樣，綁腿胡亂丟在車椅上。他們睡着一直不醒，到洛陽站，他隨便戴一頂軍帽走了，是頂不出色的軍帽：黃顏色，繡得比老太婆臉上的皺紋還多。

到洛陽，他開始在街上閒蕩，到處兜售自己的軍毯和膠底鞋……一個憲兵來了，抓住了他，盤問他，把他押進散兵遊勇收容所裏。他拿出一張黃色的傷票，跟雪長據理力爭，拘留了兩夜，才被釋放。洛陽到方城，徒步走了五天，一路喫冷饑，睡稻草，每夜跟當地的自衛團「嚼舌根」：證明自己的確不是漢奸，過去是少尉副官，現在到湖南去找部隊。自衛團長疑惑地瞧他，威嚇他，抓去那倒運的軍帽，翻過來看，裏面可有什麼時

號？倪國輝完全頹喪了，在稻草堆上翻來覆去，計劃着要自殺，後來想到「中尉」，才甜蜜地睡去。離方城不久，在一個小集裏，他跟人打架，被地方團隊押走，兩粒門前牙，說話不清楚的小隊長判了他：

「打……架，活該補……補新兵！」

「個五十多歲的保長趕過來，他拍小隊長的肩膀，伸出三個指頭，狡潑地說：

「我出三十元！」

「不……不成。」

「三十五！」

「不……不成。」

倪國輝氣昏了，頭皮冒着汗，扁鼻子，肥短的頸子，都濕漉漉的。他摸出傷感，據理力爭，一點用處也沒有，傍晚，中隊長來了，才逃出補新兵的惡運。這時春天已經過去，到湖北地界，已是初夏，爲了想弄一點去湖南的路費，投入地方團隊，幹中士班長，在那裏度過了夏天，「別」翻出了幾付。他已記都記不清，到現在想起來，心裏近感到悲痛。他茫然地望着前面村莊裏的白牆壁，從口袋裏摸出一份十行紙寫的報告，讀了

一遍，很滿意：

「這會可得翻至尊了！」

軍長的脾氣，他是摸熟了；那個胖胖的四十多歲的將軍，是任性的人物，高興的時候，舞着一根烏漆司的克，看見無論什麼，都說：「好！好！好！」愁悶的時候，皺着眉頭，嘴裏「噓噓噓」吹口哨，這當兒，一個中尉在他面前打個嚏，會降一級幾少尉，文書錯寫一個字，得送這特務營受禁閉。反之，在他歡喜時，你做錯了事，他說：「好！好！」找差使的乘機，把報告送上去，批個上尉、中尉都滿不在乎。倪國輝在肚裏想：

「要在他舞着司的克，說『好！好！』的時候送上去！」

這一着無疑是想對了，但還有個術兵要跟他刁難一番，卻沒有想到。走到離軍部約一丈路的草棚旁，一個瘦削易怒的術兵，強要查看他的臂章符號，他詳細解釋，摸出傷票來證明，都沒有用，一定要有臂章符號才讓過。

「沒有！沒有！我那兒來的臂章和符號呢！」

「沒有就不成！我要押你到特務營去！」

倪國輝跟術兵吵鬧，許多士兵跑過來瞧開，遠處一個十六歲的獃頭的勤務兵，見人

聚着一大堆，高興極了，以跑步姿勢飛奔過來，一路嚷着：

「是漢奸嗎？是漢奸嗎？」

大家把他圍在核心裏，以各種的經驗，打量這個奇怪的人物：年紀約摸三十出另，中等身材，平板的臉孔，扁鼻子，軍服是髒極了的，一頂軍帽三不像樣，自稱是副官，沒有臂章符號，……倪國輝急得又冒了一頭皮汗，喃喃地說：

「黃奎任認識我的，他是陝西人，五十多歲，留着鬍子。參謀主任姓張，不是嗎？那個長條子，臉孔白白的，……」

士兵們哄然笑起來：

「完全是一派胡言！副官主任姓徐，還只二十多歲，你給他留的鬍子嗎？張參謀主任早在山西戰死了，那裏聽來的爛言呀！」

「近來漢奸多得很呵！常常冒充軍人！」

「那頂三不像的軍帽可疑極了，摘下來瞧一瞧！……」

倪國輝完全嚇壞了，一手拉住帽子，一手拉住袋子，慌得團團轉。軍官們也過來看，剛從醫務所醫疥瘡回來，服裝漂亮，年紀才二十三歲的侍從副官李儀，往人羣裏一

鑽，驚喊：

「老倪！是你嗎？我們以為你在臨汾陣亡了！」

「小李！小李！」倪國輝歡喜得眼淚都要流下來。他見後台有了，拔出拳頭要打那個衛兵，罵着說：

「老子辛辛苦苦跑到這裏，你倒來尋老子的開心，漢奸，漢奸，漢奸你個鳥！」

李儀把他勸住了，多事的士兵們一哄而散。李儀把他領進軍部，走進從副官的寢室裏，這是間漂亮的寢室，佈置很講究，桌上放着一個花瓶，一個藍色藥水瓶，一捲紗布，還有一具鍍銀的銀色邊鏡的鏡子。李儀把他帶來的一盒疥癬藥，放在鏡櫃後面，一聲說：

「從西安來，好遠的路，是乘長途汽車的嗎？」

「不必說了，一路是搗磨搗磨子，翻夠了別！」倪國輝嘆口氣說：「還是去年冬天動身的，不知那個王八蛋說：『部隊在山西！』於是跑到山西去了。從前面跑回來，再渡黃河，開始翻別了；果然不錯，上馬就不利，搭上到潼關去的汽車，在潼關掉，連帽都被風吹走……」

李儀哈哈笑着說：「怎麼跑到……山西，哈哈，你這該死的！……後來又從那裏弄來這頂好軍帽的呢？」

「這是從潼關到洛陽，在火車裏打游擊打來的，這且不必說了；洛陽散兵游勇收容所幾關了兩夜，後來更不成話，一路上，全夜的毫無禮貌地說：『摘下來瞧一瞧呀！』來我的軍帽。最倒楣的是離方城不久，被幾個王八蛋押起來了，當我面罰，『三十！』」

「你這倒楣的！……」李儀笑得腰都仰不過來，「後來沒有被賣掉嗎？」

「沒有，後來我到湖南來了。本來我在西安是有差使的，在新兵訓練所幹中尉排長，但一個人總靠自己人喫飯，跟他們毫無歷史關係，遲早要被排擠掉。總得找老部隊呀，小李，是不是？」

「補個中尉缺是拿得穩的，」李儀向那具銀色邊框的鏡子裏瞟了一眼說：「只要有點點運氣！」

「我也是這樣想：補個中尉缺是拿得穩的！」

倪國輝心裏完全安定了，從口袋裏摸出那份報告，請李儀在字句上斟酌斟酌，又叮

囑着說：

「小李！要在軍長舞着司的克，說『好！好！』的時候，送上去才行呢！」

「這還須說嗎？」李儀漂亮地笑着，「這幾天不成！軍長那匹坐騎，俘虜來的日本軍馬死掉了，他不快活了好幾天，每天縐着眉頭，『噓噓噓』吹口哨。前天有幾個人來找差使，我把報告送上去，他向門外揮着手說：『給我去！給我去！』有一個不甘心，說：『報告軍長……』軍長發惱了，拿起棍身邊的烏漆司的克，『篤篤』敲着罵：『去！去去去！』你是知道的，軍長已經盛怒，以後不必再來找差使了！……你還沒有用過飯哩，到鎮上館子裏去吃吧，你可以多喝點酒，我有疥瘡，酒不能奉陪，但你要多喝一點，我們都以為你在臨汾陣亡了，今天還能相見，真不容易呢！……」

兩個人從鎮上回來，天已經黑，紡織娘在草叢裏低叫，月亮照着蒼黃的稻穗，風微微吹着，從暮早山的山谷裏，傳過來夢一樣遙遠的不可分辨的砲聲。

倪國輝沒有帶行李，就睡在軍部對面小屋內，一個勤務兵的地鋪上，那個勤務兵跟一個中校參謀到前線巡視陣地去了，要過一星期才回來。倪國輝心裏非常不樂，怎麼能跟勤務兵睡在一起呢？他願自和衣睡着，畏怯地望着那批勤務兵，準備攀談。但他們見

這中年漢子服裝一點不整齊，一頂黃軍帽，總信比老太婆臉上的皺紋還多，大概是來找差使，喫蕩飯的。顧自在暗澹的荳油燈下，談笑，戲謔，偷偷摸摸的賭香煙盒子做的牌九，沒一個去理他；到了深夜，勤務兵都甜蜜地睡去，蚤從憊被舖裏跳出來，來找他了。他拚命抓著大腿，驚叫起來：

「什麼東西爬上來了呀？」

「扁鼻子的同志！」睡在旁邊的一個老勤務兵在暗中推着他：「守點秩序……」三天過去了，軍長還是不快活，侍從副官沒有把那份報告送上去，倪國輝等得不耐煩，每天到鎮上去喝點酒，並向李儀借錢，說明零借整還，補了中尉缺，整筆的還他。但李儀的錢都化在買絲襪，香皂，洋信牋，明星照片上，沒有多餘的可借給他，漸漸對他感到厭煩；於是他向勤務兵借：借手巾，借肥皂，借香煙……勤務兵更瞧不起他，顧自在暗澹的荳油燈下賭紙牌，讓他孤零零地睡在地舖裏。倪國輝為自己的不幸感到悲哀，平板的臉孔，貼在磚砌的又冷又硬的枕上，胡亂地想：

「倪國輝！爲甚麼你這樣的不幸呢？爲甚麼那匹日本馬會死的呢？日本馬不死，不是早已是中尉了嗎？不是不會跟勤務兵睡在一起了嗎？……那馬夫喫飽飯幹的甚麼事



呢？那王八蛋要撲死他才行！軍長爲甚麼不把他鎗斃呢？……那匹該死的畜生爲甚麼早不死，遲不死，到現在才死呢？誰把他俘虜來的呢？俘虜了來有甚麼用處呢？……爲甚麼該副至尊的時候，還要翻別呢？爲甚麼不是丁子搭二四，而是鵝牌搭癩子呢？……」

這麼一想，完全悲觀了，最後記起「中尉」，心裏寬了一下，覺得自己不該胡思亂想。年紀已經三十出零，一點忍耐心也沒有，不要被別人見笑嗎？勇氣恢復了，連服裝裏面有一點的事也想到了，他趁勤務兵在熱心地貼紙牌，沒有人注意到他，出了小屋，在月光下摸索到河邊，脫個精光（天曉得，他裏面只穿一條髒破的短褲子！）自己搓呀搓，擦呀擦的洗衣服，連帽子都洗了，晒在小屋門口的一株老柏樹上。

第二天，他睡到下午五點鐘，那身軍服乾了的時候才起身。睡在他舖旁的那個老勤務兵，抹抹嘴一回小屋裏來尋昨天吸剩的半截香煙蒂頭，看得笑了起來：

「扁鼻子的同志，你睡昏了，兩頓飯都開過哩！」

俄國輝俄得兩腳沒了勁，懶洋洋的進了軍部，到侍從副官室去探消息，李儀剛吃過飯，擦着香皂在洗臉。

「小李！今天怎樣呢？」

「還不成！」

「他沒有說：『好！好！』嗎？」

「沒有！怎麼今天開飯找不見你？」

「鏡上去了。」

「甚麼地方用的飯？」

「館子裏。」

倪國輝愁悶地坐在床沿上，瞧着那具銀色邊框的鏡子。鏡子裏，李夜的臉孔，扁鼻子，已餓得黃蠟蠟地一點神采也沒有；帽子比他臉孔還蒼老，黃裏帶點白條條的顏色，又髒又舊了。

「怎麼？昨夜不是洗過了嗎？」他吃驚起來：「怎麼？是不是跟那個老勤務兵換錯了呢？」

他摘下來，仔細一看，認出來了，的確是他自己的；兩粒黃銅帽紐不見了，大概昨夜已經掉在河裏，只剩了着蠟腿似的幾根線腳，看起來更有點三不像樣。李儀也注意到那帽子的變化，想取笑；外面却跑進個白淨臉皮的政工人員來：

「李副官，煩你遞一份報告吧！」

「不成！」李儀說着，又喊勤務兵把臉水倒了。

「爲甚麼不成？軍隊中不是需要着政工人員嗎？況且我從南原在本軍的，政工人員上火線，是本軍首創，我們的分隊長死在火線裏，不知感動了多少弟兄，這事情各報紙都有登載，……我的父親叫我逃西南聯大去，我反對，要進原部隊，把我一切力量貢獻給祖國，……我要跟士兵們一同吃苦，教育他們，鼓勵他們，一同上火線去！……士兵們是可憐的，政治工作是軍隊的靈魂，……我把一切都寫在報告上了！」他嘆氣說。

「不成！」李儀重複着說，在鏡櫃後面找疥癬藥擦疥癬，但他還是不住地饒舌，李儀忍不住了：

「現在軍長不高興，這就是一切，送上去還不是兩個沒趣，批個准尉都不容易哩！」

「甚麼尉不尉我不管，我只要工作，」他繼續去說：「許多士兵認識我，愛我，我不能拋開他們，我要守住自己的崗位，埋頭工作下去……士兵們是可憐的……李副官，我請求你，把報告送給軍長！」

坐在床沿上的倪國輝，越聽越氣，心想：像着肚子的都不出一聲，吃飽飯的偏來夾

七夾八饒舌。便插上去說：

「老弟！李副官是好心腸人，你別弄錯！我這便第一要有忍耐，你性急個鳥！我已等了四天，屁都不會放一個……到鎮上去買點雞蛋糕或杏仁酥回來，大家吃吃談談吧……我姓倪，叫倪國輝……你如願意接客，陪你到鎮上去吃湖南乾粉也成……將來，報告送上去，我補中尉……你呢，這工人在軍隊中沒有別名，只會唱文明戲給大家開開心，但既然以前跟過軍長，是老上司，批個少尉給你糊糊口說不定……」

那政工人員奇怪地望着這個服裝不整齊的中年軍人，依然催促着李儀，李儀答應把報告送上去，他跟着出去，在軍長辦公室門口的竹簾外等。

倪國輝就在寢室的門縫裏，眼巴巴的瞧。

只聽得那政工人員喊一聲：「報告！」進去了。倪國輝的心「別別別」的跳；許久不見出來，倪國輝頭皮開始冒汗，連眉毛子，短肥鬚子都濕漉漉的……突然有「篤篤」敲着司的克的聲音，完了……「去！去去去！」竹簾一動，蒼白着臉逃出來……倪國輝看得哈哈大笑，對那不幸的人說：

「老弟！在世界上你是行不通的，別人一付至尊一付別，全碰運氣，你是，無論跑

到那裏去，總是鵝牌搭攤子，一付別！回家喫老米飯去罷！老弟，軍長已經盛怒，以後不必再來找差使了！」

那政工人員去後約一點鐘，快近黃昏，又有個退伍軍需，長臉孔，三十八歲的江西人，請求李副官遞一份報告給軍長。倪國輝愁思着說：

「小李！送上去吧！那批倒運的東西，要他少倒一次運，心裏會不好過的！」

報告送上去，批下來了：少尉。

倪國輝吃驚得眼珠要從眼眶裏跳出來，顛聲問：

「小……小李！……這是……怎……麼會事情？」

「軍長高興了，」李儀解釋：「他在報上看了一篇通訊，有他的名字。」

「現在趕快把……把我的報告送上去，成不成？」

「不成！現在說不定又不高興了！」

「爲甚麼不把我的報告先送上去呢？」倪國輝抱怨着說：「小李！你想女人想昏了！你是壞人！跟你交朋友交個鳥！」

「你這扁鼻子一點不講理！」李儀回罵着他：「我怎麼知道軍長會高興！我並不是

他勝畏的蝸虫！」

這一夜，倪國輝又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平板的臉孔，貼在硬硬的枕上，胡思亂想。想到後來「中尉」的熱望，增加了他的勇氣，下了比較樂觀的結論：那江西佬補少尉缺，對他並無不利，事情已有了轉機；只少那日本馬不會再來害他倪國輝，他恨那匹該死的畜生實在透透了！

果然，不久軍政部送來一匹雷夏種的高頭大馬，軍長非常滿意，邀參謀長一同去騎馬。那位胖胖的四十多歲的將軍，興趣非常高，足足騎了兩個鐘頭，回來時滿頭大汗，卸了鞍，拉着馬樂稱贊：

「好！好！」

倪國輝在會從副官寢室的門縫裏瞧，心「別別別」的跳。軍長洗過臉，拉起竹籬出來，笑着對副官的克，說：

「好！好！」

「小李！小李！小李！」倪國輝催着。

「我知道！我知道！」李儀回答，把他的報告送進辦公室。倪國輝待軍長進去，在

竹籬外等。軍長騎過馬，感覺有點疲倦，微微休息了一會，開始翻閱案頭的報紙，書信，報告。他先拆家信，那是她夫人寫來的，她憂鬱地告訴她遠地的丈夫：長兒身體孱弱，已遠醫在之嗎，暫時退學，返家調養；次兒月前染傷寒症，幸賴中西醫士，全力診治，已脫險境。然至今胃口不開，舌苔厚濕。至為可慮！……軍長想起家來了，皺着眉頭，「噓噓噓」吹口哨。

站在竹籬外的倪國輝，聽見「噓噓噓」心裏一陣冷一陣，頭皮上，扁鼻子上，短肥的頸子上，汗珠一粒粒冒出來。他朦朧矓矓的聽見李儀喚他，才莊嚴地喊了聲：「報告！」進去見軍長，筆直的立着，兩目平視，嘴巴緊閉，胸脯凸出，兩手靠攏，極合乎一個軍人進見長官的禮節。

那胖胖的將軍，向他打量了一番。

「服裝一點不整齊，戴一頂三不像樣的軍帽！」軍長說，向門外揮揮手：「給我  
去！給我去！」

倪國輝力圖挽救，幾乎要哭出聲來，軍長發惱了，拿起根身邊的烏漆司的克，「篤篤」敲着罵：

「去！去去去！」

他知道軍長已經盛怒，以後不必再來找差便了，拉起藤，逃了出來。……

這一夜，他向李儀借了最後一筆錢，開始參加勤務兵的賭圍，在軍部對面的小屋內，在暗澹油燈下，空戴着軍帽，平板的臉孔神采毫無，扁鼻子冒着汗珠，一心一意的賭紙牌。

夜深下去，錢漸漸從他的手中輸掉，最後，隨便押了幾張分票，却摸到一付好牌：一隻是丁子，一隻是二四，一付至尊。

一九四〇，在金華作

〔作者介紹〕 谷斯範，浙江人，曾任新聞記者，著有「新水滸」，「大時代的插曲」等書，戰後奔走各戰區，發表短篇小說頗多。

〔本文主題〕 這篇小說的主題，是寫一個命運論者的微小人物底悲劇。主人翁倪國謀的全部生活就是在翻「至尊」和「別」，他的成功和失敗都以爲是命運在支配着。這種命運論的觀念是普遍地滲透在一般落後的人民的腦子中間，因此這實在也是一個社會的悲劇。作者把握這一點，通過一個純樸，愚昧的退伍少尉的身上來表現。正唯他是純樸的愚昧的，所以這可笑的遭遇，



更顯出一種深長的悲劇意味。這種命運論觀念的存在，無疑是民族意識覺醒過程中一種障礙，這篇小說一方面強烈地諷嘲這個命運觀念，全時也把這問題當作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了。譬如軍長的喜怒無常，保長的收買壯丁，這一些不合理現象的存在，已是滋長着這種命運論觀念的因素。只有從社會原因上去理解，纔能更深入去認識這一主題。

【學習要點】（一）這篇小說技巧上的優點，是明快生動，作者抓住人物的幾個特徵重復的寫，把性格清楚地顯突出來。譬如倪國輝口裏的「二四搭丁子」「鴛牌搭癩子」，以及那頂「不瞭的軍帽，軍長口裏的「去！去！去！」「好！好！好！」等等。（二）這篇小說是諷刺命運論的，但是作者却完全避免說教的口吻，而讓讀者從故事發展中間去理解這意義。（三）作者很注意到周圍生活的襯托，增強了作品的生動性，作者對軍隊中的各種生活頗為熟悉，幾個場面都配合得很恰當。這一切都有賴于平日的觀察與材料的收集。

